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淮南鴻烈集解

六冊

劉文典著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初版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EXPLANATION OF HUAI-NAN DIGEST
BY LIU WEN TIE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五〇一五分

自序

淮南鴻烈解。有許愼高誘兩家注。隋書經籍志。竝列于篇。至劉昫作唐書經籍志。唯載高注。則許注已佚于五季之亂矣。而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仍竝列兩家。謂唐時許注猶存。歐陽氏得其故籍以爲志可也。宋時安得復有許注。而修史志者猶采入之歟。觀陳氏書錄解題有曰。旣題許愼記上。而序文則用高誘。然則許注旣佚。宋人以其零落僅存者。羼入高注。遂題許愼之名。而其末羼入者。仍名高注。可知也。要其冠以高誘之序。則高注爲多矣。今世所傳高氏訓解。已非全書。而明正統十年。道藏刋本首有高誘之序。內則題太尉祭酒臣許愼記上。一如陳氏所云。是即宋時羼入之本。以校高注。增多十三四。其間當有許注也。夫以淮南王之博辯。善文辭。爲武帝所尊重。復得四方賓客。如九師八公者。廣采羣籍。作爲是書。固已極魁瑋奇麗之觀。而東漢兩大儒。各以博識多聞之學。事爲之證。言爲之詁。亦旣疏解略盡矣。道藏本雖不全。而雜有二家之注在焉。猶愈于訓解之止出一家。而又爲庸妄子之所芟削者。獨天文訓一篇。道藏本未嘗增多訓解一字。而中有誘不敏也之文。其注亦遂簡略。蓋此篇決出于誘之所注。而誘于術數未諳。遂不能詳言其義耳。然吾謂三代古術。往往見于周禮左氏春秋傳史記律曆天官書中。其可以相質證者。賴有此篇。儒者而弗明乎是。即經史之奧旨何由洞悉而無疑也哉。竊不自揆。推以算數。稽諸載

籍。于高氏所未及者。皆詳言之。亦時正其舛謬。如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即是顓頊曆上元。則天一當爲太一。而高氏無注。二十四時之變。反覆比十二律。故一氣比一音。而注以十二月律釋之。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曆術所無。蓋時己酉冬至。脫其日名。甲子自爲立春之日。重言丙子。本與下文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相連。即釋太一丙子之義。而截立春丙子爲句。閡以注語。似立春僅去冬至四十二日。此皆舛錯尤大者。予之補注。不爲高氏作疏。正不妨直糾其失耳。書成于己亥之夏。戊申秋。復改正數條。遂繕爲定本焉。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九日。嘉定錢塘序。

淮南鴻烈集解

卷十八

人閒訓

人閒訓（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徵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閒。○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題篇字。乃許脊注本。）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俞樾云。總一筦三字。當在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端。而散於無竟。總於一筦。而周於八極。猶下文所云。執一而應萬也。兩句誤倒。失其義矣。）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爲。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王念孫云。四智字。竝讀爲知（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爲智慧之智。一爲知識之知。說見管子法法篇不智下）劉本依文子微明篇。改智爲知。而諸本多從之。蓋未達假借之義也。又下文。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案然字當在曉字下。智即知字也。不當更有知字。曉然自以爲智。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故又加知字。以聯屬下文耳。今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鷙。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莊逵吉云。突隙當作突隙。突音式鍼切。與犬出穴中之突字異。○王引之云。突隙之煙不能焚屋。明是熛字之誤。說林篇曰。一家失熛。百家皆燒。是其證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四引此。正作突隙之熛。世人多見煙。少見熛。故諸書中熛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突。竈突也。按二注正同。說文。突。竈突也。與注淮南說正合。）堯戒曰。戰戰慄

慄。日愼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蛭。蹪。躓也。蛭。螘也。○莊逵吉云。各本皆作垤。唯藏本作蛭。依義作垤爲是。○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蹪。躓也。垤。螘封也。按二注正同。今注蛭乃垤字之誤。詩東山毛傳。垤。螘冢也。方言。楚郢以南。螘土謂之垤。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人下有者字。以上有是字。宋本皆作者。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惓。劇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惓。劇也。按二注正同。惓。依說文作倦。倦。罷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俞夫。黃帝時醫。(羣書治要引正文及注。跗並作夫)。按二注正同。史記扁鵲列傳。醫有俞跗。應劭曰。俞跗。黃帝時醫。周禮疾醫注。岐伯榆柎。韓詩外傳作踰跗。揚雄解嘲作臾跗。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愼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四十八引孫叔敖三字重。病疽將死。○王念孫云。此事又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皆不言孫叔敖病疽死。病疽將死。當作病且死。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賈子胎教篇。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文義並與此同。列子。呂氏春秋作孫叔敖疾將死。將死亦且死也。今作病疽將死者。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於死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之誤也。○俞樾云。諸書無言孫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疒且二字之誤。病將二字皆衍文也。說文疒部。疒。痾也。人有疾痛也。象倚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疒。其從矢之疾。蓋疾速字。而非疾病字也。後人叚疾爲疒。疒。疾行也。而疒廢矣。疒且死。卽疾且死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韓

作疾將死將猶且也彼作疾此作疒古今字耳因疒且二字誤合為疽字後人乃於上加病字下加將字失之矣

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

○王念孫云吾則死下本無矣字此後人不曉則字之義而妄加之也則猶若也言吾若死王必封女也列子呂氏春秋竝作爲我死爲亦若也（爲字古與若同義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是也）若我死猶言吾若死吾若死猶言吾則死也古者則與若同義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爲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言彼若爲帝而正於天下也（史記魯仲連傳彼則作彼卽卽亦若也說見下）燕策太子丹謂荊軻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史記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漢書項籍傳作卽漢欲挑戰則與卽古字通而同訓爲若（漢書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故史記高祖紀作若漢挑戰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甯殖病將死謂喜曰我卽死女能固內公乎賈子胎教篇史䲡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病輦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彼言我卽死此言吾則死皆謂吾若死也吾若死之下加一矣字則文不成義矣

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

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疰丘名醜

荊人鬼。

好事鬼也

越人禨。

禨祥也○陶方琦云許本作吳人鬼越人鬾（說文鬼部寑字下）按說文鬾鬼俗也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鬾是許舊注本如是也今本作荊作禨乃後人因呂氏春秋異實篇而改（列子說符亦作楚人鬼越人禨）禨祥之訓亦呂覽高注文也列子盧重元注引淮南亦作吳人鬼越人鬾漢書趙王彭祖傳注引淮南亦作越人鬾（玉篇鬾鬼俗也吳人鬼越人鬾廣韻七尾亦引作吳人鬼越人鬾）唐以前人猶見許注完本故皆與說文所引同

人莫之利也。

○王引之云受沙石下有脫文此當作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其地确而名醜云云今本沙石下脫之地二字之間上又脫楚越二字有有寢之丘者又脫一有字及之字确下又衍石字下文云孫叔敖請沙石之地則此當作受沙石之地明矣列子云楚越之間有寢丘者呂氏春秋云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則此亦當作楚越之間故下文云荊人鬼越人禨也有有寢之丘者今本作有寢丘者涉注文而誤也注但言寢丘者詳言之則曰有寢之丘略言之則曰寢丘故列子作寢丘而呂氏春秋作有寢之丘（今本亦脫有字唯之字未脫）下文云其子請有寢之丘又云孫叔敖請有寢之丘則此亦當作有寢之丘明矣地确謂瘠薄之地墨子親士篇曰墝埆者其地不育是也（墝埆與磽确同）不專指石而言且地确名醜相對爲文确下尤不當有石

字。此因上文沙石而誤衍耳。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王引之云：俗當為法。隸書去谷二字相似，（隸書去字或作公，形與谷相似，故從去之字或誤為谷。廣雅：渡，去也。去誤為谷。祛，開也。祛誤為裕。皆其類也。列子說符篇白公盜死於浴室，呂氏春秋精諭篇作法室，亦以相似而誤。）法誤為浴，後人因改為俗耳。此謂楚國之法如是，非謂其俗也。功臣二世而爵祿，文不成義，當有脫誤。韓子喻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俞樾云：二世而爵祿，文義未完，疑本作二世而奪祿。下文曰：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奪字即承此而言，因奪與爵草書相似，又以文在祿上，故奪誤為爵耳。夫所謂孫叔敖獨存者，存其寢丘之地也，祿也，非爵也，不當兼言爵。韓子喻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亦言祿不言爵，則爵字之誤無疑矣。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綣，屈也。威服四方而無所詘。○王念孫云：兵行天下，威服四方，相對為文。橫字蓋後人所加。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欒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家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于晉陽，為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王念孫云：憤然非歎貌。憤當為噴，噴與喟同。噴誤為噴，（隸書賁字或作貴，形與貴相近，故從賁從貴之字或相亂。莊子天運篇：乃憤吾心。憤本又作憒。潛夫論浮侈篇憒憂憒憒，後漢書王符傳作憤憤，是其例也。）後人又改為憤耳。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作喟然而歎。說苑

敬愼篇家語六本篇並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是其明證矣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嘳徐鍇曰韓詩外傳嘳然太息作此字文選舞賦嘳息激昂李善亦引外傳云魯哀公嘳然太息今外傳作喟作嘳後人改之也又晏子雜篇晏子嘳然而歎亦作此嘳字

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

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王念孫云或欲利之或欲害之相對爲文利之上不當有以字此因下句以字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無以字禍福之門戶戶字亦因上文禍福之門戶而衍利害之反禍福之門相對爲文則戶字可省覽冥篇利害之路禍福之門卽其證太平御覽引此無戶字文子微明篇同

陽虎爲亂於魯

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

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

○莊逵吉云御覽引作得者有賞失者夷族

圍三帀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

伯迫也○莊逵吉云御覽引作圍三而矣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頸

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

不窮言深遠○王念孫云門者止之曰下不當有天下探之不窮六字蓋錯簡也(高注同)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二引此作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無天下探之不窮六字

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

○莊逵吉云御覽引作左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

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攮祛薄腋

祛袂也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

○王念孫云我非故與子反也反當爲友言素與陽虎無交而爲之蒙死被罪也今作反者涉上下文反字而誤

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

○王念孫云以爲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太平御覽引此作以爲傷者戰鬬者也不傷者爲縱之者傷者受厚賞不傷者受重罪是也今本無傷者戰鬬以下十三字此因兩傷者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

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

○王念孫云利下脫之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之字上文云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是其證又下文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取下亦脫之字上文云或欲與之而反取之是其證

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

晉人厲公也

恭王傷而休

晉人射恭王中目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

豎小使也陽穀其名

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

反。辭以心痛。〇王念孫云、心痛本作心疾。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後漢書文苑傳注引此作辭以疾、蓋脫心字。呂氏春秋權勳篇、韓子十過、飾邪二篇、說苑敬愼篇、並作辭以心疾。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〇王念孫云、亡與忘同。率當爲恤、聲之誤也。呂氏春秋、韓子、說苑、並作不恤吾衆。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〇王念孫云、後漢書注引此、爲僇上有以字、是也。今本脫以字、則詞意不完。呂氏春秋、韓子、說苑、皆有以字。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〇王念孫云、劉本溫誤作濕、莊本又改爲溼、皆非也。病溫者不可以食、若作病溼、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作病溫而強餐之、熱病暍而強飲之寒。說林篇云、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熱亦溫也。又案、莊強之食、食當依說林篇作餐、字之誤也。餐寒爲韻、養病爲韻。（病古音蒲浪反、說見唐韻正。）若作食、則失其韻矣。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〇王念孫云、劉本依文子改有論爲有道、而莊本從之、非也。有論、謂有知也、對上文愚者而言。言悅目悅心、愚者之所欲、而有知者不以此傷性。若作有道、則非其指矣。古或謂知爲論。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呂氏春秋直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高注並云、論、知也。大戴禮保傅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謂知久遠也。又脩務篇、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論與知識同義。彼注訓論爲敘、失之。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〇陶方琦云、宋蘇頌校淮南題序引許本、臛作鬻。按蘇氏云、許于卷內多有假借用

字。以揗爲循。亦叚借也。說文手部。揗。摩也。又彳部。循。順也。廣雅釋詁。循。摩順也。漢書李陵傳。數數自循其刀鐶。注。循。摩順也。以揗爲循。古字叚借之例。齊俗訓。盧循檢循。亦揗之叚借。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嗁。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嗁。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君也。爲秦伐魏。欺魏公子卬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俞樾云。弗欲與之。本作欲弗與之。下文求地而弗與。即承此而言。戰國趙策作魏桓子欲勿與。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竦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昔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王念孫云。輪本作輔。此後人妄改之也。韓子

十過篇云：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呂氏春秋權勳篇同。此皆淮南所本。僖五年左傳亦云輔車相依。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俞樾云：勢字義不可通，疑本作相恃而存也。呂氏春秋權勳篇曰：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即淮南所本。虢不亡恃虞，虞不亡恃虢，故曰相恃而存也。今本誤作勢者，蓋因呂氏春秋此文之上有虞虢之勢是也句，韓子十過篇亦有虞虢之勢正是也句，疑淮南不當無此句，因以意竄改，非其舊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王念孫云：雲下脫雨字。雲雨、蛟龍相對為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正作雲雨起焉。說苑貴德篇、文子上德篇及論衡龍虛篇引傳竝同。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亦以風雨蛟龍相對。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王念孫云：陰行本作隱行。此涉上文陰德而誤也。陰與陽相對，隱與昭相對。今本隱作陰，則非其指矣。說苑、文子竝作隱行。下文有陰德也，有隱行也，即承上文言之。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莊逵吉云：御覽慎作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莊逵吉云：御覽辨作別。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謂夏殷周。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為秦相，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于雲陽。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四十二引作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無不穫稷，樹怨者無不報德。宋本穫亦作稷！昔者宋人好善者，○王念孫云：好善上脫有字。列子說符篇作宋人有好行仁義者，論衡福虛篇作宋人有好善行者，皆有有字。三世不解。家

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人生者也。以享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也。○俞樾云。吉祥下脫也字。列子說符篇論衡福虛篇並作此吉祥也。當據補。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八月。○陶方琦云。列子釋文引許注。楚莊王圍宋九月。按今本八月當作九月。左傳宣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夏。楚子去宋。杜注。在宋積九月。呂覽愼勢篇。莊王圍宋九月。宋本淮南正作九月。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莊逵吉云。御覽作北塞之人。有善道者。○王念孫云。近塞本作北塞。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塞謂北方之塞。若改爲近塞。則不知爲何方之塞矣。漢書敘傳。北叟頗識其倚伏。顏師古注。引此正作北塞上之人。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叟之後福。李賢注云。北叟。塞上叟也。藝文類聚禮部下。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獸部八。引此並作北塞上之人。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亦本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幽通賦注。並引作塞上之人。○俞樾云。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舉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連塞字爲義也。班孟堅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即用此事。而云北叟者。以下文言胡人大入塞。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顏師古注漢書敘傳。引此文作北塞上之人。蓋涉正文北叟而誤。非顏注之舊。是以李善注文選幽通賦。止云塞上之人。若使之本作北塞。則正宜引之以證北叟之義。安得刪去之。惟其是近字。故可有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叟之後福。李賢注曰。北叟。塞上叟也。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文。並作北塞上之人。則爲漢書注所誤。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誤矣。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則當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文選注。及諸類書所引。無作近塞者。可知近字之非。然亦無作北塞者。又可見此文作北塞上之誤矣。馬無故亡而入胡。○莊逵吉云。御覽作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莊逵吉

云御覽作此何知乃不爲福下爲禍爲福二句同〇王念孫云何遽不爲福本作何遽不能爲福能與乃同(乃能古字通說見漢書谷永傳能或滅之下)言何遽不乃爲福也下文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即其證此及下文兩何遽不爲福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並引作何遽不乃爲福又何遽不能爲禍亦引作何遽不乃爲禍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〇王念孫云良馬本作馬良與家富相對爲文漢書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〇莊逵吉云御覽作胡夷大出塞丁壯者引弦而戰〇王念孫云引本作控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此並作控弦而戰漢書注及藝文類聚禮部獸部太平御覽獸部並引作皆控弦而戰藝文類聚又引注云控張也則本作控明矣近塞之人〇莊逵吉云御覽作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〇王念孫云不害當爲不周隸書害作周與周相似而誤(道應篇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文子精誠篇周誤作害宣六年公羊傳靈公有周狗謂之獒爾雅釋畜注誤作害)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氾論篇曰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謂合於事也此言不周於事亦謂不合於事也此言直於辭而不周於事下言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則合亦周也下文高陽魋命匠人爲室之言所謂直於辭也室成而終敗所謂不周於事也若云不害於事則與此意相反矣劉績不知害爲周之誤故刪去不字耳又下文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不可用亦當作不周於事凡言此所謂者皆復舉上文之詞不當有異此因周誤作用後人遂改爲不可用而不知其與上文不合也又下文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同亦當爲周不周於時不合於時也齊俗篇曰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是也文子微明篇正作不周於時隸書害用同三字並與周相似故傳寫多誤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〇文典謹按今雖成本作今雖善下文今雖惡後必善及其始成蝡然善也而後果敗皆承此而言呂氏春秋別類篇及御覽九百五十二引此文並作今雖善皆其證也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

為室。其始成，竘然善也，竘，高壯貌。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王念孫云：謂與為同。（為謂古字通，說見齊策蘇代偽為齊王曰下。）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本作國危不而安，患結不而解。不而者，不能也。能、而古聲相近，故能或作而。（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能也。能以寡統眾。又注呂氏春秋去私、不屈、士容三篇並云：而，能也。逸周書皇門篇曰：譬若眾畋，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墨子尚同篇曰：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以為正長，是故上下情通。又曰：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非命篇曰：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莊子逍遙遊篇曰：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荀子哀公篇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楚辭九章曰：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又秦始皇使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而字並與能同。故鄭注屯卦，讀而為能。堯典柔遠能邇，漢督郵班碑作深遠而邇。皋陶謨能哲而惠，衛尉衡方碑作能悊能惠，史記夏本紀作能知能惠。論語憲問篇愛之能勿勞乎，鹽鐵論授時篇能作而。呂氏春秋不侵篇

能治可爲管商之師。齊策能作而。又禮運正義曰。劉向說苑能字皆作而。今說苑中能字無作而者。皆後人改之也。唯論衡之感虛篇。亂龍。講瑞。指瑞。感類。定賢諸篇。能字多作而。其作能者。亦是後人所改。後人不曉而字之義。故改不而爲而不耳。此言所貴乎智者。國危能安。患結能解也。若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則何爲貴智乎。下文張孟談對趙襄子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語意正與此同。吳語。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不可猶不能也。後人改爲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非也。若謂國不安患不解。則與何爲貴智四字義不相屬。若謂國危而不安之。患結而不解之。則是不仁而非不智矣。

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王念孫云。首句本作臣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同一例。因臣聞下衍之字。後人遂於之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俞樾云。調當爲周。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逸注曰。周。合也。心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字通用。文子微明篇。正作心周於君。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溫。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王念孫云。賞當爲貴。此承上句其言有貴者也言之。文子微明篇。作仁義者天下之尊爵也。是其證。今本貴作賞者。涉上文雍季先賞而誤。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奈何。○文典謹按。奈何上。致之字。韓非子難一及御覽三百十三引此文。並作爲之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文典謹按。仁義之事。戰陳之事。不厭忠信。不厭詐僞。相對爲文。不當有君子二字。御覽三百十三引此文。作仁義之事。不厭忠信。戰陳之戎。不厭詐僞。無君子二字。今本有此二字者。後人依韓非子難一加之。而不知其不可通也。呂氏春秋義賞篇。作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亦四字爲句。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

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〇莊逵吉云。御覽此下。亦有利字。〇俞樾云。愈當爲愉。古偷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教安。則民不愉。釋文云。愉音偷。是其證也。愉利卽偷利。謂雖偷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賞篇曰。雖今偷可。後將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〇王念孫云。此本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也哉。先音悉薦反。後人誤讀爲悉前反。遂改爲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失之矣。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引此。正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呂氏春秋義賞篇。作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皆其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〇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二引此。城下作城中。是也。趙策及韓子十過篇。史記趙世家。竝作城中。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〇王念孫云。糧食匱乏。太平御覽引此無乏字。是也。今本乏字。蓋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高注主術要略二篇竝云。匱乏也。此處脫去注文乏字。又誤入正文耳。）力盡糧匱。士大夫病。盡匱病相對爲文。則匱下不當有乏字。韓子趙策皆無乏字。是其證。大夫病。御覽引作武夫病。案此本作武大夫病。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韓子作士大夫病。趙策作士大夫病。此作武大夫病。一也。下文中行穆伯攻鼓。餽閒倫曰。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是其明證矣。御覽作武夫病者。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大字也。今本作大夫病者。亦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武字也。士大夫皆病。而但言大夫。則偏而不舉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貴智士。〇王念孫云。劉本依趙策改智伯爲智士。非也。此謂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智。非謂無爲貴智士。上文。牛子謂無害子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智下亦無士字。吳語亦云。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趙策誤衍士字。而劉據之以改本書。謬矣。太平御覽引此。作無爲貴智。韓子作則無爲貴智矣。皆無士字。臣請試潛行。潛行。伏行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〇王念孫云。君爲之次。君上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已誤）

上下文皆作二君。韓子趙策亦云趙亡則二君爲之次。又下文言出君之口入臣之口耳。君上亦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言出二君之口。韓子趙策作謀出二君之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引此作二君乃與張孟談謀〔句〕陰與之期。是也。陰與之期。謂陰約舉事之期也。趙策作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是其證。今本陰字誤入上句謀字上。則非其指矣。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俞樾云。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韓子十過篇正作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王念孫云。智伯下當有軍字。下句智伯軍救水而亂。即承此句言之。太平御覽引此已脫軍字。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王念孫云。君子本作老子。此淺學人改之也。今老子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無下美字。而以市字絕句。尊字下屬爲句。道應篇引老子。亦有下美字。則所見本異也。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王念孫云。子能道。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子能變道。是也。變道。謂易其道也。晏子春秋雜篇。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唯子圖之。語意與此相似。今本脫去變字。則文不成義。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王念孫云。今王當爲今君。此涉上下文王字而誤也。魏自惠王始稱王。此對文侯言之。不當

稱王下文云君以爲不然則本作君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君 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 甲鎧也括箭也 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 服駕牛也輦擔也○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引此作服攆載粟而至是也據高注云服駕牛也則負本作服今作負者聲之誤耳一切經音義十一引此作攆載粟米而至與御覽所引小異而皆有載字則今本脫載字明矣攆與輦同謂人挽車也服輦載粟而至者或服或輦載粟而至也管子海王篇曰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椎一鑿若其事立連亦與輦同(周禮鄉師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巾車連車組輓釋文連本亦作輦)服輦皆車名故管子淮南皆竝稱服輦許高注皆訓輦爲擔於義少疏矣(許注見一切經音義)○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引作攆載粟米而至又引許注攆擔也按故書輦作連周禮鄉師鄭注連讀爲輦攆字說文不收當卽連字說文連負車也(各本作員連誤此依段說)與輦義通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軺輦者服連卽服攆玉篇攆運也廣韻攆擔運物也南史何遠傳攆水還之義亦近擔元應曰攆今皆作輦知淮南今本輦字乃後人所改注訓爲擔則竝同(御覽六百二十七引作再鼓服撻載粟而至撻乃攆之形似而誤) 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 解扁魏臣治東封者 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 ○莊逵吉云御覽作寒以力耕 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 ○王念孫云暑以強耘當從齊民要術所引作夏以強耘夏與春秋冬相對變夏言暑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以伐林而積之當從太平御覽所引作又伐林而積之又字承上春耕夏耘秋收而言今本又作以則義不可通矣(此因上文三以字而誤) 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 ○文典謹按御覽引敝作弊宋本同 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 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中行繆伯晉大夫鼓北翟按二注正同繆穆古通 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 餽聞倫晉人也○文典謹按羣書治

要引餽聞倫作餽閒倫（注同）注晉人也。作晉大夫。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〇文典謹按。治要引使作取。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〇俞樾云。後字義不可通。乃從字之誤。佞人得志。故晉國之士皆舍仁而從佞也。晉國之武。即晉國之士。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奚之子也。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弦高蹇他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〇莊逵吉云。御覽作又數過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〇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七引勞之作爲勞。三率相與謀。三率。白乙。孟明。西乞。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〇莊逵吉云。御覽功作賞。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叕。叕。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守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〇王念孫云。諸書有言還反者。無言反還者。反當爲及。謂大夫畢賀之時。申叔時尚未還。及其還。而獨不賀也。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此正作及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〇莊逵吉云。御覽九軍作六軍。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〇莊逵吉云。御覽無獨字。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〇王念孫云。牽牛蹊

人之田。太平御覽引作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是也。今作牽牛蹊人之田者。後人據左傳改之耳。案宣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云云。(史記陳杞世家作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此文無夏徵舒以下四句。又無人亦有言之語。而卽云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語無倫次。故必詳言之曰。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後人不察文義。遂據彼以改此。而不自知其謬也。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莊逵吉云。御覽作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王念孫云。興兵而攻。本作興兵而政之。政與征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煩引證。)今本政誤作攻。又脫之字。夏徵舒弑其君。故曰興兵而征之。若言攻。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兵而征之。因以誅罪人。本作以誅罪人。以與已同。言莊王已誅罪人。而遣人戍陳也。下文云。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則此本作以誅罪人。遣人戍陳。明矣。上文云。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尤其明證也。後人不知以與已同。故加因字耳。莊王之伐陳。本以誅罪人。不得言因以誅罪人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莊逵吉云。御覽作修德行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亾。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王引之云。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義與上句無別。當卽是上句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下文云。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皆承上文言之。而此句獨不在內。則非正文明矣。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之

事君也。（○文典謹按：初學記政理部、白帖四十九、御覽六百三十三引「忠臣下」並有「之」字，今據增。）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王念孫云：積力本作量力，此後人以意改之也。下文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正所謂量力而受官也。若改量力爲積力，則非其指矣。初學記政理部、白帖四十九、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皆作量力。）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匱，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曰：（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念孫云：王上不當有楚字，此因下文楚王悅之而衍。）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遣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於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

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飲、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〇王念孫云、粢當爲粱。此涉上文糲粢而誤。上文云、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是粢爲食之粗者。賈逵注晉語云、粱、食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此與芻豢對文、則當言黍粱、不當言黍粢。上文云、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是其明證也。且粱與良爲韻、若作粢則失其韻矣。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讎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〇莊逵吉云、御覽正作拭。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〇文典謹按、御覽四百八十二引此文、作徐出門上車而步。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讎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〇王念孫云、此當作今乃反以人之所以爲遲者爲疾。上文曰、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即其證。今本乃反二字誤倒、又脫一以字、衍一反字。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亾其玄珠、使離朱、捷剟索之、離朱、明目、捷剟、疾利、搏善拾于物。二人皆黃帝臣也。〇王念孫云、剟與掇通。剟上當有攫字。脩務篇曰、離朱之明、攫掇之捷。高彼注曰、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攫掇、亦黃帝時捷疾者。是也。此注當作離朱、明目、見物。捷疾、攫剟善於搏拾物。(高注脩務篇曰、攫、搏也。注要略曰、掇、拾也)二人皆黃帝臣也。今本正文脫攫字、注文猶多脫誤。劉績不能釐正、乃於剟上增捷字、(諸本及莊本同)與脩務篇不合、非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忽怳、黃帝臣也。忽怳、善忘之人。聖人敬小慎微、

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衆也。] 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漪若隧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 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也。] 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 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宰予，孔子弟子，仕於齊。] 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俞樾云：攻乃殺字之誤。殺宰予，弒簡公，君臣異辭，其實一也。下文曰廷殺宰予，是其明證。] 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鬭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 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文典謹按：呂氏春秋察微篇高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與此互異。昭二十五年左傳賈逵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史記魯世家集解引服虔說同。）許君用師說耳。說文艸部：芥，菜也。亦與此注芥菜訓合。] 而季氏爲之金距。[金距，施金芒於距也。] 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傷，毀譖也。] 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八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文典謹按：禱當爲禘（注同），字之誤也。呂氏春秋正作禘。左傳亦云將禘於襄公。皆其證。] 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 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三家，孟氏、叔孫、季氏。] 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莊逵吉云：本或作雞足，或作雞距。唯藏本作定。定，題也。疑藏本是。○王念孫云：雞定，當依劉本作雞足，字之誤也。上文云季氏與郈氏鬭雞，爲之金距，故曰禍始於雞足。且足與稷爲韻（黍族繇獄訟止而衣食足，亦與息德爲韻。老子：禍莫大於不知足，與得爲韻。）若作定，則失其韻矣。莊伯鴻以定爲麟之定之定，大謬。] 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

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王念孫云。侵上不當有大字。此因上文及其大也而衍。兩人搆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鬭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俞樾云。郈昭伯。魯大夫。不得稱郈公。乃郈氏之誤。上文云。郈氏介其雞。是其明證也。今作郈公者。涉下文魯昭公出走而誤。又按魯昭公出走句。王氏念孫謂衍公字。以上下文皆四字句故也。然上文云。簡公遇殺。身死無後。疑此文本作昭公。昭公不稱魯。猶簡公不稱齊。後人誤加魯字。遂致句法參差。而王氏乃譏刪公字。失之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荊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蟁宝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骿脅。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王念孫云。非常下。脫人字。韓子十過篇作晉公子非常人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亾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唐有萬穴。唐。堤也。言堤之有萬穴也。○文典謹按。文選海賦注引。塘作溏。塞其一。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陳觀樓云。密當爲蚤。字之誤也。上文禍生而不蚤滅。即其證。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文典謹按。侍飯。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御覽八百六十一引。並作侍食。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巵漿而沃之。○王念孫云。下既言沃之。則上不當更言投。藏本北堂書鈔酒

食部三引此投作援是也援引也謂引卮漿而沃之也作投者字之誤耳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所引與書鈔同唐余知古渚宮舊事亦同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郎尹十郎官之尹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六十一引作明日伏節尹怒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王念孫云夫仕者先避當作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仕與士同(曲禮前有士師鄭注士或爲仕爾雅士察也小雅節南山篇弗問弗仕鄭箋仕察也豳風東山篇勿士行枚大雅文王有聲篇武王豈不仕毛傳並云事也漢郎中馬江碑士喪儀宗成陽靈臺碑故有靈臺碑夫魚師衞士士皆作仕)避患遠辱謂上文太宰子朱辭官之事今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脫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凡十二字文子微明篇作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是其證之見終始微矣上當有太宰子朱四字此亦承上文而言子朱見令尹之輕行簡禮而知其必將辱人郎辭官而去可謂見其始而知其終故曰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篾之則靡而無形矣○文典謹按意林引作鴻鵠在卵也一指蔑之則破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文典謹按意林引翮作翅則奮翼揮䄠䄠六翮之末也淩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雲也○文典謹按文選七命注引青天作蒼天翺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莊逵吉云各本皆作徜徉藏本作析惕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文典謹按意林引加作得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攐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騖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波濤波者濤起還者爲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

拖其衣被。拖奪也。○文典謹按。說文。褫。奪衣也。讀若池。錢大昕云。說文無池字。當爲拕。易終朝三褫之。陸德明音義云。褫。鄭本作拕。徒可反。拕奪聲亦相近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

憂志。騅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

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

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

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

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

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銷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奏圖錄書于始皇帝。見其傳曰。亾秦者胡也。因

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也。楊翁子。秦將。將築修城。西屬流沙。起隴西臨洮縣。北擊遼水。遼水。遼東。○俞樾云。擊字無義。疑繄字之誤。爾雅釋詁。繄。盡也。言北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即有盡義。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赤雀。翠。青雀。圓者爲珠。顧者爲璣。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疑

之塞。九疑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

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湘水離水之渠。○王念孫云。無以二字後人所加。此言使監祿轉餉。又使用卒鑿渠而通糧道也。史記主父偃傳。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是其證。使監祿下加無以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困學紀聞引此無無以二字。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

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

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也。）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歛。）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王念孫云：鵲上脫烏字。下文烏鵲之智，即其證。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九、白帖二引此，皆有烏字。○陶方琦云：初學記天部一、御覽九、事類賦風部引許注：扶，傍也。按旁當作傍。說文：傍，近也。謂近枝也。太平廣記四百六十一引淮南，去喬木，巢傍枝。亦作傍。）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强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爲田宅。○俞正燮云：論衡云：俗有大諱四，西益宅居其一。藝文類聚引風俗通，亦有西益宅不祥。新序五及家語正論解，則云東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傳名姓。○莊逵吉云：御覽作曼折曜。）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强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俞樾云：憤然非自反之貌。憤疑隤字之誤。周易繫辭傳：夫坤隤然示人簡矣。虞注曰：隤，安也。馬注曰：柔貌。皆與自反之義合。上文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王氏念孫謂憤然當作噴然。此誤隤爲憤，猶彼誤噴爲憤，皆形似而誤。○文典謹按：御覽百八十引憤作喟，於義爲長。）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

雅道體而不行。或解摫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文〇王念孫云：孔子行遊四字，不成義。此本作孔子行於東野。下文野人二字，即承此句言之。今本於誤作遊，又脫東野二字。太平御覽獸部二十，野下引此正作孔子行於東野。呂氏春秋必己篇同（今本作孔子行道而息，乃後人所改，辯見呂氏春秋）野人怒，取馬而擊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〇王念孫云：子貢上脫使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使字。卑當爲畢，字之誤也。畢辭，謂竟其辭也。太平御覽引此作畢辭而弗能得。呂氏春秋作畢辭，野人不聽。皆其證。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太牢，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〇莊逵吉云：御覽作延路陵陽。〇王念孫云：不若此，此字因上文若此其無方而衍。路本作露，脫去上半耳。陽局本作以和，因上文發陽阿而誤爲陽阿，又誤爲扃也（左畔阝字誤爲戶，右畔可字誤爲可。劉本改扃爲局，而莊本從之，謬矣）。不若延露以和者，言采菱陽阿，曲之至美者也，而鄙人聽之，曾不若歌延露以相唱和（說山篇：欲美和者，始於陽阿采菱）。所謂曲高和寡也。李善注吳都賦、月賦、舞賦、長笛賦、七啓，引此竝作不若延露以和，是其明證。注中陽局二字，亦隨正文而衍。吳都賦注引高誘曰：延露，鄙歌曲也。無此二字。〇文典謹按：王說是也。北堂書鈔一百六引，亦無此字。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也。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强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

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茝。申叔杜茝。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而削。哀公。魯君。代君爲墨而殘。代君。趙之別國。滅亾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亾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巵。○文典謹按。初學記器用部。白帖十三引。蓋巵下。竝有盲者不可貽以鏡。亂主不可舉其疵。十四字。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王念孫云。兩不字後人所加。此言善鄙同。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故下文云。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後人於同上加不字。則義不可通矣。文子微明篇作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是其證。齊俗篇云。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語意正與此同。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王念孫云。任於世三字。義不相屬。任當爲徑。徑。行也。(見本經篇注。及僖二十五年左傳注。)言知天知人。則有以行於世也。下文云。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皆謂其不可行於世也。徑字或作徑。因誤而爲任。(詮言篇。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文子道德篇。徑衢誤作任衢。)文子微明篇作。卽有以經於世矣。經。徑古字通。經亦行也。(莊子外物篇曰。不可與

經於世」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文典謹按．文選嘯賦注．七啓注引．倍並作背．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荊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王念孫云．河當為江字之誤也．犯江中之難．事見道應篇．及呂氏春秋知分篇．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illegible]入吾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于旦．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洪亮吉云．五大夫．秦爵．殷周間何得有之．又云．因枯骸見

〔參乞葬，且而行之，亦與他書所說異。賈誼新書又云乞葬以人君之禮。〕武王蔭暍人於樾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虛也。○俞樾云：注曰「樾下，衆樹之虛也」，此注得。精神篇曰「當此之時，得茠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越經，無重越之越也」，此注得之。越樾古同字，而前後異說，疑有許高之異。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略、人閒、族要略八篇標目下無「因以題篇」四字，與它篇不同，或許注也。因無塙證，故不別言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王念孫云：御覽疾病部四引此，「九夷歸之」作「九順」，無之字；「天下懷」下無「其德」二字。又疾病部四、刑部五引此，「戰武士必其死」竝作「戰士畢死」，下有「感於恩也」四字。初學記帝王部引此云：「武王蔭暍人於下，而天下懷之，感於恩也。」案「九夷歸」、「天下懷」與「四十國朝」相對爲文，則「歸」下本無之字，「懷」下亦無「其德」二字。「戰武士必其死」下當有「感於恩也」四字，此四字乃總承上文言之，不專指越王，故初學記引武王事亦有此四字也。陳氏觀樓曰：「戰武士必其死」，「士」字、「其」字皆後人所加。淮南一書皆謂士爲武，戰武即戰士，故御覽引作「戰士畢死」，畢、必古字通。○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四十四引罰作刎，一百十八引「一決」作「決一」，援作授。〕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莊逵吉云：御覽決作作，水作陂。〕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廬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能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逸之節，是以楚知可爲兵齊同也。〕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衛，衛輒也。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

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王念孫云：朝於吳王，王字涉下句吳王而衍。上下文四言朝於吳，吳下皆無王字，是其證。孰，何也。言何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朱東光不曉孰字之義，而於孰下加意字，斯爲謬矣。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以爲蓍龜，以卜朝吳之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公宣子，魯大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文典謹按：御覽百七十四引新序，子作孝，於義爲長。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

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〇王引之云：不若然而然，當作若不然而然。若不然而然者，謂越王句踐之事，吳請身爲臣，妻爲妾，若不叛吳，而實欲滅吳也（見下文）。若不然而然，與若然而不然，文正相對。道藏本作不若然而然，則義不可通矣。劉本刪若字，尤非。下文何謂不然而若然者，亦當作何謂若不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浚儀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〇莊逵吉云：列子釋文作擊博其上，是也。太平御覽又作樗博，似非。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〇莊逵吉云：列子釋文作樓上博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〇莊逵吉云：御覽反兩下有掄字，云音揭，諸本皆無之。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〇王引之云：務與勢義不相近。務當爲矜，字之誤也（矜務二字，隸書往往譌溷。管子小稱篇：務爲不久。韓子難篇作矜僞不長。又管子法法篇：矜物之人，無大士焉。韓詩外傳矜而自功，今本矜字並誤作務）。列子說符篇立矜作立慬。慬與矜古同聲而通用，猶[illegible]之爲矜也。張湛注列子云：慬，勇也。此注云：矜，勢也。勢與勇亦同義。說山篇云：立慬者非學鬭爭，慬立而生不讓。氾論篇云：立[illegible]矜，齊勇力。韓詩外傳云：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是立矜即立慬也。趙策云：勇哉氣矜之隆。史記王翦傳云：李將軍果勢壯勇。是矜與勢勇並同義。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〇王念孫云：此處敍事未畢，當有脫文。太平御覽引此，滅其家下有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十字，是也。上文云：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此處必有此十字，方與上文相應。因兩滅其家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列子作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是其證。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

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王念孫云。尹字。後人所加。決於令前。謂決於上蔡令之前。非謂令尹也。太平御覽刑法部二引此。無尹字。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俞樾云。盤罪二字。甚爲無義。盤疑本作服。服古字作舩。與般字相似。往往致誤。爾雅釋詁。服宜貫公事也。釋文曰。服又作般。荀子賦篇。讒人服矣。楊注曰。服本或作般。並其證也。服誤爲般。因又誤爲盤耳。服者。負之叚字。攷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是負服一聲之轉。古得通用。服罪威王而出奔。言其負罪而出奔也。高注曰。盤辟也。是其所據本已誤。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踹足。躍足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王念孫云。視當爲親。字之誤也。親決吾罪。卽上文所云。決於令前也。韓子外儲說左篇。載子皋出走之事。與此相似。云。子皋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彼言親跀子足。此言親決吾罪。其義一也。怨之憯於骨髓。憯。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王念孫云。隱居爲蔽。當作居爲隱蔽。言越之事吳。居則爲隱蔽。而戰則爲前行也。今本隱字。誤居在爲之上。則文不成義。韓策云。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語意正與此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王念孫云。捕當爲搏。字之誤也。彌耳。當爲弭毛。毛字。因弭字而誤爲耳。後人又改弭爲彌耳。楚辭離騷注曰。弭。按也。言卑其體。按其毛。以待雉之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五。獸部二十一。竝引此云。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高注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狐之搏雉。俯體弭毛。卽用淮南之文。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亦云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

擒也。使狐瞑目植睹。植睹，枉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莊逵吉云：御覽作夫人偽詐相欺。以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卷十九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戴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爲先爲術如此，乃可謂得道之法也。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以爲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于聖人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耶。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言不得無爲也。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害，患也。○王念孫云：疾病本作疹病。後人誤讀疹爲瘄疹之疹，以疹病二字爲不類，故改爲疾病。而不知此疹字即疢疾之疢，非瘄疹之疹也。小雅小弁篇及左傳成六年哀五年釋文。竝云：疢或作疹。廣雅音云：疢，今疹字也。襄二十三年左傳：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呂氏春秋忌見篇注引此疢作疹。文選思玄賦：思百憂以自疹。後漢書張衡傳作疢。小雅小宛釋文引韓詩云：疹，苦也。越語云：疢疹發病。是疹與疢同也。史記貨殖傳正義、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鱗介部十三引此竝作疹病，是其證。又泰族篇以調陰陽之氣，以合四時之節，以避疾病之菑，亦是本作疾疹，而後人改爲疾病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已誤）。文子上禮篇作疾疢之災，是其證。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菽麥黍稷稻也。相土地宜燥溼肥墝高下。相，視也。燥，乾也。墝，埆也。高，陵也。下，溼也。○王念孫云：宜上脫之字。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有之字。○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二十三引宜作原隰，當是異本。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爲也。○王念孫云：遇字後人所加。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百卉部一及寇宗奭本草衍義序例引此竝作一日而七十毒，無

馮字路史禪通紀同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今滙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竄也讙兜堯佞臣也崇山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洪亮吉云今攷孟子舜流共工于幽州賈逵左傳注窮奇共工也其行窮而好奇放驩兜於崇山賈逵云渾敦驩兜也殛鯀于羽山賈逵云檮杌鯀也惟饕餮不言則竄三危者當即共饕餮耳又高注崇山南極之山羽山東極之山幽則北極獨不言西極孔安國曰三危西裔之山水經注三危山在敦煌南肅州圖經云白龍堆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爲西極要路是矣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爲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爲鴻範曰鯀則殛死然則渾敦窮奇饕餮生至四裔可知也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文典謹按御覽百八十七引室作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文典謹按初學記居處部白帖十一引室下並有此其始也四字御覽引亦有始也二字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蒼梧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禹沐浴霪雨。櫛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爲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爲櫛也○莊逵吉云中立府四子本作沐浴霪雨櫛扶風○王念孫云沐下本無浴字此涉高注沐浴而誤衍也沐霪雨櫛扶風相對爲文多一沐浴字則句法參差矣劉本又於櫛上加梳字以對此沐浴尤非（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七文選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引此皆無浴字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此即淮南所本○俞樾云浴字衍文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扶字疑即疾字之誤隸書疾字或作扶見開令趙君碑扶字作扶見桐柏廟碑兩形相似故誤耳○陶方琦云御覽九引許注扶風疾風按扶乃疾字藝文類聚引淮南作櫛疾風是許本也周禮攷工記忽埶以奔注奔猶疾也莊子正作疾風許作疾風與高作扶風正異覽冥訓降扶風高注扶風疾風也（劉子知人篇櫛奔風引用許注義）決江疏河。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鯀魚遊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闢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洛水故曰闕也○莊逵吉云鯀一本作鯆字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隧也四載山行用蔂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輴隨循也栞不栞識之四海之內凡

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爲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四引作鑿昆蒲.開呂梁.修彭離. 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 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明.寬猶寬也.野民曰氓. 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 幼無父曰孤.孀.寡婦也.雒家謂寡婦曰孀婦. 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爲之也. 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 懈.惰也. 奉一爵酒.不知於色. 言其輕也.○文典謹按.御覽四百六十九.七百六十一引.於色並作於色. 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 言其重也. 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 ○王念孫云.海內上脫任字.藝文類聚人部四.雜器物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器物部六.引此.皆有任字. 其重於尊亦遠也. 遠猶多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六十一引.遠也並作遠矣.當從之. 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 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解讀解除之解.陽盱河蓋在秦地. 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 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王念孫云.禹之爲水.蜀志郤正傳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此.並無之字.湯旱.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並引作湯苦旱.太平御覽引作湯爲旱.案爲者治也.水可言爲.旱不可言爲.作苦旱者是也.禹爲水.湯苦旱.相對爲文.今本禹下衍之字.湯下又脫苦字耳.(劉本作湯之旱.亦非)桑山之林.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引作桑林之際.太平御覽引作桑山之林下.案主術篇曰.湯以身禱於桑林之際.則作際者是也.今本作桑山之林者.涉注文而誤.(高注桑山之林.是解桑林二字.非正文本作桑山之林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湯乃以身禱於桑林.高注亦云.桑林.桑山之林) 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 ○文典謹按.御覽五百二十九引.明作切. 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 悖.繆也.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 逸.安也. 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 齊.等.一.同也.○莊逵吉云.藏本無一字.葉本有.太平御覽引亦有. 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 輔.正也.翼.佐也. 絕國殊俗僻遠幽

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敎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立置以爲遠國君。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亾也。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調陰陽行其道。詩曰。實唯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呂望其後。居殷。乃屠于朝歌。故曰鼓刀入周。自殷而往。爲文王太師。佐武王伐紂。成下封之于齊也。百里奚轉鬻。百里奚。虞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轉行自賣於秦。爲穆公相。而秦興也。管仲束縛。管仲傅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伯也。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莊逵吉云。突音深。俗本作突字誤。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王念孫云。事起天下利。本作事天下之利。故高注云。事。治也。今本利上脫之字。其事下起字。則後人依文子加之也。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相對爲文。事下不當有起字。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七十二。引此並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是其證。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甚。重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二十。御覽四百一。引甚上並有亦字。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胑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俞樾云。循谷而行。謂之谷行。甚爲不辭。且水注谿曰谷。水之東流。豈必循谷而行乎。於義亦不可通。谷疑沿字之誤。沿字缺壞。止存右畔之㕣。因誤爲谷矣。荀子禮論篇。榮辱篇。楊倞注並曰。沿。循也。然則沿行者。循行也。高注本作循沿而行。蓋以循訓沿耳。又下文說申包胥事曰。於是乃贏糧跣足。跋涉谷行。夫申包胥自楚至秦。非必行於谷中。且其下說所經歷之地。曰峭山。曰深谿。曰川水。曰津關。乃獨以谷行二字冠之。則於文轉爲不備矣。谷亦沿字之誤。沿亦循也。申包胥恐爲吳軍所得。不敢從正路。循沿過際而行。故曰沿行。楚策載此事曰。於是贏糧潛行。是其義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藨是蓘。耘耔之也。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

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王念孫云。因資而立下脫一字。當依文子自然篇作因資而立功。立功與舉事相對爲文。氾論篇曰。聖人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說林篇曰。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皆其證也。事功二字。承上文必事必加功言之。下文事成功立。又承此文言之。今本脫功字。則既與上句不對。又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權自然之勢。當依文子作推自然之勢。字之誤也。原道篇曰。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主術篇曰。推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高注。推。行也。今本推作權。則非其指矣。事成而身弗伐。伐。自矜大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王念孫云。事下脫成字。劉依文子補入。是也。政當爲故。字之誤也。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乃結上之詞。劉不審文義。而刪去政字。誤矣。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王引之云。攻當爲敀。敀。今迫字也。故文子作迫而不動。原道篇云。感則能應。迫則能動。精神篇云。感而應。迫而動。莊子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也。說文。敀。迮也。徐鍇曰。迮猶切近也。玉篇曰。敀。附也。是古迫迮字本作敀。今諸書皆作迫。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敀字若不誤爲攻。則後人亦必改爲迫矣。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爲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王念孫云。田當爲山。字之誤也。因高爲山。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若田則有高原下濕之分。不得但言因高矣。文子自然篇正作因高爲山。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言無爲。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也。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魯趍走。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北郢是也。○王念孫云。趍而下脫往字。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三。工藝部九。引此皆有往字。呂氏春秋愛類篇作自魯往。皆其證。裂衣裳裹足。衍衣字。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有衣字。亦後人依俗本加之。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裳下(陳禹謨依俗本加衣字)太平御覽服章部裳下引此皆作裂裳裹足。呂氏春秋愛類篇同。文選廣絕交論。裂裳裹足。李善注引墨子公輸篇亦同。後漢書郅惲傳注引史記亦云。申包胥足腫蹠盩。裂裳裹足。(今見吳越春秋)若云裂衣裳裹足。則累於詞矣。曰。臣聞大

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挫。辱。折。鈍。攻無罪之宋。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念孫云。漢魏叢書本。改剉爲挫。而莊本從之。非也。道藏本。劉本。並作挫。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亦作剉。則舊本皆作剉明矣。說文。剉。折傷也。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必己篇。並云廉則剉。高注呂氏春秋云。剉。缺傷也。經傳或作挫者。借字耳。後人多見挫。少見剉。遂改剉爲挫。謬矣。高注本訓剉爲折。今本折上有辱字。亦後人所加。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

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尚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趍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己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吾日悠悠慚于影。影。形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蹏而趍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蹏。趍走也。○王引之云。書傳無訓跌爲疾行者。跌當作趹（音決）注當作趹。蹏。疾行也。趨。走也（見說文）今本趹字皆誤作跌。注內蹏字。又誤在趨走也之上。廣雅。駃。奔也。趍。疾也。駃。趍。並與趹通。玉篇。趹。疾也。下文救蹏趹步。高彼注云。趹。趣也（趣與趨通）是疾行爲趹也。說文。趹。踶也。漢書武帝紀。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亦奔也。（顏師古誤訓踶爲蹋。辯見廣雅疏證）踶蹏古字通（集韻。蹏或作踶）是疾行又爲蹏也。合言之。則曰趹蹏。古

鳥之善走者。謂之駃騠。駃騠之言駃騠也。疾行謂之駃騠。故曰駃騠而趨千里。段干木閭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文典謹按。文選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注引。魏作趙。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徵。應也。效。驗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感。發也。○俞樾云。感下本有之矣二字。傳寫脫之。則文義未完。文子精成篇正作故在所以感之矣。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揆之。故不欲學。○俞樾云。非學者多下。有闕文。或是言字。或是曰字。未敢臆補。蓋人性各有所脩短云云。乃世俗非學者之說。意謂人性之自然者。非學所能損益也。下文吾以爲不然。則淮南自爲破之之說。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爲人。馬自爲馬。不相類也。○文典謹按。猶人馬之爲人馬。義不可通。疑本作猶人之爲人。馬之爲馬。高注言人自爲人。馬自爲馬。是其證。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齕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咋。齧也。噆。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辭下有也字。七百四十六引。超作越。弗敢辭作弗敢違戾。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蟲。喻無知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注蟲喻作聾蟲。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王念孫云。帽當爲悄。字之誤也。廣雅曰。悄。恲。抗慨也。（悄。音謂。恲。普耕反。）悄恲。與帽憑聲近而義同。悄憑而爲義。猶言抗慨而爲義耳。楚辭離騷注云。楚人名滿曰憑。故

高注云：情憑盈滿，積思之貌。又離騷：喟憑心而歷茲。王注云：喟然舒憤懣之心。喟憑與憤懣，義亦相近。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是其類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陶方琦云：文選七發注、辨命論注、御覽三百八十一引許注：陽文，楚之好人也。按好人，美人也。許注多稱楚人，是其例。說文：媄，色好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十八引作曼容皓齒，形誇骨佳，不待傅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啳睽哆噅，籧篨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仳倠也。啳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睽讀夔。哆讀大口之哆。噅讀楚蔿氏之蔿。籧篨，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嫫母仳倠，古之醜女。嫫讀如模範之模。仳讀人得風病之靡。倠讀近虺。仳倠一說讀曰莊維也。○孫詒讓云：靡無風病之義。注靡當作痱。說文疒部云：痱，風病也。○文典謹按：詩新臺傳：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御覽蟲豸部引薛君章句云：戚施，蟾蜍，喻醜惡。高注云：醜皃，本韓詩說。韓與毛訓異而意同也。晉語：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又戚施直鎛，籧篨蒙璆。韋昭注：籧篨直者，戚施瘁者，亦與高說相近。又凡物之粗惡者曰籧篨。說文：籧篨，粗竹席也。方言：簟，自關而西，其粗者謂之籧篨。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王念孫云：下不及當為下不若。言不似商均之不肖也。比上則言不及，比下則言不若。下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即其證。今作下不及者，因上句及字而誤。文選辨命論注引此正作下不若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諭也。諭，導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弒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生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蹪之難，輟足不行，惑也。蹪，躓。楚人謂躓蹪也。言以飽而不食，蹪而不行。諭丹朱商均不可教化而非學，故謂之惑也。○王念孫云：以一飽之故絕穀，義不可通。飽當為饐，字之誤也（注同）。饐與噎同。說文：噎，飯窒也。字又作饐。漢書賈山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顏師古曰：饐，古饐字。一饐而不食，與一蹪而不行（高注：蹪，躓也），事正相類。說苑說叢篇：一饐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卻足不行。語即本於淮南。今俗語猶云因饐廢食。今有良馬，不待策錣而行，○陶方琦云：御覽七百四十六引許注：錣，策端有鐵。

也。駑馬。雖兩錣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錣而御。則愚矣。（爲良馬能自走。不復用錣。得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脅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摺。折也。）爲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天。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也。）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衆。多。○王念孫云。橘柚本作亭歷。時則篇。孟夏之月。靡草死。高注曰。靡草。薺亭歷之屬也。（呂氏春秋孟夏篇注。及鄭注月令引舊說竝同）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注曰。三葉。薺亭歷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本書天文篇曰。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案亭歷薺麥皆冬生夏死。此言亭歷冬生。薺麥夏死者。互文耳。後人改亭歷爲橘柚。斯爲不倫矣。太平御覽藥部十。亭歷下引此。正作亭歷冬生。○文典謹按。宋黃震日抄引。生者衆。作生者多也。）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氐。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氐爲本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駤。（駤。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駤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訬。輕利急。亦以多者言。訬讀燕人言趮操善趮者謂之訬同也。）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亦能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冉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偏也。○陶方琦云。意林引許注。眉理八字也。高注乃引春秋合誠圖語。）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也。齊。無偏。）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舉十六相。）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爲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通天下。擁下滯之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傳曰。劉子觀于雒汭曰。微禹。吾其魚乎。故曰興利除害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十七引作決江疏河。）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爲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有二。受命而王。故曰百姓所親也。）皋陶馬喙。是謂至信。

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

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察猶知也。

禹生於石。

禹母脩己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

契生於卵。

契母有娀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愊背而出。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

史皇產而能書。

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

羿左臂脩而善射。

羿，有窮之君也。○莊逵吉云：吳處士江聲曰：羿有窮君，不得云賢者，高注非是，此乃堯時之羿耳。○文典謹按：左臂脩長，何益於射，左當爲右字之誤也。御覽三百六十九引正作羿右臂長而善射。

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

以千歲爲近，明聖賢之難。

今無五聖之天奉。

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

四俊之才難。

才千人爲俊，謂皋陶稷契史皇。

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蹍水也。

蹍，履也。○王引之云：案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河圖著命曰：脩己見流星，意感生禹。又引禮含文嘉曰：夏姒氏祖以薏苡生。又引孝經鉤命決曰：命星貫昴，脩紀夢接生禹。是禹之生，或以爲感流星，或以爲吞薏苡，無言生於石者。史記六國表：禹興於西羌。集解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蜀志秦宓傳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注引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水經沫水注曰：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是石紐乃地名。禹生石紐，猶言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非謂感石而生也。偏攷諸書，無禹生於石之說。禹當爲啓。郭璞注中山經泰氏之山云：啓母化爲石而生啓，在此山，見淮南子。是淮南古本有作啓生於石者。及考漢書武帝紀詔曰：朕至於中嶽，見夏后啓母石。應劭曰：啓生而母化爲石。師古曰：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又御覽地部十六引淮南，與師古注略同。又北堂書鈔后妃部一亦引淮南石破生啓。蓋許慎本作啓生於石，書鈔、御覽及師古注所引，即許慎之注。郭璞所云啓母化爲石而生啓，見淮南子者，亦用許慎注也。且此段以堯舜禹文王皋陶契啓史皇羿九人言之，故謂之九賢，又謂之五聖四俊。若既言禹耳參漏，又言禹生於石，則僅八人，不得稱九矣。高據誤本禹生於石爲說，則九賢內少一賢，而五聖四俊亦不能如數。不得已，乃據上文所稱五聖神農堯舜禹湯，而取湯入五聖；又據上文言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也。且彼處五聖內有神農，何以舍之而取湯？此段九賢內有羿，又何以不以羿與列？若此者皆不可解矣。以文義求之，五聖蓋即堯舜禹文王皋陶，四俊蓋即契啓史皇羿也。

夫純鈎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

純鈎，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王念孫云：鈎皆當爲鈞字之誤也。覽冥篇曰：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齊俗篇曰：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區冶之巧可貴也。皆其證。道藏本、劉本皆誤作鈎，朱本改鈎爲鈞，是也。茅本又改爲鈎，而莊本從之，且并覽冥篇亦改爲鈎。斯

爲譌矣。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劍下三引此文，皆作純鈞（陳禹謨改其一爲純鈞，而刪其二），越絕外傳記寶劍篇曰：一曰湛盧，二曰純鈞。廣雅曰：醇鈞，劍也。其字亦皆作鈞，且齊俗篇作淳均，若是鈞字，不得與均通矣。左思吳都賦：吳鉤越棘，純鈞湛盧。上句言吳鉤，下句言純鈞，若作純鈞，則鈞字重出矣。〇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二十二劙其鋒鍔條引剸作劙，初學記武部引純鈞作淳，又引注作魚腸文，繞屈若魚腸。

加之砥礪，摩其鋒剸，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也。陸剸犀甲。言利也。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豪可得而察。於摩微細察見。〇王念孫云：粉以玄錫，本作抆以玄錫。抆者，摩也。高注云：於摩，即抆字之誤。隸書於字或作扵，形與抆相似，故抆誤爲於。廣雅曰：抆，磨也（磨與摩通。玉篇：抆，柯礙、何代二切，磨也）。淮南要略：濡不給抆。高注曰：抆，拭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抆嘉壇。孟康曰：抆，摩也。此云抆以玄錫，摩以白旃，是抆與摩同義，故高注云抆摩。道藏本正文抆字誤作粉，注內抆字又誤作於，後人不得其解，遂改高注於摩爲摩磨，莊本又改爲旃摩，斯爲譌矣。初學記器物部九引此竝作粉以玄錫，亦後人依誤本淮南改之。太平御覽學部一、服用部十九、珍寶部十一竝引作抆以玄錫。又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鏡明見人之醜，而人抆以玄錫，摩以白旃，即用此篇之語，是其明證矣。

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過，非也。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謂愚有所不昧也。

賢者之所不足，不若眾人之有餘。眾，凡也。〇王念孫云：有餘上亦當有所字。

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鏤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如也。〇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十引注宋人之畫吳人之冶，之竝作工，及下有也字。八百三十三所引同。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蔡國，今南陽。河曲衛，故在河內，後徙頓丘，今東陽郡。稚質，亦少女也。

梱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赤文。梱，叩椓。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赤，言其巧也。〇陶方琦云：孫奭孟子音義引許注：梱，織也。按說文無梱字，惟梱下云：絭束也。孫氏引許君義，當爲淮南，故與高注正異。〇文典謹按：御覽三百八十一引無梱字、雜字，又引注作纂組，織組也，如今之綬也。沒黑見赤，其工也。

禹湯之智不能遠。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〇文典謹按：御覽引作湯禹之智不能遠也。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蚑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鬭，攫，搏也。肆，極也。蚑，讀車蚑之蚑。蟯，讀饒多之饒。見利

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一同。人亦避害就利。有不相如。故言雖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於外。（無有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巳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王念孫云。順風下本有而飛二字。與銜蘆而翔相對爲文。今本脫此二字。則與下文不對。藝文類聚鳥部中。白帖九十四。太平御覽羽族部四引此。竝作從風而飛。以愛氣力。說苑說叢篇作順風而飛。以助氣力。皆其證。○文典謹按。以備矰弋。藝文類聚九十一。御覽九百十七引。竝作以備弋繳。文選蜀都賦注引。作以備矰繳。白帖九十四引。作以避矰繳。）螘知爲垤。貛貉爲曲穴。（○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十三引作猯知曲穴。與上句句法一律。）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陶方琦云。文選蜀都賦注引許注。坒。相連也。按本書無坒字。疑許本連比作連坒。故云坒相連也。說文土部。坒。地相次比也。从土比。（廣雅。坒。次也。）許本作坒。正與高異。）陰以防雨。（防。衛也。）景以蔽日。（蔽。擁也。○王引之云。景卽日之光。不得言景以蔽日。景當爲晏字之誤也。繆稱篇。暉日知晏。陰諧知雨。高注曰。晏。無雲也。（文選羽獵賦注引許注同。）說文。晏。天清也。又曰。㬳。星無雲也。㬳與晏通。字亦作曣。小雅角弓篇。見晛曰消。韓詩作曣晛聿消。云。曣晛。日出也。荀子非相篇。作晏然聿消。史記封禪書。至中山曣溫。漢書郊祀志。曣作晏。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韓子外儲說左篇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晏與陰正相對。故曰陰以防雨。晏以蔽日。言穴居之獸。陰則有以防雨。晴則有以蔽日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部小也。）長於窮櫩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王念孫云。門下當有戶字。不出門戶。與獨守專室。相對爲文。且戶與下母古寡爲韻。（下讀若戶。寡讀若古。母合韻音莫補反。竝見唐韻正。）若無戶字。則失其韻矣。）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歷。（容成。黃帝臣。造作歷。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爲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見世本。）奚仲爲車。（傳曰。奚仲爲夏車正。封于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

悉其知，貫其所欲達。遠，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王念孫云：知其六賢之道，其字涉上文脩其業而衍。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也。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參絣，弦。復徽，上下手也。攫援，搜也。標拂，敷也。蔑蒙，言其疾也。徽讀紲車之紲。攫讀屈直木令句，欲句此木之句。標讀刀摽之摽。使未嘗鼓瑟者，○俞樾云：瑟當作琴。上文云然而搏琴撫弦，此與相應，不容異文。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豪之末。攫掇，亦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謂上不失一弦。故弓待檠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檠，矯弓之材，讀曰敬。砥，礪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厝。是礛讀廉氏之廉。一曰濫也。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規，員之規也。檃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用。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窮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羣於俗。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否，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曰視，非常曰觀。○王念孫云：分白黑利害，本作分別白黑（高注內分別白黑四字即本於正文），白黑下本無利害二字。今作分白黑利害者，分下脫去別字，遂不成句。後人以高注云知利害之所在，因加利害二字以足句耳。案高注云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此是因正文而申言之，謂分別白黑，則可以知利害之所在，非正文內本有利害二字也。有白黑斯有所得失。

有得失，斯有禍福，故云分別白黑，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禍福即高注所謂利害也。若此句先言利害，則下文不必更言禍福矣。蘇援世事，分別白黑，籌策得失，皆相對爲句。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句法參差矣。且此段以書、夫、娛爲韻，黑、福爲韻，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失其韻矣。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究，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榮，寵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逮，及也。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于庶幾，多言己不暇日而不學，推此故也。○俞樾云：不字衍文。多暇日者，謂其人偷慢懈惰而不學，故多暇日也。今衍不字，失其指矣。荀子脩身篇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即淮南所本。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之篇。言爲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務，事也。彊，勉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取法則。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亾於己，身淬霜露，敕蹻趹，跋涉山川，冒蒙荊棘，淬，浴。敕，猶著也。蹻，履。趹，趣也。不從蹊遂曰跋涉，故觸犯荊棘。南榮，姓；疇，字。蓋魯人也。百舍重跰，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趼，足胝生。○王念孫云：敕蹻趹下本有步字。趹步，疾行也。（說文：趹，馬行皃。又云：趹，踶也。廣雅云：駃，奔也。史記張儀傳：探前趹後蹄閒三尋。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莊子齊物論篇：麋鹿見之決驟。崔譔曰：疾走不顧爲決。趹、赽、駃、決並字異而義同）故注訓趹爲趣。又莊子庚桑楚釋文引此正作敕蹻趹步。今本脫步字，則文不成義。且自身淬霜露以下，皆以四字爲句，又以露、步爲韻，棘、息爲韻。脫去步字，則句既不協，而韻又不諧矣。重跰當爲重趼，字之誤也（高注同）。趼讀若繭。莊子天道篇：百舍重趼而不敢息。釋文：趼，古顯反。司馬云：胝也。許愼云：足指約中斷。偽爲趼。所引許注即此篇重趼之注也。司馬訓趼爲胝，與高注足生胝同義。劉晝新論惜時篇云：南榮之訪道，重趼而不休。即用此篇之文，則跰爲趼之誤明矣。趼字亦作繭。賈子勸學篇云：南榮跦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是也。宋策：墨子百舍重繭。高彼注云：重繭，累胝也。亦與此注同義。○陶方琦云：莊子大宗師釋文引司馬注：病不能行，故趼躃。趼，古顯反。高作跰，誤文。高當作繭。上文足重繭而不休息，下文又云曾繭重胝（宋策墨子閒之，重繭百舍。後漢段熲傳注：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故高以胝訓，當是高本

作蘭許本作跰也此乃後人因許本改 南見老聃受教一言 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賴鄉曲里人今陳國東瀨鄉有祠存據在晉南故曰南見老子聃一言道合也 精神曉泠 鈍聞條達 曉明泠猶了也鈍聞猶鈍惛也○王念孫云文子精誠篇作屯閔條達案閔與潛聲相近故高注云鈍聞猶鈍惛方言曰頓慇惛也江湘之間謂之頓慇○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十四引許注泠然解悟之意也按泠同聆齊俗訓所居聆聆許注聆聆意曉解也 欣然七日不食 丈夫七日不食則饑故以七日爲極 如饗太牢 三牲具曰太牢○王引之云七日不食上當有若字如讀爲而言聞老聃之言若七日不食而饗太牢也賈子云南榮趎既遇老聃見敎一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是其證文子精誠篇襲用此文而改之曰勤苦七日不食如享太牢失其指矣 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 施延也 達略天地 達猶通也略猶數也 察分秋豪 察明 稱譽葉語至今不休 葉世也言榮時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王念孫云葉當爲華俗書華字作華與葉相似而譌華榮也稱譽華語至今不休言榮名常在人口也高所見本已譌作葉故訓葉爲世文子正作稱譽華語 此所謂名可彊立者 ○俞樾云彊立本作務立上文名可務立功可彊成高注曰務事也然則此亦當言務立今作彊立者乃後人據文子精誠篇改之不知彼上文云名可強立功可強成與此文本不相同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吳與楚戰 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於柏舉 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 莫大也囂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大心楚成得臣子玉之孫彊敵謂吳蒙冒石矢弩也一曰發石也○莊逵吉云錢別駕曰莫囂即莫敖能矢石者漢時謂之厥張士厥發石張挾弓也春秋傳曰旝動而鼓發石是也 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 庶幾得安○俞樾云治字衍文本作卒勝民全此時但求民之全不當計其治不治也後人誤以全字屬下句讀故妄增治字耳楚策作社稷其庶幾乎無全字然則此全字上屬無疑 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 言入吳不旋踵回軌而死勇然不如申包胥之功也○王紹蘭云吳楚柏舉之戰在定公四年據左氏傳說此事云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傷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與此文決腹斷頭相似無莫囂大心戰死之事莫囂即莫敖楚官名或昭王時自有名大心者爲莫敖之官與死於柏舉之戰其軼事見於它說淮南博采舊聞正可補傳文所未備高注乃以大心爲楚成得臣子玉之孫攷左氏傳二十八年傳云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夢河神謂已畀余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杜注大心子玉之子傳又謂之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三十三年傳謂之大孫伯文五年傳謂之成大心計自傳二十八年（據傳稱初楚子玉是追述之辭則大心使榮黃諫其事且在僖二十八年前矣）至定四年中隔

文宣成襄昭五世共一百二十七年當其使榮黃諫子玉時最少亦得一二十歲柏舉之役成大心已一百三四十許人安得有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遂入不返之事且又未聞其官莫敖也高氏之言斯爲不敏矣**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如此者一人之功也**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曰不如求救于諸侯○俞樾云竭筋力以下皆申包胥之言也申包胥下當有曰吾二字而今脫之楚策曰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是其明證**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裹也一曰擔跣走不及著履也不蹊遂曰跋涉**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游渡自楚至秦所經由也**犯津關躐蒙籠蹶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踐躐蒙籠之山一曰葛藟所蒙籠言非人所由歷偃蹶足達穿也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荊是也○王念孫云歷訓爲偃雖本說文而此歷字則非其義歷者踢也謂足踢沙石也歷或作蹶說文作歷云蹠也（主術篇注曰蹠蹈也楚辭九章注曰蹠踐也文選舞賦注引許愼淮南注曰蹠踢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兩祛高注蹶而出於廷高注曰蹶蹈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歷石闕郭璞曰歷踢也漢書申屠嘉傳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踢彊弩張之故曰蹶張是足踢謂之歷也申包胥跋涉谷行故足踢沙石而蹠爲之穿若訓歷爲偃則與上下文不相貫注矣○文典謹按文選百辟勸進今上牋注引曾繭作累繭**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黑**鶴跱跱立貌言不動不食黴黑其面色欲速得秦救也**涕液交集以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爲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皆大也豨蛇喻貪也蠶食盡無餘上國中國虐害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遠在于隨矣**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處**遑暇啟跪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云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王紹蘭云左氏定五年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又案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是子車鍼虎殉穆公而葬矣徧考書傳未聞其死而復生也即使復生且自文六年至定五年計一百十七年秦風黃鳥篇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當殉葬時最少亦得二十歲則秦師以救楚之年鍼虎已百三十七歲即使復生安得尚能帥師明子虎非鍼虎也高氏此注校之以莫囂大心爲成大心尤爲不敏矣**踰塞而東**塞函

谷一曰武關塞也 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 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公壻之谿楚地 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 烈功憲法也 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 一同也 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 怖肝猶戒懼 蓋聞子發之戰 子發楚威王將 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 克勝也 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 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 此自強而成功者也 成猶立也 是故田者不強囷倉不盈 強力也 官御不厲心意不精 精專也 將相不強功烈不成 烈業也 侯王懈惰後世無名 世猶身也○莊逵吉云京房易有世應郭璞洞林以爲身是世身也之證 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 詩云小雅皇皇者華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 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 諮難也詩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謨難事之不自專已眘之至乃聖人之務也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 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之也 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 喻明也非常曰奇 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 燿眩也名虛實之名 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 遯欺也狀貌也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皇帝而後能入說 說言也言爲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于人人乃用之 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 誦之諭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效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 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 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覩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故絕絃破其琴也 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 惠施宋人仕于梁爲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卅三篇爲道家之言 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

能明也。閭里也。敵，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爲之說事，老人敵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也。唐，姓，名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王引之云：槭本作奮，奮字上半與槭字右半相似，又涉注內槭字而誤也。高注曰：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槭，發字正釋奮字（史記樂書集解引孫炎樂記注曰：奮，發也），以取少主之槭，乃加之槭二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有槭字也。呂氏春秋去宥篇正作將奮於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許是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革也。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召猶請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喩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問之，因藏怒也。○王念孫云：鄰人下當更有鄰人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獸部二十二引此竝疊鄰人二字。盡寫其食，亦當依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作盡寫其所食。○文典謹按：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御覽九百十引作楚有烹猴者（八百六十一引亦有者字）而給其鄰人（給下有注云徒亥切，必非誤字），八百六十一引仍作召，疑許高之異。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瞽也。出，猶作也。新曲，非正樂也。李奇，古之名倡也。○陶方琦云：御覽五百六十五引許注：李奇，趙之善樂者也。意林引作趙之善音者。新論正賞篇：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即用此事，指爲趙人，與許說合。諸人皆爭學之。諸，衆也。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音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鄙人，小人。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也。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山之下。荊人和氏得美玉之璞于荊山之下，獻楚武王，武王以爲石，刖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爲寶。文王曰：先王輕于刖足，而重剖石，遂爲剖之，果如和言，因號爲和氏之璧也。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銋。

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

絕無側贏無文齧齒卷鋌鈍弊無刃託之爲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說頃襄王善爲劍人名鋌讀豐年之稔

琴或撥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撥刺不正枉橈曲弱闊解壞漏越音聲散託之爲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孫詒讓云後泰族訓朱弦漏越許注云漏穿越琴瑟兩頭也與此注異許義爲允禮記樂記云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鄭注云越瑟底孔畫疏之使聲遲也此云漏越亦猶疏越矣○俞樾云側室二字無義高注曰側室或作廟堂也廟堂亦無義疑本作則尚十爭鼓之尚與上通尚士卽上士也考工記桃氏爲劍弓人爲弓竝有上士服之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士鼓之也上文曰今劍或絕側贏文齧缺卷鋌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爭鼓之猶彼曰則貴人爭帶之也因段尚爲上而尚士二字謬合爲堂字淺人因改則字爲廟字高所據或本是也又因古本實是則字遂改堂字爲室字而加人旁於則字之左高所據本是也

苗山之鋋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

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王念孫云鋋當爲鋌字之譌也鋌音挺說文鋌銅鐵樸也文選七命注引此篇苗山之鋌（七發注同）羊頭之銷又引許慎注曰鋌銅鐵樸也（高注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義與許同）銷生鐵也是其證○陶方琦云文選七命注引許注鋌銅鐵樸也銷生鐵也按說文鋌銅鐵璞也與注淮南訓正同論衡率性篇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其本鋌山中之恆鐵也衆經音義十一元應曰鋌銅鐵之璞未成器用者也皆與許義合說文金部銷鑠金也非此義當是鑠字說文鑠鐵文也次于鋌字篆下卽依淮南舊文知許本當作鑠也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

伐山桐以爲琴澗之梓以爲腹鳴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營諮營正急之營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九引澗梓作澤澗

通人則不然

通人通于事類不然不如衆人貴遠慕聲

服劍者期於恬利

○陶方琦云據宋蘇頌校淮南題序許本恬作銛按蘇氏曰許本多用段借以恬爲惔索隱十八引淮南作期于銛利知許本作銛後人因別本改也恬字亦當作銛（史記鉄戈在後亦借爲銛利字）

而不期於墨陽莫邪

墨陽莫邪美劍名

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鐘

濫脅音不和號鐘高聲非耳所及也○劉績云濫脅號鐘皆古琴名梁元帝纂要以爲齊桓公琴是也作藍脅○王念孫云劉說是也濫與藍古字通廣雅藍脅號鐘琴名也楚辭九歎破伯牙之號鐘兮王注云號鐘琴名馬融長笛賦亦云若柜瑟促柱號鐘高調宋書樂志云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事出傅玄琴賦

誦詩書者期於通道

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略，遠。物，事也。頌，或作容。○莊逵吉云：周禮和容，杜子春讀作和頌。故古容貌字作頌，容納字作容，實兩分，今則通用之也。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辨，辨，別也。清濁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然，如是也。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目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獨知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卞和是也。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眩于孔墨之名。而或不知其實非孔墨所作也。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為知者施也。○王念孫云：如高注，則喻意當作喻事，知者下當有施字。施，設也。言作書以明事，為後之知己者設也。又下文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知音者也。注曰：喻上句作書為知者施也。（各本知者作知音，因正文知音而誤，今據上注改）則正文有施字明矣。今本喻事作喻意，涉上句意字而誤；知者下脫施字，則文義不明。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攄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攄，抒也。指，書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諭上句作書為知音施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曾，則也。我則無聲名，宜聞于閭里，窮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倨傲，悠忽，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

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其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穀。錫，細布。紈，素。齊所出。粉白黛黑，

佩玉環，揄步，體搖動揄足行。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猶眇目視也。○孫詒讓云：注籠蒙猶眇目視也，宋本眇作妙𥈷，案妙𥈷卽法言先知篇之眇緜也。李注云：眇緜，

遠視。莊本妙作眇，亦通，挩睹字則非。治由笑，目流眺，治由笑，巧笑。詩曰：巧笑倩兮，是也。流眺，睛盼也。詩曰：美目盼兮，是也。目曾撓，奇牙出，䤁酺搖，曾，則也。撓，弱也。目則弱撓，

冒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䤁酺，頰邊文，婦人之媚也。○王念孫云：說文：揄，引也。揄步之閒脫去一字，自佩玉環以下，皆三字爲句，此獨兩字，則與上下不協。新書勸學篇作揄鋏陂，（今本揄誤作楡。

辯見賈子。）亦三字爲句也。籠蒙目視四字，文不成義，且與上下句不協。劉績曰：衍目字。念孫案：此當衍視字。高注目視也，則正文作籠蒙目明矣。（今本目下有視字，卽涉注文而誤。）廣雅亦云：目，視也。史記項羽紀

曰：范增數目項王，是也。籠蒙目，卽籠蒙視，與治由笑相對爲文。賈子作風蚤視，（今本風蚤誤作蚤蚤。）風蚤、籠蒙，語之轉耳。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

悇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悇，貪欲也。癢心，煩悶也。憚悇讀慘探之探也。○莊逵吉云：錢別駕云：憚讀探，必非憚字，據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憛悇爲是，形之譌耳。○王念孫云：錢謂憚當作憛，是也。

然楚辭七諫心悇憛而煩冤兮，王注云：悇憛，憂愁貌。後漢書馮衍傳終悇憛而洞疑，李賢注引廣蒼云：悇憛，憛禍福未定也。皆與高注貪欲之義不同。唯賈子勸學篇孰能無悇憛養心，義與此同。廣韻：悇，抽據切。憛

悇，愛也。義蓋本於淮南。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

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善謌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倒也。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

媚擬神，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爲之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被風，言其弱也。髮若結旌，屈而舒也。騁馳若騖。騁馳，言其疾也。

○王念孫云：高注傳寫脫誤，當作扶於，周旋也。轉，更也。曲，竟也。更爲之。今本脫去於字、兩也字，轉字誤在周旋上，竟字又誤作意，遂致文不成義。正文內扶於二字，各本多誤作扶旋，（旋字卽涉注文而誤。）唯道藏本

莽本不誤。扶於、猗那，皆疊韻也。若作扶旋，則失其讀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扶與猗靡，集解引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摩地，扶與猗委也。扶與，卽扶於。（相如傳又云：垂條扶於。）太平御覽樂部十二引此正作扶於。又

引高注曰：轉，更也。曲，竟也。更爲，其證。楚辭九懷登羊角兮扶與，洪興祖補注引此亦作扶於，而莊刻乃從諸本作扶旋，謬矣。便媚擬神也。媚當爲娟，娟字俗書作媚，與娟相似而誤。楚辭大招豐肉微骨，體便娟只。

王注云便娟好貌也便娟亦疊韻若作便旋則失其讀矣後漢書文苑傳注及太平御覽引此並作便娟騁馳若騖騖當爲驚高注言其疾也正釋若驚二字(今本言其疾上有騁馳二字此涉正文而衍)張衡西京賦說舞曰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是也驚騖字相近因誤爲騖(莊子知北遊篇注理未動而志已驚釋文驚本亦作騖)騖與騁馳同義若云騁馳若騖則是騁馳若騁馳矣且地那爲韻(地古讀若沱說見唐韻正)神旌爲韻(此以眞耕通爲一韻周易楚辭及老莊諸子多如此)若作騖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騁馳若驚

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桐檟梓皆大木也句枉曲枝也枉或作捆也

蝯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蝯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

龍天矯，燕枝拘，言纘蘊若蟠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

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木舞扶疏槃跚貌

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蔑蒙踊躍言其疾也

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爲之損動中心酸醉其足也○王念孫云且當爲則字之誤也則夫二字承上今鼓舞者以下二十一句而言上文云則布衣章帶之人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又云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憛悇癢心而悅其色矣語意並與此同

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身修擢。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倡衣脩擢舞爲後曲也

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弱屈伸委縱也

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眇之強力也

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久也浸漬漸于教久使之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然也○王念孫云高訓眇爲絕而以眇勁爲絕妙之強力於義未安今案眇勁與柔縱相對爲文眇讀爲訬訬勁猶輕勁也上文曰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高彼注曰訬輕利急疾(舊本脫疾字據文選注補)訬讀燕人言躁操善趬者謂之訬同也後漢書馬融傳或輕訬趬悍李賢曰訬輕捷也文選吳都賦輕訬之客李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訬輕利急疾也訬音眇是訬眇同聲而通用也淹浸漬漸靡漬字涉注文而衍淹浸漸靡皆兩字連讀不當有漬字且注訓淹爲久浸爲漬則正文無漬字明矣

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長者合長之長

砥礪礛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日教化亦然也

藜藿之生，蠉蠉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加猶益也櫨屋也○王念孫云藜藿當爲藜藋(徒弔反)字之誤也藋即今所謂灰藋也爾雅拜商藋郭注曰商藋似藜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藋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藋柱乎鼪鼬之逕是也藜藋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故曰蠉蠉然日加數寸若藿爲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得言日加數寸矣藜藋皆一莖直上形似樹而質不堅故曰不可以爲櫨棟若藿則非其類矣太平御覽木部六引此作藜藿亦傳寫之誤百卉部藋下引

此正作蓺穉後人多聞蓺及蘮寡聞蓺蘮故諸書中蓺蘮字多誤爲蓺蘮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俞樾云高注曰櫨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並當作廬漢書食貨志注曰廬田中屋也故高注訓廬爲屋以爲廬棟猶曰以爲屋棟說山篇曰郢人有買屋棟者彼云屋棟此云廬棟其義一也因棟字從木遂并廬字而亦誤從木作櫨櫨者柱上枅也若果是櫨字何得以屋訓之本經篇標株欂櫨高注曰櫨柱上枅飾梁上短柱也然則高氏非不知柱上枅之義何以於此篇必變其說乎且以文義言之曰加數寸言其長也屋棟之木必取其長若櫨則短柱耳以方木爲之其形如斗故亦謂之斗拱非必長木乃可爲之何取於日加數寸者乎楩枏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知猶覺覺其大○陶方琦云文選養生論注引許注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文選注引延叔堅注云云叔堅即叔重之譌後人因東漢有延篤字叔堅遂增入延字）○文典謹按七年而後知文選注藝文類聚八十八引並作七年可知（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亦云生七年乃可知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已說在上章也

卷二十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曾國藩云族聚也羣道衆妙之所聚萃也泰族者聚而又聚者也始之又始曰泰始一之又一曰泰一伯之前有伯曰泰伯極之上有極曰泰極以及泰山泰廟泰壇泰折皆尊之之辭○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題篇字乃許昚注本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溼之至也，莫見其

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遇候.見虜擧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文典謹按.縣燧未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作懸峯未薄.又引注云.懸峯馬蹄下雜舌也.與今注迥殊.疑許高之異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俞樾云.聲然二字.文不成義.聲當作磬.涉上文四海之內.寂然無聲而誤也.周書太子晉篇.師曠磬然又稱曰.孔注曰.磬然自嚴整也.是其義也.下文.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聲然亦磬然之誤.能讀爲而.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王念孫云.雨露所以濡生萬物.本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瑤碧玉珠.本在翡翠瑇瑁之下.道藏本濡以二字誤倒.萬殊誤作萬物.翡翠瑇瑁.又誤在瑤碧玉珠之下.案雨露所濡爲句.以生萬殊爲句.如藏本.則失其句矣.且此段以嘔濡殊珠瑜爲韻.如藏本.則失其韻矣.劉本作雨露所濡生萬物.又脫去以字.漢魏叢書本.乃於生萬物上.妄加化字.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瑇瑁.瑤碧玉珠.奚仲不能旅.旅.部旅也.魯般不能造.○會

樾云旅字無義疑放字之誤廣雅釋詁放效也言天地所生者雖奚仲不能放效之雖魯般不能造作之也高注曰旅部旅也其所據本已誤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〇王念孫云此用乾文言語也日月鬼神上並脫與字文子精誠篇正作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〇俞樾云文子精誠篇作懷天心抱地氣是也上文云故聖人者懷天心則此文亦當作懷天心矣懷天心之文既與文子同則下句亦當作抱地氣矣傳寫誤耳上文故聖人者懷天心下疑亦當有抱地氣三字今闕此句文義不備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〇王念孫云文選東都賦注引此作不下廟堂而行於四海於義爲長文子精誠篇亦作不下堂而行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兌說也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〇王念孫云下三句本作列星朗陰陽化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自天致其高至列星朗是說天地日月星而陰陽化一句則總承上文言之今本列星朗句在後則失其次矣且厚晝爲韻化焉然爲韻（化字古音在歌部焉然二字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相通陳風東門之枌篇以差原麻娑爲韻小雅桑扈篇以翰憲難那爲韻隰桑篇以阿難何爲韻逸周書時訓篇鳴鳥猶鳴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荔挺不生卿士專權莊子天運篇孰降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淮南詮言篇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責議則生患說林篇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泰族篇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水火金木七殺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皆其讎也差施議宜四字古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列星朗句在後則失其韻

矣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者然成也(廣雅然成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毋曰胡殘其禍將然謂其禍將成也莊子繕性篇莫之爲而常自然謂常自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又見下)言天地陰陽非有所爲但正其道而萬物自成也原道篇云萬物固以自然(以與已同)聖人又何事焉語意正與此同下文云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卽此所謂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也道藏本非有下脫爲焉正其四字則文不成義劉本作正其道而物自然無非有爲焉四字亦非(若本無非有爲焉四字則藏本不得有非有二字矣主術篇曰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語意正與此同)莊本作非其道而物自然則其謬益甚文子精誠篇作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是其明證矣(和字亦與焉然爲韻)

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

○王念孫云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流源作源流淵深作深淵是也源流者有源之流原道篇云源流泉浡沖而徐盈是也今作流源則文不成義深淵與源流相對爲文猶上文言高山深林大木茂枝也今作淵深則與上文不類矣

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

○俞樾云枝乃跂字之誤巢跂穴藏相對成義史記梁孝王世家索隱引通俗文曰高置立跂棚曰跂閣卽此跂字之義巢高故言跂穴深故言藏

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

○王念孫云滎水小水也說文滎絕小水也韓詩外傳曰滎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漢書揚雄傳梁弱水之濎濴兮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濎濴耳師古曰濎濴小水之皃濴與滎同道藏本劉本皆作滎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此同

牛馬之氣蒸生蟣蝨蟣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

○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五十一引蟣蝨之氣下無蒸字

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

蛟龍蠶屬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王念孫云割當爲剖字之誤也剖謂破卵而出也原道篇羽者嫗伏高注曰嫗伏以氣自剖卵也文選海賦剖卵成禽李善曰剖猶破也初學記鱗介部白帖九十五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竝作卵剖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占引作卵孚又引許愼注曰孚謂卵自孚也孚剖發相近故高注曰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孚也○陶方琦云史記集解百二十八開元占經百二十引許注蛟龍龍屬也按史記龜筴傳明月之珠蚗龍伏之徐廣引許注作蚗龍索隱謂蚗應作蛟說文蛟龍屬也漢書武帝紀注引許君說蛟龍屬也今注蛟龍不誤蹤乃龍之誤文

又占經引許注孚謂卵自孚也乃約文其全文今本是也說文孚卵孚也人閒訓夫鴻鵠之未孚于卵也通俗文卵化曰孚○文典謹按伏寢於淵白帖九十五引作溜伏於川 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文典謹按騰蛇藝文類聚九十六引作騰蛇 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王引之云高所見本作訟故訓爲容容古同聲也其實訟乃說字之誤說古悅字繆與穆同穆亦和悅也大雅烝民箋曰穆和也管子君臣篇穆君之色尹知章曰穆猶悅也說繆胸中者所謂不改其樂也文子精誠篇正作悅穆胸中 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主作王 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辯作辨辨辯古通用 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王念孫云責上脫能字上文云非令之所能召也下文云非刑之所能禁也非法之所能致也是其證○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券契也按說文券契也與注淮南說合 密子治亶父○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密作宓亶作單 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王念孫云賈字卽買字之誤而衍者也市不豫買謂市之鬻物者不高其價以相誑豫非謂買者也荀子儒效篇作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淮南覽冥篇及史記循吏傳並云市不豫賈多一賈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 田漁皆讓長讓長分別長者得多○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長者得多佚上四字 而辯白不戴負辯白頭有白髮○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斑白頭有白髮按說文辯駁文也皤老人頭白也鬚須髮半白也 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

牟者弩力也○文典謹案羣書治要引牟作堅 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王念孫云正心本作人心與弩力相對爲文今作正心者後人妄改之耳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引此竝作人心○文典謹按王說是也人字唐武后作𤯔形與正相近遂譌爲正耳 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自作有 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攄作總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王念孫云化字義不可通化當爲作字之誤也聖人順民性而絛暢之所謂因也反是則爲作矣原道篇曰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故曰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本作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今本欲作上有化而二字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加之耳文子道原篇作因即大作即細自然篇作因即大作即小皆其證呂氏春秋君守篇曰作者擾因者平任數篇曰爲則擾矣因則靜矣語意略與此同○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按今本化字當爲作文子亦云作則細說文細微也小物之數也 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三十七引五下有穀之五三字 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窬木而爲舟○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十二引窬作刳 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文典謹按羣書治

要引。別作班。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喜作好。）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順作孝。）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王念孫云：饗當爲鄉，字之誤也。經解、射義竝云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鄉飲。）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蒐，閱車馬也。按經傳多作蒐，亦作獀。齊語：春以獀振旅。）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煑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四引作察山陵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文典謹按：御覽引作中之考乎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王念孫云：故立父子之親，亦當爲以立父子之親，與下文相對。文子上禮篇正作以立。清濁五音，亦當依文子作五音清濁。○俞樾云：故立當從文子上禮篇作以立，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惟木水二字傳寫誤倒，當作水木。蓋金水木火土相生之序，故本之以立父子之親也。）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

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昭華，玉名。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朱，堯子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王念孫云：此文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白虎通義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琴操曰：昔伏羲氏作琴，所以禦邪僻，防心淫，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眞也）。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亡國。流而不反，正對反其天心言之；淫而好色，正對杜淫言之。下文曰：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句法皆與此相對。此以淫心為韻，色國為韻，下文以音風為韻（風字古音在侵部，說見唐韻正），康亡為韻。文子上禮篇作「聖人之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今本此下有「不顧正法，流及後世」八字，蓋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文子無此八字），至於亡國，是其明證矣。文選長笛賦注引上三句云：「神農之初作瑟（瑟字與今本不合，所引蓋許慎本），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杜淫作反望，反其作及其，皆傳寫之誤（反望之反，蓋涉下反其天心而誤；淫望、反及，皆以形近而誤），而句法正與文子同。若今本則結脫不成文理，且失其韻矣。夔之初作樂也，夔，堯典樂官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王念孫云：志遠本作志事。以書記事，無分於遠近，不當獨言志遠。後人以兩事字重出，故改志事為志遠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且兩事字自為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志遠，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智者以記事」。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

橋之具。生肉爲鮮。乾肉爲橋。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王念孫云。罷民之力。當作以罷民力。與上句相對爲文。上文以解有罪。以殺不辜。與此文同一例。文子正作以罷民力。○文典謹按。初學記居處部引作馳騁游獵。以奪人之時。勞人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皐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王念孫云。內外相推舉。句法與上下文不協。且推字與上文各推其與相複。蓋衍文也。文子無推字。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王念孫云。此六句。非淮南原文。乃後人取詮言篇文附入。而加以增改者也。下文云。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與此六句相距不過數行。而或前後重出。或彼此參差。其不可信一也。下文易之失鬼六句。高氏皆有注。而此獨無注。若原文有此六句。不應注於後而不注於前。其不可信二也。太平御覽學部二所引。有下易之失鬼六句。而無此六句。其不可信三也。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莊逵吉云。御覽作而皆和。無適調字。六藝異科。而皆同道。○莊逵吉云。御覽無同字。○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九十五引。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文典謹按。初學記文部引。作溫惠淳良。詩教也。御覽六百八引。柔亦作淳。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文典謹按。淳龐。書鈔引作純尨。御覽引作純元。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文典謹按。御覽引。明作淨。書鈔引義作教。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文典謹按。尊書鈔御覽引。並作揖。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莊逵吉云。御覽裕作和。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文典謹按。御覽引。幾作譏。義作議。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

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莊逵吉云：怒疑當作怨。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文典謹按：御覽引拘作刼。禮之失忮。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忮也。○莊逵吉云：御覽忮作亂。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文典謹按：御覽引此六句。失下皆有也字。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騑。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王念孫云：乖當為乘字之誤也。(羅願爾雅翼引此已誤)乘者。匹也。言雎雄有別。不匹居也。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月令：乃合累牛騰馬。鄭注曰：累騰皆乘匹之名。家語好生篇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毛詩傳亦云：雎鳩摯而有別。(鄭箋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案古字鷙通用摯。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郯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摯得如箋所云明矣。念孫謹案：淮南說林篇：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義與毛詩同)有別即此所云不乘居也。漢張超誚青衣賦亦曰：感彼關雎。性不雙侶。列女傳仁智傳曰：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張華鷦鷯賦云：繁滋族類。乘居匹游)此尤其明證矣。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泓。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文典謹按：文選左太沖招隱詩注引慝作物。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踐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王念孫云：此當作可謂忠臣矣。而未可謂弟也。上文云：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是其證。○孫詒讓云：當作而未可謂悌弟也。與上下文未可謂孝子。未可謂忠臣。未可謂慈父。文例同。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為天下去

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鬭。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俞樾云。勇者當作輕者。上文云。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以輕重貪廉對舉。其本作輕者明矣。淺人不尋上下文理。見有進鬭之文。妄改爲勇者。非其舊也。又按上言四者。而下言五者。義亦可疑。且輕與重反。貪與廉反。所謂四者相反也。信則與何者相反乎。乃云五者相反。義不可通。疑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十二字。淺人竄入。淮南本無此句。五者亦作四者。與上文相應。因竄入信者句。遂改四爲五。以合之。而不悟其不可通耳。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八。白帖六引竝作海不讓水積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

道小見不達必簡。○王念孫云。必簡上當更有達字。此言見大者達。達則必簡。猶樂記言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是其證。○俞樾云。小上當有道字。因涉上句小藝破道。兩道字適相連。寫者止於上句道字下作二小畫以識之。而遂脫去也。見乃則字之誤。則字闕壞。止存左旁之貝。因誤爲見矣。達下當更有達字。亦因止作二小畫而脫去也。其文本曰。道小則不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與此文小異。而義同。若如今本。則不成文理矣。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王念孫云。陰陽無爲故能和。後人所加也。此以河之透蛇。山之陵遲。喩道之優游。若加入陰陽無爲二句。則與透蛇陵遲優游之義。不相比附矣。且陰陽無爲與河以透蛇三句。句法亦屬參差。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引淮南無此二句。說苑說叢篇。文子上仁篇。並同。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甂甌有𦾕。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七十七引。愉舞作諭衆。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爲簠。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文典謹按。急當爲緪。字之誤也。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正作緪。又引注云。緪者。急也。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引。趙政作嬴秦政。御史冠蓋接於郡縣。○文典謹按。接於郡縣。藝文類聚引。作相接於道。覆稽趨留。○文典謹按。覆稽趨留。御覽六百三十六引。作覆督稽留。戍五嶺以備越。○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引注云。五嶺。鐔城之嶺。九疑之塞。番禺之都。南野之界。射干之水。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文典謹按。亂愈生。藝文類聚引作亂愈滋。御覽引作亂愈多。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王念孫云。而

猶。當爲亦猶。隸書而亦下半相似。故亦誤爲而（趙策。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舊本亦誤作而）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亾。○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注云。於三者無一。雖口於世俱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鷄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俞樾云。天心動化。本作無心動化。因無字作无。故誤爲天耳。文子上仁篇亦作天心。誤與此同。而精誠篇曰。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无心動化者也。无字不誤。可據以訂正上仁篇。即可以正淮南子矣。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王念孫云。治之上。當爲治之本。對下文治之末而言。上文養性之本。養性之末。即其證。今作治之上者。涉上文治國太上養化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治之本。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與治之臣不萬一。○俞樾云。與字衍文。蓋即與字之誤而衍者。高誘注呂氏春秋觀世篇引此文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是其明證。文子下德篇亦無與字。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王念孫云。以萬一求不世出。當作以不萬一求不世出。不萬一三字。即承上句言之。文子下德篇作以不世出求不萬一。呂氏春秋觀世篇注引淮南作以不萬一待不世出。皆其證。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文典謹按。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作窮谷之洿。生以青苔。又引高注。青苔。水衣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莊逵吉云。御覽掘上有若字。茨

其所決而高之。芺積土墳滿之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王引之云。衰與下義不相近。衰當爲褎字之誤也。說文。褎。汚褎。下也。字通作邪。史記滑稽傳。汚邪滿車。集解引司馬彪曰。汚邪。下地田也。故高注訓衰爲下。○俞樾云。衰乃等衰之衰。水之從高流下。必有次弟。故曰乘衰而流。高注訓衰爲下。未得。王氏引之因以衰爲褎之誤字。更非矣。雖有腐髊流漸。弗能汙也。腐髊。骨也。漸。水也。○莊逵吉云。御覽漸作漸。漸字爲是。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莊逵吉云。御覽作風俗可遷矣。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擪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王念孫云。當依劉本作繩之以法。茅本作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以次法字屬下讀。亦非（莊本同）。文子下德篇作禦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則劉本是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亾。湯以殷王。紂以殷亾。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四引張下有而字。三代之法不亾。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亾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四引作以無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王念孫云。去當爲至。此涉上文越疆而去而誤。僖二年公羊傳正作虞公抱寶牽馬而至。故守不待渠壍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亾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

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聖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敎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王念孫云。越下脫人字。高注。越人以箴刺皮。卽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越人。○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越人以箴刺其皮爲龍文。按卽越人鬋髮文身之說。原道訓。鬋髮文身。高注。文身。刻畫其體。納墨其中。爲蛟龍之狀。義亦相同。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聖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苦作患。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文典謹按。御覽四百三十二引。作智之足以知權者人英也。德足以敎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

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王念孫云：義理本作仁義。此後人妄改之也。貪則不義，鄙則不仁。貪鄙與仁義正相反，故曰背貪鄙而向仁義。若作義理，則失其指矣。且義與和、隨、靡爲韻，若作義理，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於其以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也作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亾，此舉所與同。○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同下有也字。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王念孫云：羣書治要引此，直作興，是也。興大道、成大功，文義正相比附。今作直大道者，涉下文不得直道而誤。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于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二十三引樹作種。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王念孫云：辟字義不可通，當是辭

字之誤(辟或作辟與辟相似)自爲辟猶自爲解耳○文典謹按辟叚爲譬禮記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荀子彊國篇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楊倞注辟讀爲譬)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之是猶欲壽而歾頸也周禮宰夫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詩小雅譬彼舟流鄭箋譬本亦作辟皆其比也古籍類然不煩覼縷託善以自爲解蒙正以自爲譬正相對成義王氏以爲義不可通王欲改字釋之其失也迂矣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殽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俞樾云既云百川則不得又云不爲川川字衍文也後人因下句云不爲君子故妄增川字使字數相當耳文子上義篇正作不注海者不爲谷趨行蹐馳○王念孫云蹐與舛同說文云揚雄作舛字如此莊子天下篇其道舛駁文選魏都賦注引作蹐駁又引司馬彪注曰蹐與舛同蹐馳謂相背而馳也俶眞篇曰二者代謝舛馳說山篇曰分流舛馳玉篇引作僢馳氾論篇曰見聞舛馳於外法言敍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舛蹐僢字異而義同道藏本作蹐各本皆誤爲踴蹐之蹐而莊本從之斯爲[illegible]矣又下文知能蹐馳各本亦誤作蹐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强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王念孫云夫知者不妄發羣書治要引作夫知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是也下文擇善而爲之及事成而功足賴皆承知者不妄爲而言計義而行之及身死而名足稱皆承勇者不妄發而言今本脫爲字及勇者不妄四字則與下文不合說苑說叢篇亦云夫知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今本發誤作殺)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

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蹐馳百事竝行〇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行作作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〇〇俞樾云刎下當有其字文子上義篇作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文典謹按俞說是也本書精神篇及呂氏春秋知分篇高注引刎下竝有其字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〇俞樾云身之重也本作身(句)所重也與天下(句)大利也一律涉上下句兩言比之而誤文子上義篇作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則輕所字不誤之字亦涉上下句而衍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〇王念孫云欲成霸王之業欲亦當爲能言必得勝而後能成霸王之業也下文四能字皆與此文同一例若云欲成霸王之業則與下句不合且與下文不類矣詮言篇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以下八句竝與此同是其證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淸其流者也〇王念孫云節用當爲節欲此因上文足用而誤也文子下德篇作節用亦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齊俗篇云治欲者不以欲以性又云欲節事寡故曰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今本節欲作節用則非其指矣詮言篇云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以上八句皆與此同齊民要術引此亦作節欲又引注云節止欲貪此皆其明證矣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

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莊逵吉云御覽關作閧至浦水士億有餘萬○莊逵吉云御覽無士字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莊逵吉云御覽以作面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莊逵吉云御覽下作亡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王念孫云德本作譽無一人之譽謂無一人稱譽之也此言紂失人心故雖有南面之名而實無一人之譽與名相對為文後人改為無一人之德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此正作無一人之譽文子下德篇同御覽皇王部七又引諸周法訓云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王念孫云酆鎬下衍之字此以周處酆鎬為句地方不過百里為句兩句中不當有之字呂氏春秋疑似篇亦以周宅酆鎬為句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王念孫云道藏本劉本搢笏作挺朐案朐當為曶曶古笏字也皋陶謨在治忽鄭本作曶注云曶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穆天子傳曰天子搢曶今作朐者曶譌為肳又譌為朐耳無須改為笏也挺當為捷隸書捷字或作捷形與挺相似因譌為挺捷與插同言插笏而朝天下也小雅鴛鴦篇戢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士冠禮注扱柶於醴中鄉射禮注搢插也大射儀注搢扱也內則注搢猶扱也釋文插扱二字竝作捷管子小匡篇管仲誥襖之捷衽字竝與插同捷曶猶搢笏也後人不知挺為捷之譌而改挺為搢義則是而文則非矣百姓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楚為九龍之虡以縣鐘也○陶方琦云御覽五百七十五引許注刻虡為九龍以縣鐘也又引賈子云毀十龍之鐘張華博物志子胥伐楚燔其府庫破其九龍之鐘藝文類聚鼎類引淮南破九龍之鼎又引高注曰刻九龍于鼎以為名言大鼎與此又異乃許高之別也禮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簨虡鄭注飾簨以鱗屬又于龍上刻畫之為重身與許說正合鞭荊平王之墓荊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讎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

緣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鬬〇王念孫云此當作乃相率致勇而爲之寇與下句相對爲文各本而爲二字誤在致勇之上則文不成義方面與奮臂亦相對爲文道藏本劉本皆作方面漢魏叢書本面誤爲命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〇俞樾云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文不成義當作乃相率爲勇而致之寇與下句相對致如致師之致寇卽謂吳人也言致死於吳也下文曰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是其義也王氏念孫改爲相率致勇而爲之寇然百姓卻敵初非爲寇於義不可通矣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〇王念孫云卒當爲率率與帥同將帥所以統三軍故無將帥則無行列若卒則卽在行列之中不得言無將卒以行列之也隸書率或作卒（見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書傳中率字多誤爲卒卻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齊以恐吳次於乾谿也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公子比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〇文典謹按莽疑當作萎御覽九百七十五萎條下引作百姓避而去之乃食萎飲水枕塊而死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于魯而戎伐之楚丘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〇王念孫云嘆與快然義不相屬快然而嘆之當作快然而笑衍之字下文肆然而喜曠然而樂與此文同一例俗書笑字作咲嘆字作暵二形相似而誤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

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閒者乎.○王念孫云.下又況.因上又況而衍.萬物在其閒.卽承上文言之.非有二義. 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俞樾云.繫戾當爲擊戾.主術篇.曲得其宜.無所擊戾.是也.擊戾.猶拂戾也.擊者毄之段字.說見荀子脩身篇. 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俞樾云.因乃困字之誤.言困於患難.則造作其備也.與下句犯其難則得其便一律. 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陳觀樓云.則快二字.與則說則喜.相對爲文.快上不當有射字.蓋因高注射準而衍.下文豈直一說之快哉.正與此句相應.莊本依劉本作快射.亦非. 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俞樾云.知應無方而不窮哉句.衍知字.應無方而不窮.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三句一律.皆蒙又況二字爲文.因涉上文.欲知高下.欲知輕重.欲知遠近.而誤衍知字.則與下二句不一律.遂於句末加哉字.使自爲句.而文義隔絕矣. 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

害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王念孫云。害人本作害之。此涉上下文人字而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並作嬉戲害之也。 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文典謹按。聞識必博矣。聞上脫則字。與上文則田野必辟矣。則水用必足矣。則名譽必榮矣。不一律。羣書治要引。正作則聞識必博矣。御覽六百七引。作則識必博矣。亦有則字。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王念孫云。下一字因上一字而衍。此言本末兼愛。人性皆然。性也二字。與孟子食色性也同義。性上不當有一字。劉依文子上義篇。刪去一字。是也。 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王念孫云。所在當爲在所。 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王念孫云。此本作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即生字。後人不識古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加天地之生四字。斯爲謬矣。上文食其口而百節肥二句。皆指人事言之。與天地之生物無涉。不得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以承上文也。 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四引。作人之於治國也。豈得無終始。 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王念孫云。義上脫仁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

引此已誤。上下文皆言仁義。無但言義者。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亾。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王念孫云。亾下本無其字。故亾爲句。國語曰爲句。後人誤以亾國爲句。語曰爲句。因妄加其字耳。不大其棟四句。皆晉語文也。故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王念孫云。本當爲木。上文木之有根。即其證。○俞樾云。根即本也。不得云根深則本固。本乃末字之誤。上文云。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是也。後人習於根本之說。遂妄改爲本字。失其義矣。根深則末固。與下句基美則上寧一律。說文木部曰。木上曰末。然則末即木之上也。末固上寧。文異而義同。王氏念孫據上文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謂本當作木。然則下句上字。亦當作城字矣。下句不言城。知此句亦不言木。王說非也。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憤志。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爲從。張儀說爲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文典謹按。文選恨賦注引高注。秦滅趙。虜王遷徙房陵。房陵在漢中。山木之嘔。歌曲也。尤本高誘曰。下有趙王張故四字。乃淺人所加。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山水之嘔。謳曲。○王念孫云。山水當爲山木。字之誤也。(高注同。)史記趙世家集解。正義。及文選恨賦注。引此並作山木。聞者莫不殞涕。荊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荊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廿一發。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文典謹按。文選養生論注引作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荊軻瞋目裂眥。髮

植冒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弦漏越、朱弦、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吷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王念孫云、吷聲清於耳、義不可通、吷當爲吷字之誤也、吷與咬同、張衡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䆿咬、薛綜曰、䆿咬、淫聲也、玉篇、吷於交切、婬聲、廣韻、咬於交切、淫聲、是吷與咬同、故曰吷聲清於耳、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十引、金下有千斤二字、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文典謹按、疏疑本作流、北堂書鈔四十五、流刑條下引、作儀狄造酒、禹嘗而美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乃疏儀狄、字雖作疏、然入之刑法部流刑條下、實古本作流之證、今本及書鈔引文、字仍作疏者、乃後人習聞禹疏儀狄之說而改之也、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爲平公鼓朝謌北鄙之音、衞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爲紂作朝謌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亾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亾、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俞樾云、撫下脫止字、本作大息而撫止之、史記樂書、作師曠撫而止之、韓非子十過篇、作師曠撫止之、論衡紀妖篇、作曠撫而止之、並有止字、是其證、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實也、巧詐藏于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王念孫云、劉本琴作瑟、與下文二

十五弦合。文子微明篇亦作懸。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〇王念孫云。成曲上亦當有能字。文之微明篇正作然後能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〇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慧作惠。慧惠古通用。小辯害治。苛削傷德。〇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削作峭。文子微明篇同。大政不險。故民易道。〇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道作導。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〇王念孫云。下不相賊。相字後人所加。賊害也。政寬則不爲民害。故曰至治寬裕則下不賊。若云下不相賊。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作至治優游。故下不賊。是其證。民無匿情。情字亦後人所加。匿與慝同。齊俗篇曰。禮儀飾則生僞匿之士。逸周書大戒篇曰。克禁淫謀。衆匿乃雍。管子七法篇曰。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篇曰。處其主之側爲姦匿。荀子樂論篇曰。亂世之文章匿而采。字竝與慝同。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慝。韓詩外傳。仁義之匿。車馬之飾。新序節士篇匿作慝。史記酷吏傳。上下相爲匿。漢書匿作慝。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慝亾迴而不泯。文選慝作匿。言至忠復素。則民無姦慝也。後人誤以爲藏匿之匿。而於匿下加情字。則非其指矣。且匿與賊爲韻。若作匿情。則失其韻矣。羣書治要引此作至德機素。則民無慝。是其證。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減爵者。收減羣臣之爵祿。〇王引之云。減爵祿之令。本作張減爵之令。張。施也。施減爵之令也。秦策云。吳起爲楚悼損不急之官。即此所謂減爵也。高注云。減爵者。收減羣臣之爵祿。則正文本作減爵明矣。道應篇載吳起之言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蓋減爵則祿亦因之而減。故注言收減羣臣之爵祿。非正文內本有祿字也。張減爵之令。與立相坐之法相對爲文。今本作減爵祿之令。則文不成義。此因高注而誤衍祿字。又脫去張字也。文子微明篇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語皆本於淮南。則此文本作立相坐之法。張減爵之令明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佽以銜骨。齒牙爲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

黃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爲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勝二邑．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亾汝陽之田而霸．齊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汝陽之田．桓公不背信．諸侯朝之也．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亾．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投拂不見處也．○王念孫云：禍字因上文兩禍字而衍．見福於重閉之內，慮患於九拂之外（此承上文史蘇歎晉獻，子胥憂吳王，及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言之），相對爲文．則福上不當有禍字．文子微明篇無禍字．原蠶一歲再收．原，再也．○王念孫云：再收本作登．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爾雅曰：登，成也．天文篇曰：登不登．是也．爾雅翼引此作收．則所見本已誤．齊民要術．本草圖經．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木部四．引此皆作登．太平御覽木部又引注云：登，成也．是其證．○文典謹按：意林引收作熟．熟收之爲誤字益明矣．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爲離．與稻相似．耨之．爲其少實．○陶方琦云：意林引許注：稻米落地而生爲離．按說文秜字下云：稻今年落，來年自生，謂之秜．秜即離也．意林引作落地．與說文今年落正同（御覽八百二十三引作苅先稻孰．注：苅，稗．此高注．故與許注異）．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飯作糧．殊器而享．○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享作烹．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斟作酌．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初絻而親迎．○王引之云：初字義不可通．初當作冠．字書冠字左畔作完．與衣相似．寸與刀相似．故冠誤爲初．冠謂弁也．齊風甫田傳曰：弁，冠也．士昏禮主人爵弁．鄭注曰：爵弁，玄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是也．冠絻而親迎．兼貴賤言之．劉本改作紱絻（諸本及莊本同）．則但有大夫以上．而義爲不備矣．且紱與初字不相似．若是紱字．無緣誤爲初也．○孫詒讓云：初當爲袀．形近而誤．袀絻者．謂玄衣而冕．禮記郊特牲說昏禮云：玄冕齊戒．又哀公問云：冕而親迎．袀冕即玄冕也．前齊俗訓云：尸祝袀袨．大夫端冕．注云：袀，純服．是其義也（文選閑居賦李注引左傳服虔注云：袀服，黑服也．又引說文云：袀服，玄服也．今本說文衣部作袗玄服也）主校未塙．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所以作可以．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

姦。非不掇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覺作告。舉作禁。掇作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王念孫云。末二句。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然而不可行者。爲其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也。今本然而下脫去不可行者爲其六字。及也字。則語意不完。且與上五條不對矣。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俞樾云。生百隙。本作開百隙。涉下句而誤也。下文曰。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是其證。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濊。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此下有不可以爲法也六字。昌羊去蚤蝨。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蚙窮也。○王念孫云。庠當爲席。字之誤也。昌羊。昌蒲也。蚙窮。蚰蜒也。（並見說林注）言昌蒲能致蚰蜒。故人不以爲席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八引此正作席。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亾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大博也。或予踦而取勝。予踦。予對家奇一棊也。偸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之亂。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王念孫云。此三代之所昌。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此三代之所以昌也。今本脫去以字也字。則文義不明。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苗。讙兜有苗。舜所放佞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與今注正同。攻文作巧文。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與今注正同。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任用上有齊王建三字。應補。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盧文弨云。祿當作錄。或古人以音同得借用也。

卷二十一

要略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文典謹按。此篇宋本道藏本。竝題作淮南鴻烈要略閒詁。敍目復無因以題篇字。其爲許昚注本無疑。）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大宗。事本也。）懼爲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俞樾云。爲字涉下句多爲之辭。博爲之說而衍。本作懼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與下文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一律。衍一爲字。則文不成義。）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著之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眞。有天文。有墬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爲一體也。）測窈冥之深。（○文典謹按。文選辯命論注引。窈作窅。）以翔虛無之軫。（軫。道畛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覺。）則尊天而保眞。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文典謹按。文選幽憤詩注引。兩言字下。皆有之字。身下有也字。）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洽。潤。）瀸濇肌膚。（○王念孫云。說文。濇。不滑也。瀸濇二字。義不相屬。濇當爲漬。隸書嗇字或作嗇。形與責相近。故漬誤爲濇。瀸漬與漸漬同。言內則浹洽於五藏。外則漸漬於肌膚也。說文曰。瀸。漬也。（廣雅同。）莊十七年公羊傳。瀸者何。瀸。積也。釋文。積。本又作漬。）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通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眞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垺有無之精。（嬴。繞匝也。垺。靡煩也。○莊逵吉云。垺。一本作埒。）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

閒。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神。○王念孫云。通迴二字。義不相屬。迴當爲迵（音洞）字之誤也。迵亦通也。通迵造化之母。謂通乎造化之原也。呂氏春秋貴同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迵溝陸。上德篇。德迵乎天地。高註竝云。迵。通也（今本迵字皆誤作迴。辯見呂氏春秋）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迵風。集解曰。迵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也。迵洞同音。故迵或作洞。俶眞篇。通洞條達。即迵也。世人多見迴。少見迵。故迵誤爲迴。下文使人通迵周備。其字正作迵（道藏本劉本如是。他本皆誤作迴）。而莊本從之。謬矣。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迵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爲人一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俞樾云。期當讀爲惎。宣二年左傳。楚人惎之。杜注曰。惎。教也。文選西京賦。人惎之謀。薛綜注曰。惎。教也。是惎與教同義。故曰以時教惎。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淸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撟掇。撟。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喩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宵夜。○王念孫云。竝明二字。後人所加也。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漢書高帝紀。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顏師古曰。與。如也。案古書多謂如曰與。詳見

釋詞)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為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為一句故又於晝宵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成對文耳不知合同其血氣比類其喜怒相對為文今以比類二字上屬為句而其喜怒三字自為一句則句法參差矣與雷霆風雨與晝宵寒暑亦相對為文今加竝明二字則句法又參差矣且此文以生天為韻雨怒暑為韻今加竝明二字則失其韻矣又案取象於天為句合同其血氣為句漢魏叢書本改於天為與天(莊本同)以與下兩與字相對則又誤以於天合同為句矣皆由不知兩與字之訓為如故紛紛妄改耳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王念孫云因作任督責當作因任督責謂因任其臣而督責其功也今本作字即任字之誤而衍者耳主術篇曰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韓子揚搉篇曰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呂氏春秋知度篇曰因而不為責而不詔竝與此因任督責同義(莊子天道篇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乏)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擘分也○王念孫云風氣本作風采文選魏都賦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李善曰淮南子曰同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是其證後人既改風采為風氣復刪去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且采與理始為韻若作氣則失其韻矣○文典謹按文選嘯賦注引作通古之風氣以貫譚萬物之理理下又有譚猶著也四字疑是注語要略乃許注本文選注所引殆高本也)道應

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氾論者。所以箴縷縩繺之間。縩。綃煞也。攕揳唲齵之郄也。攕。銳也。揳。塞也。唲齵。錯梧也。接徑直施。施。衺。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曮晲。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文典謹按。一切經音義二十三。攝大乘論音義引作詮言者。謂譬類人事相解喻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爲主而爲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王念孫云。無所擊危。危與詭同。（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司危星。）擊詭。猶今人言違礙也。謂進退左右。無所違礙也。睽。釋文曰。詭。戾也。（文選長笛賦。窊隆詭戾。李善注。詭戾。乖違紙）主術篇曰。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又曰。木擊折轊。水戾破舟。）彼言無所擊戾。此言無所擊詭。其義一也。作危者。借字耳。劉績不解無所擊危之義。乃於無所下加失字。（諸本及莊本同）讀無所失絕句。而以擊危二字。下屬爲句。其失甚矣。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文典謹按。各段皆作者也。此不得獨無者字。文選晉紀總論注引正作此所以言兵者也。今據補。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摶囷。摶。圜也。囷。笔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朕也。○王念孫云。墮亦解也。廣雅。墮。脫也。論衡道虛篇曰。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是墮與解脫同義。易林噬嗑之小畜曰。關柝開啓。衿帶解墮。是也。細當爲紐。字之誤也。紐亦結也。楚辭九歎。王注曰。紐。結束也。管子樞言篇曰。先生不約束。不結紐。是也。說與脫同。捍當爲擇。字之誤也。（隸書擇字或作擇。與捍相似。見漢成陽靈臺碑）擇與釋同。晏子節葬篇曰。爲而不已。操而不擇。易林恆之蒙曰。郊耕擇耜。有所疑止。韓子五蠹篇。布帛尋常。庸人不釋。論衡非韓篇引韓子釋作擇。皆是也。脫釋皆解也。摶囷者。卷束之名。（考工記鮑人。卷而摶之。注。鄭司農云。摶讀爲縳一如瑱之縳。謂卷縳韋革也。說文。稛。䋙束也。）

稱與囷聲近而義同）解墮結紐。說擇摶囷。其義一也。明事埒事下事字。因上事字而衍。明事埒者。明百事之形埒以示人也。高注繆稱篇曰。形埒。兆朕也。故此注亦曰。埒。兆朕也。人間者。所以觀

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〇俞樾云。高注曰。壇。場也。然終始不當以壇場言。此注未得其義。壇當讀爲嬗。

說文女部。嬗。一曰傳也。精神篇以不同形相嬗也。高注曰。嬗。傳也。終始之嬗。即終始之傳。作壇者。段字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亾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亾

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

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

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

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〇王念孫云。與塞而無爲也下。不當有同字。此因下文同字而衍。故爲之浮稱流

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庶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

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館。舍。澄

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徹。澄。別清濁也。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

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

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

其法籍。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

也。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

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喩。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喩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喩。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强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爲六十四卦。伏羲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攟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

漫．紱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瀆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王念孫云．一盃酒白．白字義不可通．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引此．白作甘．是也．言酒雖甘．而蠅瀆其中．則人弗飲也．隸書甘字或作白．與白相似而誤．○俞樾云．酒白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白酒．而傳寫誤倒之．周官酒正職鄭注曰．昔酒．今之酋久白酒．然則白酒正漢時常語．藝文類聚雜器部引此．白作甘．蓋因已倒為酒白．故臆改為甘字．一盃酒甘．亦於義不安．未足據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捭山川．捭．屏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烑．挾．至也．烑．光也．○孫詒讓云．挾當為周挾之義．荀子禮論篇．方皇周挾．楊注云．挾讀為浹．帀也．烑者．窕之借字（二字聲類同）本經訓高注云．窕．不滿密也．後文云．布之天下而不窕．注云．窕．緩也．前俶眞訓云．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氾論訓云．舒之天下而不窕．荀子賦篇云．充盈大宇而不窕．竝與此文意相近．潤萬物而不秏．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文典謹按．御覽八十四引．沉湎．作流湎．作為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莊逵吉云．御覽垂作分．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典謹按．御覽八十四引．故太公之謀生焉．作故太公為之謀主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文典謹按．文選幽憤詩注引．成王下有幼字．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

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管蔡監之。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鎭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敎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也。○王念孫云：如注義，則悅當爲侻（他活反）。本經篇其行侻而順情，彼注云：侻，簡易也。義與此注同。莊本改侻爲說，未達高氏之旨。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王念孫云：服傷生而害事，文義未明，服上當有久字。厚葬久服相對爲文。墨子節葬篇多言厚葬久喪。晏子春秋外篇：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遁哀費日。皆淮南所本也。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莊逵吉云：御覽虆垂作畚插，爲是，此誤也。○王念孫云：垂字誤，而虆字不誤。虆謂盛土籠也。垂當爲臿。臿，今之鍬也。大雅緜傳云：捄，虆也。箋云：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虆字或作蔂。說山篇：蔂成城。高注云：蔂，土籠也。韓子五蠹篇：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此卽淮南所本。耒與虆聲相近，耒臿卽虆臿也。孟子滕文公篇：蓋歸反虆梩而掩之。趙注云：虆梩，籠臿之屬，可卽以取土者也。彼言虆梩，亦卽此所謂虆臿也（廣雅：梩，臿也）。管子山國軌篇：梩籠纍箕。纍亦與虆同。太平御覽引此虆作畚，所見本異耳，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垂者臿之誤，非插之誤。俗書臿字或作臿（見廣韻），垂字或作垂（見漢富春丞張君碑），二形相似，故臿誤爲垂矣。○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九十二引虆作桒。剔河而道九岐，剔，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莊逵吉云：御覽作疏河而道九支。○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二引禹之時作堯之時，九支下引注云：支，分。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別爲九。辟五湖而定東海，使水辟人而相從也。當此之時，燒不暇攢，攢，排去也。濡不給扢，扢，拭也。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王念孫云：閑與簡同（莊子天運篇：食於苟簡之田。釋文：簡，司馬本作閑）。簡服，謂三月之服也。宋書禮志引尸子曰：禹治爲喪法，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是也。道藏本、劉本作閑服，他本閑字皆誤作閒，而莊本從之，謬矣。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及路史後紀引此並作簡服。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細絲也。齊國之地，

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亾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亾歸，好色無辯，（辯，別也。）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莊逵吉云：太平御覽作許脊注。）撞之庭下，郊雉皆呴，（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呴鳴也。○莊逵吉云：御覽呴作雊。有許脊注云：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與此略同。○陶方琦云：當从今注全文。莊子在宥：雲气不待族而下。司馬注云：族，聚也。廣雅釋詁：族，聚也。皆與許注合。說文：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句其頸。與淮南注亦合。○文典謹按：白帖六十二引注作鐘聲似雷，雷震則雉雊。）一朝用三千鐘贛，（鐘，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景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恃連與之國。○王念孫云：連與二字連讀。漢書武五子傳：羣臣連與成朋。是也。恃連與，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皆三字爲句，則連與下不當有國字，蓋涉注文而衍。）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儲與，猶攝業也。扈冶，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爲精搖。靡，小皆覽之。）棄其畛挈，（楚人謂澤濁爲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

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窕，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窕也．

淮南天文訓補注

天文訓

元注。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譴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名篇。

天墜未形。

補曰。隊。籀文地。

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

元注。馮翼洞灟。無形之貌。洞。讀挺挏之挏。灟。讀以鐵頭斫地之钃也。

補曰。楚辭天問。馮翼何象。何以識之。王逸注云。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象乎。

道始于虛霩。

補曰。霩。古廓字。說文。霩。雨止雲罷貌。臣鉉等曰。今別作廓。非是。

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

元注。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也。將成天地之貌也。漢垠。安重之貌也。

補曰。御覽卷一引。作涯垠。案。漢。莊刻本作涯。云。俗本作漢。誤。詳文義。當以涯爲是。

淸陽者薄靡而爲天．

元注．薄靡者若塵埃飛揚之貌．

重濁者凝滯而爲地．

補曰．黃帝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故淸陽爲天．濁陰爲地．

淸妙之合專易．

元注．專一作摶．案摶莊刻本誤作專．

補曰．專古通摶．易夫乾．其靜也專．陸績作摶．是也．史記王翦傳．專委于我．徐廣曰．專亦作摶．今淮南注別本云一作專者．傳寫誤．天言合專者．楚辭乘精氣之摶摶兮．王逸云．楚人名員曰摶也．此其義也．

重濁之凝結難．

補曰．結一作竭．案莊刻本正作竭．

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

元注．襲合也．精氣也．

陽陰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

周之山.

元注.共工.官名.霸于伏羲神農之間.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强.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

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元注.傾.高也.原道.言地東南傾.傾下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

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補曰.事見列子湯問篇.古蓋天之說也.祖暅天文錄云.古人言天地之形者有三.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曰宣夜.蓋天之說.又有三體.一云天如車蓋.遊乎八極之中.一云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邊下.一云天如欹車蓋.南高北下.南高北下.即東南高西北下也.禹所受地說書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河圖括地象曰.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其山中應于天.居最中.八十一域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此亦蓋天之說.然則中國地西北高東南下.蓋天既以天爲東南高西北下.地又西北高東南下.于是以天之西北爲傾.地之東南爲不足.楊炯渾天賦曰.有爲蓋天之說者曰.天則西北既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其明證也.古言天雖有三家.太初以後.始用渾天.其前皆蓋天也.淮南亦主蓋天.故特載其說.王充作論衡.不信蓋天.其說日篇云.鄒衍曰.方今天下.

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不知天以辰極爲中。地以崑崙爲中。二中相値。俱當在人西北。人居崑崙東南。視辰極則在正北者。辰極在天。隨人所視。方位皆同。無遠近之殊。處高故也。崑崙在地。去人有遠近。則方位各異。處卑故也。不妨今天下在極南。自在地東南隅矣。案崑崙所在。其說不一。酈道元以爲是阿耨達大山。劉元鼎以爲即悶摩黎山。蒲蔡都實又謂是亦耳麻莫不剌山。但此諸山本不名崑崙。特中國人名之耳。中國自有崑崙山。山無別名者。是禹貢崑崙。屬雍州。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續漢書郡國志金城郡臨羌有崑崙山。十六國春秋前涼錄馬岌傳云。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山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然則崑崙近在雍州之西北隅。故爾雅言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即山海經穆天子傳所言崑崙。皆謂此山也。太史公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蓋譏武帝舍近求遠。非謂無崑崙也。故曰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晉鴻臚卿張匡鄴使于闐。作行程記云。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崑崙。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然則崑崙在于闐東。明即臨羌之崑崙。蓋天家見中國之山。唯此最高。用爲地中。以應辰極。故曰天如欹車蓋。周禮說。冬至祀天皇大帝。夏至祀崑崙。亦即此意。若神州之神。祭于建申之月。猶祭感生之帝于建寅之月。

以神州在地東南隅非大地故也．楚辭天問曰．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南北順橢．其衍幾里．崑崙縣圃．其凥安在．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啓闢．何氣通焉．此皆據楚先王廟之所圖而問之．知淮南所說．其備古矣．注以天傾爲高．則天北高南下．傾可言下．亦可言高．唯所命之而已．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

補曰．以上皆見大戴禮曾子天圓篇．蓋孔氏微言也．天圓地方之義．曾子答單居離言之曰．天之所生者上首．地之所生者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此即渾天之理．而蓋天亦然．周髀算經曰．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趙君卿注云．物有方圓．數有奇耦．天動爲圓．其數奇．地靜爲方．其數耦．此配陰陽之義．非實天地之體也．足與曾子相備．火曰外景．水曰內景者．周易離爲火．崔憬曰．取卦陽在外．象火之照也．坎爲水．宋衷曰．卦陽在中．內光明．有似于水．是也．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

元注．薄．迫也．感．動也．

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

元注散霧散也

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羽毛者飛行之類也故屬于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于陰日者陽之主也是

故春夏而羣獸除（案春夏而羣獸除之而莊刻本作則）

元注除冬毛微墮也

日至而麋角解

元注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

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

元注宗本也減少也膲肉不滿言應陰氣也膲讀若物醮少醮之

補曰一本云讀若物少之醮也語較明（案醮莊刻本作膲讀若物醮炒之醮也與此異）

火上蕁

元注蕁讀若葛覃之覃（案莊刻本無若字）

補曰蕁當爲燅有司徹云乃燅尸俎注燅溫也古文燅皆作蕁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案今春秋傳作尋是尋燅古今字蕁又尋之借也注讀爲覃又即燂字說文云燂火熱也从火覃聲

覃燀聲同故讀從之

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本標相應。

元注。標讀刀末之標。

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

元注。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

補曰。論衡率性篇陽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銷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向日。則火來至。

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

元注。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

補曰。舊唐書禮儀志引作下水數石。出于李敬貞所竄易。方諸下水不得有數石也。御覽引有許愼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高所云先師說。殆謂此。案誘自序云。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又云。深思先師之訓。爲之注解。盧君者。植也。誘所云先師。當是盧植。周禮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注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考工記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是二器俱用金也。方諸亦有用石者。萬畢術。方諸取水。注云。形若杯。合以五石。是也。依本注陽燧爲鏡。方諸爲蚌。符子曰。鏡以曜明。故鑒人

蚌以含珠.故內照曨明.故能取火.含珠故能下水.義可知也.方諸一名蚌鏡.故古謂之鑒.案御覽引許慎注如此.又引高誘注.與此本同.知高許兩家注本无別.先生所列元注係高注無疑.後引許注者.復有數條.義亦如是.

虎嘯而谷風生.龍舉而景雲屬.

元注.虎.土物也.風.木氣也.木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物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屬.會也.案虎土物也.御覽引作虎陽獸也.與此異.

補曰.初學記引高誘注云.虎.陽獸.與風同類.與此注異.疑此出許慎也.管輅別傳云.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

麒麟鬬而日月食.

補曰.御覽引許慎注云.麒麟獨角之獸.故與日月相符.案莊刻本引許慎注云.麒麟大角獸.與此異.

鯨魚死而彗星出.

補曰.初學記引許慎注云.彗.除舊布新也.

蠶珥絲而商絃絕.

元注.蠶老絲成.自中徹外.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弄絲于口.商音清.絃細而急.故先絕

也。

賁星墜而渤海決。案莊刻本。渤作勃。勃渤古今字耳。

元注。賁星客星又作孛星。墜隕也。渤大也。決溢也。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

元注。暴虐也。飄風迅也。

枉法令則多蟲螟。

元注。食心曰螟。穀之災也。

殺不辜則國赤地。

元注。赤地旱也。

令不收則多淫雨。

元注。干時之令不收納。則久雨爲災。

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

元注。期會也。

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元注。雄爲虹。雌爲蜺也。虹者。雜色也。忌禁也。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元注。九野。九天之野也。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也。

五星八風二十八宿。

元注。五星。歲星。熒惑。鎭星。太白。辰星也。八風。八卦之風也。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

五官六府。

元注。五官。五行之官。六府。加以穀。

補曰。六府具下。即時則訓之六合也。非左傳所說夏書六府。

紫微太微軒轅咸池四宮天阿（案原寫本作四宮。莊刻本作四守。其應作四守之說。見下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句補注文。此處作四宮爲是。）

元注。皆星名。下自解。

何謂九野。

補曰。此所說。皆引呂氏春秋有始覽之文。因采高誘彼注補之。

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

元注。韓鄭之分野也。

補曰。高誘云。鈞。平也。爲四方主。故曰鈞天。角亢氐。東方宿。韓鄭分野

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

補曰。高誘云東方二月建卯。木之中也。木青色。故曰蒼天。房心尾。東方宿。房心宋分野。尾箕燕分野。

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

元注。陽氣始作。萬物萌芽。故曰變天。尾箕。一名析木。燕之分野。斗。吳之分野。牽牛。一名星紀。越之分野。

案莊刻本。陽氣始作十二字。在越之分野句下。與此異。

補曰。彼注云。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陽氣所始。萬物向生。故曰變天。斗牛。北方宿。尾箕。一名析木之津。燕之分野。斗牛。吳越分野。

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

元注。虛危。一名玄枵。齊之分野。

補曰。彼注云。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婺女。亦越之分野。虛危。齊分野。營室。衛分野。

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

元注幽陰也西北季秋將即于陰故曰幽天也營室東壁一名豕韋衛之分野奎婁一名降婁魯之分野案豕韋莊刻本作承章疑彼誤也

補曰彼注云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大陰故曰幽天東壁北方宿一名豕韋衛之分野奎婁西方宿一名降婁魯之分野

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

元注顥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顥天或作昊昴畢一名大梁趙之分野

補曰彼注云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顥天昴畢西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

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

元注朱陽也西南爲少陽故曰朱天觜巂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

補曰彼注云西南火之季也爲少陽故曰朱天觜巂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東井南方宿一名鶉首秦之分野

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

元注柳七星周之分野一名鶉火案七星下原寫本有張字莊刻本無張宿分野在下東南方此當是衍字今刪

補曰彼注云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輿鬼南方宿秦之分野柳七星南方宿一

名鶉火。周之分野。

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元注。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

補曰。彼注云。東南木之季也。將即太陽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軫。南方宿。張翼。周之分野。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

何謂五星。

補曰。春秋運斗樞云。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河圖云。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紀。春秋文曜鈎云。赤熛怒之神爲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塡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璣。中宿之分也。尚書考靈曜云。歲星木精。熒惑火精。鎭星土精。太白金精。辰星水精也。然則五緯即是五帝。常居太微。則曰帝。運行周天。則曰緯耳。文曜鈎又言。東宮蒼帝。其精爲龍。南宮赤帝。其精爲朱鳥。西宮白帝。其精白虎。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則五帝布精四方。又爲二十八宿矣。淮南言五星有五方五帝五佐五神五獸。其五帝五佐。乃人神之配天神者。則五方當謂五行。五獸即二十八宿及軒轅。知獸有軒轅者。以史記言軒轅黃龍體故也。

東方木也。其帝太皞。

元注太皞伏犧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于東方之帝也

補曰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康成云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月令注云此蒼精之君

其佐勾芒

補曰高誘呂氏春秋正月紀注云勾芒少昊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爲木官之神然重亦託祀也墨子明鬼篇曰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于廟有神人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何神曰予爲勾芒山海經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兩龍郭璞注木神也方面素服知天神自有勾芒重爲木正故亦曰勾芒月令注云木官之臣

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

元注本色蒼蒼龍順其色也角木也甲乙皆木也

補曰史記律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即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也以之分屬五時則春姑洗應夏林鐘應長夏黃鐘應秋太簇應冬南呂應此止就黃鐘一宮言之也十二月各用其律則太簇爲無射之角夾鐘爲應鐘之角姑洗爲黃鐘之角以春三月應中呂爲無射之徵蕤賓爲應鐘之徵林鐘爲黃鐘之徵以夏三月應夷則爲蕤賓之商南呂爲林鐘之商無射爲夷則之商

以秋三月應．應鐘爲太簇之羽．黃鐘爲夾鐘之羽．大呂爲姑洗之羽．以冬三月應．而黃鐘之宮．獨應于長夏．其義可知．至以十日配四時．亦有二義．一由日行所在．尙書考靈曜云．萬世不失九道謀．康成注．引河圖帝覽嬉曰．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也．隋志云．晉侍中劉智云．昔者聖王正曆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于星紀．轉迴右行．故規圓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于春也．則以爲青道．于夏也．則以爲赤道．于秋也．則以爲白道．于冬也．則以爲黑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爲黃道．此一義也．一由月體所象．虞翻周易注云．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陰陽相薄．而戰乎乾．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參同契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就緒．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朋．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又一義也．乾坤即青道．艮兌即赤道．坎離即黃道．震巽即白道．天地即黑道．既日從青道．而甲乙在東方．則其日甲乙矣．此二義固相因也．其餘倣此．日名甲乙者．月令注云．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

元注．帝少典之子也．以火德王天下．號曰神農．死託祀于南方之帝．

補曰．小宗伯注云．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月令注云．此赤精之君．神也．

其佐朱明．

元注．舊說云．祝融．

補曰．爾雅釋天云．夏爲朱明．故淮南以爲南方之帝佐．山海經曰．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郭璞注．火神也．楚辭九歎云．絕廣都以直指兮．歷祝融于朱冥．冥明聲相近．是朱明．即祝融也．月令注云．火官之臣．

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

元注．熒惑．五星之一也．朱鳥．朱雀也．

其音徵．其日丙丁．

元注．徵．火也．丙丁．皆火也．

補曰．月令注云．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强大．又因以爲日名焉．

中央土也。其帝黃帝。

元注。黃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轅氏。死託祀于中央之帝。

補曰。小宗伯注云。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月令注云。此黃精之君。

其佐后土。

補曰。月令注云。土官之臣。

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爲鎭星。其獸黃龍。

元注。土色黃也。

其音宮。其日戊己。

元注。宮。土也。戊己。土也。

補曰。史記天官書。黃鐘宮。案六十律。始于戊子。則已丑爲林鐘徵。丑衝未。故林鐘爲六月律。林鐘徵也。其宮黃鐘。算律宮生徵。亦徵生宮。六倍黃鐘。即九倍林鐘是也。宮徵相生。律呂之要盡矣。律中黃鐘之徵者。唯六月。故兼中黃鐘之宮。由此推之。十二月律各自爲徵。即各有其宮。不言者。非宮徵之始也。五行土寄王于未申。故坤爲土。而位西南。宮。土音也。六月中之必矣。日名戊己者。月令注云。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屈抑而起。故因以

爲日名焉.

西方金也其帝少昊.

元注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于西方之帝.

補曰小宗伯注云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月令注云此白精之君.

其佐蓐收.

補曰高誘呂氏春秋七月紀注云.少昊氏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託祀爲金神.然晉語云.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公懼而走.覺召史嚚而占之.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山海經云.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郭璞注.金神也.明蓐收本天神.該爲金正.故亦名蓐收.月令注云.金官之臣.

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

元注商金也.庚辛皆金也.

補曰月令注云.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孰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人因以爲日名焉.

北方水也.其帝顓頊.

元注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于北方之帝也.

補曰．小宗伯注云．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月令注云．此黑精之君．

其佐玄冥．

補曰．高誘注十月紀云．玄冥．水官也．少昊氏之子曰循．爲玄冥師．死祀爲水神．然山海經云．北方禺强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郭璞注云．玄冥．水神也．莊周曰．禺彊立于北極．則玄冥本天神．循爲水正．因得是名．月令注云．水官之臣．

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元注．羽．水也．壬癸皆水也．

補曰．月令注云．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任于下．揆然萌芽．又因以爲日名焉．

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

元注．仲中也．四仲．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

補曰．楊泉物理論曰．歲行一次．謂之歲星．

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

元注．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

補曰．此以四辰成一鈎也．本或作亥鈎戌者．非．此太陰．謂歲陰．周禮保章氏注．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十二而小周．鄭所謂陰．據太歲．對歲星言之．尙非謂歲陰．此歲陰．則歲雌也．既太歲歲星．行有左右．則與斗建日躔無異．故樂說云．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其斗所建之辰．常有太歲也．古人視歲星以知太歲．因以太歲名年．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是也．至西漢時．復因太歲而知歲陰．命其時所用顓頊曆上元．爲太歲甲寅．推前三百三十八算．而得太陰．甲寅于六十干支．後三十八算．于十二辰．則後二算．必三百三十八算者．略以五星通率推得之．其氣朔．則正月朔旦啓蟄也．故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丑爲星紀．日月五星于是始．故治曆者．必用此爲十二次之首．即以爲歲陰在攝提格之歲．其太歲則在子．是以孝武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而詔以爲復得焉逢攝提格之歲．蓋用歲陰名也．小司馬不知其義．遂謂史漢曆法不同．誤矣．歲星在丑．歲陰在寅．則歲星在子．歲陰在卯．歲星在酉．歲陰在午．可知．由是一左一右．周行十二辰．歲星居四仲．歲陰亦必居四仲．歲星居四鈎．歲陰亦必居四鈎．但視歲星．可知歲陰．淮南由太陰以推歲星．義正同也．必仲有三宿．鈎止二宿者．左傳言婺女玄枵之維首．又言玄枵虛中也．則危爲玄枵之次末．玄枵有次三宿．則大梁鶉火大火．亦必三宿．其餘八次．僅得二宿可知．此宿次．傳自周秦之代．故淮南以爲言也．後漢鄭康成說周易爻辰．亦用之．

二八十六.

補曰.歲星在四鈎.積八歲.行十六宿

三四十二.

補曰.歲星在四仲.凡四歲.行十二宿.

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

補曰.即一周也.康成依三統法.謂之小周.小周者.漢志云.水金相乘.爲十二.是謂小周.小周乘巛策爲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爲大周.木三金四乘爲十二.即仲三鈎二之義也.十二周天而超一辰.其積百四十四.即巛策十二超辰.而爲一終.其積千七百二十八.故以小周乘巛策.而爲大周也.三統之法.分一次爲百四十五分.歲星歲行一次.又剩行一分.積百四十四歲.而剩行分竟.故有超辰.大衍曆議謂昔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而星在星紀.故三統曆因以爲超辰之率.是也.星有超辰.則太歲歲陰隨之俱超.故太歲歲陰.皆當以歲星爲宗.不當遽以六十年周.定其歲名.東京順帝時.妄謂歲無超辰.遂以滿六十甲子爲青龍一周.且置太陰不講矣.康成云.然則今曆太歲.非此也.謂太歲不應歲星.

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

補曰古歲星無超辰故以十二歲爲通率星有見伏留逆則略之矣歲星見月爲太歲所在則一見伏必十三中氣有奇而十二歲有十一見伏法以十二歲之積日剖爲十一分即得一見伏之日數一見盡一歲于是伏日內減去一歲日餘即伏日也依此推之十二歲積四千三百八十三日每見伏有三百九十八日十一分日之五其伏日則三十三日二十刻又十一分之五也其見伏行度亦以周天分爲十一分得每分三十三度二千分又十一分之五以一次三十度四千三百七十五分減之餘二度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即伏行度也欲知歲行分者古曆度分母四是乘爲十六以通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得五千八百四十四爲實以十二次爲法除之得四百八十七又用爲實以十六爲法除之得三十度不盡七即一歲歲星所行度分也然則一次有四百八十七分故歲有餘分七積十二次而五千八百四十四分盡故十二歲而周天也欲知度行日者以五千八百四十四爲一度之積分四百八十七爲一日之行分以日分除度分得十二無餘分是十二日行一度也如是計之歲星一見行盡一次見後伏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而復見積十二歲而有十一見則周天也

熒惑

補曰天官志云其精爲風伯惑童兒歌謠嬉戲也

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

見時匿。

元注。此皆所以譴告人君。

補曰熒惑亦以五千八百四十四爲實。計十四終有十六周天。即以實爲積度。如十四而一。得一終。行四百十七度十四分度之六。欲知星行與歲日俱終者。則三十二歲有十五終也。因倍實以爲積日。如十五而一。得七百七十九日十五分日之三也。其一見六百三十二日。行三百度。餘即伏行日度。通率二十八日行十五度。十月入太微。受制者。熒惑在陬訾。太微在鶉尾。一歲可行百九十二度。則近太微矣。

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

補曰此太歲在甲寅。非太陰也。時用顓頊曆。人正月。五星會陬訾之次。太歲正在甲寅。若太陰在甲寅。歲星必在星紀矣。

鎮星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宿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二十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天。

元注。鎮星一徧。

補曰鎮星亦以五千八百四十四爲實。十六乘二十八爲法。得歲行十三度四百四十八分度之二十

分各四除之即百十二分之五也鎮星歲一見伏見三百三十日行八度伏三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行五度百十二分之五也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

補曰正月甲寅者甲寅歲人正月之名也古歲月俱首甲寅爲建首人正之定法紀年用太陰太歲皆同太初元年月名畢聚用太陰紀年之甲寅月也顓頊曆元首月名畢陬用太歲紀年之甲寅月也自用天正爲首月而歲月俱始甲子矣又甲寅爲正月朔旦立春之日即顓頊曆去千一百四十算其冬至則己巳也

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

補曰入百二十日非是晉灼漢書注改作四十日亦非

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

補曰天官書作未當出而出宜從之

天下興兵

補曰太白八歲而出入東西各五則一歲十六分歲之六而晨夕各一見伏此以五百八十四日四十

刻。爲兩見日數也。兩見四百八十日。餘爲兩伏日。晨伏不足九十日。夕伏十六日。云入百二十日。入三十五日者。皆誤。

辰星正四時。

補曰。宋均元命包注云。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北辰同名也。

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以五月夏至效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牽牛。

元注。效。見。案。效。莊刻本文注皆作効。說文無効字。玉篇云。効。俗效字。此本作效是。

出以辰戌。入以丑未。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

元注。穀不熟爲饑也。案。饑。莊刻本作飢。飢。餓也。饑。穀不熟也。兩字訓異。依此注之義。自應作饑。

補曰。辰星百六十年有五百十二終。以五千八百四十四日。十倍之爲實。三十二乘十六爲法。法除實。得百十四日五百十二分日之七十二。爲晨夕兩見伏之日數。兩見八十日餘。即兩伏日伏皆十七日有奇。而見歲有六見伏有奇。則四仲月俱得有辰星。故可以正四時。

何謂八風。

補曰。河圖括地象云。天有八氣。地有八風。易緯云。八節之風。謂之八風。春秋攷異郵云。八風殺生。以節翺翔。

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案莊刻本距字下有日字。

元注。艮卦之風。一名融。爲笙也。

補曰。史記律書云。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東北曰炎風。高誘曰。炎風。艮氣所生。一曰融風。是條風即炎風。融與炎聲相轉。條者。調也。調即融矣。周語云。先立春五日。瞽告有協風至。亦即此風也。易通卦驗云。立春條風至。宋均注云。條風者。條建萬物之風。是也。樂說云。艮主立春。樂用塤。此云笙者。服虔左氏傳注。艮音匏。其風融。匏即笙。八風于遁甲爲八門。條風當生門。

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

元注。震卦之風也。爲管也。

補曰。律書云。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之盡出也。易通卦驗云。春分明庶風至。有始覽云。東方曰滔風。高誘曰。震氣所生。一曰明庶風。是古名明庶風曰滔也。樂說云。震主春分。樂用鼓。此云管者。服虔云。震音竹。其風明庶。竹即管。明庶風當傷門。

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

元注。巽卦之風也。爲柷也。

補曰．律書云．淸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通卦驗云立夏淸明風至．有始覽云．東方曰薰風．高誘云．薰風或作景風．巽氣所生．一曰淸明風是也．樂說巽主立夏．樂用笙．此云柷者服虔云．巽音木．其風淸明．木即柷．淸明風當杜門．

淸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

元注．離卦之風也．爲絃也．

補曰．律書云．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通卦驗云．夏至景風至．有始覽曰．南方曰巨風．高誘注．離氣所生．一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然巨大也．景亦大也．故巨風爲景風也．樂說云．離主夏至．樂用絃．服虔云．離音絲．其風景．絃即絲也．八音唯離兌無異說．景風當景門．

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

元注．坤卦之風．爲塤也．

補曰．律書云．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通卦驗云．立秋涼風至．有始覽云．西南曰淒風．高誘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是也．樂說坤主立秋．樂用塤．此爲塤者．服虔云．坤音土．其風涼．土即塤．涼風當死門．

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

元注。兌卦之風也。爲鐘也。

補曰。律書云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導萬物闔黃泉也。通卦驗云。秋分閶闔風至。有始覽云西方曰飂風。高誘云。兌氣所生。一曰閶闔風。是也。樂說兌主秋分。樂用鐘。服虔云。兌音金。其風閶闔。金即鐘。閶闔風當驚門。

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

元注。乾卦之風也。爲磬也。

補曰。律書云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孜異鄭云。不周者。不交也。陽陰未合化也。通卦驗云。立冬不周風至。有始覽曰西方曰厲風。高誘云。乾氣所生。一曰不周風。是也。樂說乾主立冬。樂用柷敔。此云磬者。服虔云乾音石。其風不周。石即磬。不周風當開門。

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

元注。坎卦之風也。爲鼓也。

補曰。易緯云。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律書云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通卦驗云。冬至廣莫風至。有始覽曰北方曰寒風。高誘云。坎氣所生。一曰廣莫風。是

也。樂說。坎主冬至。樂用管。此云鼓者。服虔云。坎音革。其風廣莫。革卽鼓也。所以有此四十五日之距者。攷巽鄭云。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且變以陰合陽。故八卦八風。距同各四十五日也。廣莫風當休門。

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

元注。立春故出輕繫。

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

元注。春風播穀。故正封疆。治田疇也。案正封疆。莊刻本作正疆界。

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

元注。立夏長養布恩惠。故幣帛聘問諸侯也。

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

元注。夏至陰氣在下。陽盛于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也。

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

元注。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

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

元注。秋分殺氣。國君僭愴。故去鐘磬縣垂之樂也。

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

元注。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

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

元注。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刑罰疑者。于是順時而決之。

補曰。文亦見通卦驗。惟以爵有位。爲辯大將。以閉關梁。決刑罰。爲誅有罪。斷大刑。

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

元注。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爲四方最也。

補曰。春秋繁露云。木者司農也。火者司馬也。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又云。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尙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尙智。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尙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尙義。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尙禮。彼所說即此五官。此司空即彼之司寇。故彼又云。百工惟時。以成器械。然則水土同官。

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

補曰。時則訓云。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

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即六府也。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元注。太微。星名也。太一。天神也。

補曰。春秋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合明。天官書云。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庭。集解。孟康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索隱。宋均曰。太微天帝南宮也。然太微主式法故爲衡。辰在巳。王者象之。立明堂于其地也。

紫宮者。太一之居也。

補曰。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匡之環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索隱曰。案春秋合誠圖云。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元命包云。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又晉書天文志云。鈎神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神。執萬神圖。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內。天帝之神也。主戰鬭。知人吉凶者也。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地之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之國也。然紫宮太一。即耀魄寶。故隋志云。北極大星。太一之坐也。義與史記合。

軒轅者。帝妃之舍也。

補曰。天官書云。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索隱曰。援神契云。軒轅十二星。後宮所居。石氏星贊以軒轅龍體。主后妃也。文選謝玄暉齊敬皇后哀冊文注。引高誘淮南子注。軒轅星也。當在此。

咸池者。水魚之囿也。

元注。咸池星名。水魚神名。案水魚神名似誤。當以莊刻本水魚天神爲是。

補曰。隋書天文志云。五車五星在畢北。中有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也。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

元注。闕猶門也。

補曰。御覽卷六引。有注天河星名也句。正文阿亦作河。案韓非子。天河。何犿注。吉星。即謂此天阿。蓋古阿河通也。隋志云。坐旗西四星曰天高。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一曰天高。天之闕門。

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

元注。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

補曰。四宮。御覽卷六引。作四守。守爲是也。四方之宿。古謂四宮。非此四星矣。彼引許愼注。與此同。而宮亦爲守。知前云四宮天阿。當爲四守天河也。

太微者主朱鳥。案、朱鳥、莊刻本作朱雀、攷前文、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注云、朱鳥、朱雀也、似淮南文正作朱雀。

元注、主、猶典也。

紫宮執斗而左旋。

補曰、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展陰布施、故稱北斗。

日行一度、以周于天。

補曰、謂北斗也、北斗左旋、即天之行、日行一度、故一歲而周、或以爲說日之行、則下不應重有日文矣。

日冬至峻狼之山。

元注、南極之山。

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案、莊刻本、月作凡、蓋用劉績說、補注已列其文、此當作月爲是。

元注、牛首北極之山。

補曰、此六月所行度分也、日移一度、故半歲而有此行數、月上疑脫六字、劉績以爲月當作凡也。

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

補曰四乘周天爲千四百六十一欲半之者倍其法故以八除之而得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也反覆之即成一歲凡此分母俱生于四分也周髀算經曰何以知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古者庖犧神農制作爲曆度元之始見三光未如其則日月列星未有分度日主晝月主夜晝夜爲一日日月俱起建星月度疾日度遲日月相逐于二十九日三十日間而日行天二十九度餘未有定分于是三百六十五日南極景長明日反短以歲終日景反長故知之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故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歲終也

天一元始

補曰天一當爲太一字之誤也太一即前所云以太微爲庭紫宮爲居之耀魄寶曆家謂之太歲者也天一則直斗口之陰德曆家謂之太陰矣天一太一紀歲人正俱建寅知非天一者顓頊曆上元太歲甲寅正月七曜俱在營室如下所言也若太陰甲寅太歲實在丙子歲星尙在星紀何由得至營室

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

補曰漢書張蒼傳贊謂專遵用秦之顓頊曆蔡邕命論云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于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其言宿度與淮南合明淮南所用即顓頊曆也而大衍曆議云顓頊曆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俱在艮維之首其後呂不韋得之

以爲秦法更攷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洪範傳曰曆記于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案一行謂秦用顓頊曆是已謂古顓頊曆本太歲甲寅秦時斷取近距用乙卯則非是蔡邕所謂正月朔旦己巳立春春者乙卯元也而洪範所言氣朔與邕同其太歲則是甲寅蓋本是一曆止緣歲星有超辰則太歲與之俱超高帝元年歲星在鶉首則太歲在甲午因謂之甲寅元孝武太始二年歲星超一辰至世祖建武元年歲星在壽星太歲在乙酉因名乙卯元自此以後紀歲不攷歲星于是乙卯元之名遂定古人必攷歲星則上元太歲隨時改易所恃入部積年氣朔不誤耳不然者秦時已用此曆而呂氏春秋謂維秦八年歲在涒灘高誘注謂始皇即位八年涒灘申也則上元不在癸丑乎蓋始皇元年積千二百六十算加四十算爲高帝元年再加二百三十算爲世祖元年如元有定名即不得有是三者之異矣若求甲寅歲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之顓頊曆不過去千一百四十年耳如是而任加數十百元俱可名上元也何者顓頊曆己巳立春則甲申冬至試從甲申始列二十部名至第十六部而己巳爲冬至部名己巳冬至則立春甲寅也一紀千五百二十年十五部千一百四十年去十五部則始皇元年止百二十算高祖元年止百六十算各以其時所定太歲命之可矣然則上元甲寅仍從西漢人說依東漢則又名乙卯耳超辰之法刱自劉歆歆之前後皆無此術然觀其命曆上元及攷歲星行度則其理固具于中矣

天一以始建。

補曰天一亦宜作太一。

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

補曰古曆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章十九歲。積餘日九十九日。有餘分四之三。七十六歲爲部。積餘日三百九十九。無餘分。紀即部。

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

補曰古曆部周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年。七十六歲。積餘日三百九十九。無小餘。有大餘。至千五百二十歲。積餘日七千九百八十日。大小餘俱盡。故爲大終。元即紀。此云元者。以大終爲一元也。古人命歲。必視歲星所在。不限六十年一周之例。故不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甲寅元即前所云己巳立春。去千一百四十算。所得之甲寅朔旦立春也。在周顯王三年。此爲近距。益知一行之說非矣。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處八十歲而復故日。

補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一。四歲冬至歷子卯午酉四正時。已周。第五歲復得子正冬至。爲復合故處。一歲有大餘五。小餘一。四歲成二十一日。八十歲積四百二十日。六十去之。恰盡。爲復故。曰日一作曰。誤。千五百二十歲以十九歲一章計之。得八十章。以八十歲一復計之。有十九復。理正相通。

子午卯酉爲二繩．

元注．繩直也．

補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故曰二繩．

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

補曰．丑寅鉤．辰巳鉤．未申鉤．戌亥鉤．案．四仲之外．餘皆爲鉤．此以太陰在四角．而釋其鉤義．如此．與前高注．通四辰爲一鉤同也．若推歲行所在．則太陰在寅．歲在丑．太陰在辰．歲在亥．太陰在巳．歲在戌．太陰在未．歲在申．則辰與亥鉤．巳與戌鉤．與此少異．

東北爲報德之維也．

元注．報復也．陰氣極于北方．陽氣發于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四角爲維也．

西南爲背陽之維．

元注．西南已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

東南爲常羊之維．

元注．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案．莊氏逵吉云．常羊．卽相羊．亦卽倘佯．漢書吳王濞傳．又作方洋．司馬相如上林賦．又作襄羊．皆是也．古字俱通用．又案．東南純陽用事．莊刻本無東南二字．

西北爲號通之維．案．號通．莊刻本作嗁通．云各本皆作號．疑藏本誤．其云各本皆作嗁者．乃是號字誤文．觀注呼號之義．應作號通爲是．

元注.西北純陰.陰氣閉結.陽氣將萌.號始通之.故曰號通之維.案.陰氣閉結之陰.莊刻本作陽.似誤.

補曰.東北艮也.始萬物終萬物.德莫大焉.故曰報德.西南坤也.純陰無陽.故曰背陽.東南巽也.爲進退.故曰常羊.漢書禮樂志云.周流常羊.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西北乾也.天門在焉.呼號則通.故曰號通.四維之卦.周髀有之.漢書禮樂志云.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則以四卦置于四維.其來古矣.

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

補曰.太玄經云.陰不極則陽不萌.注.陽萌于十一月.

故曰冬至爲德.

元注.德始生也.

補曰.京氏易積算傳云.龍德十一月.子在坎.左行.是也.

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

補曰.太玄經云.陽不極則陰不芽.注.陰芽于六月.

故曰夏至爲刑.

元注.刑始殺也.

補曰.京氏易積算傳曰.虎刑五月.午在離.右行.是也.

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

補曰蓋天之法天旁遊四表地升降于天之中冬至天南遊之極地亦升降極上故北至北極下至黃泉夏至天北遊之極地亦升降極下故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春分天西遊之極秋分天東遊之極地皆升降正中義具鄭注考靈曜及周髀算經以渾天論之冬至日行赤道南二十四度而晝漏極短夏至日行赤道北二十四度而晝漏極長二分日正行赤道上而晝漏適均即其理也

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

元注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一說火星正中也漏溼也（案莊刻本作火星正中地恐誤）

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元注水正水王也故陰勝也一說營室正中于南方

補曰古曆夏至昏中星去日百十八度秦曆立春日在營室五度則夏至日在鬼三度心二度正中也冬至昏中星去日八十二度秦曆日在牽牛五度則奎十六度正中其前月營室己中也月令云中冬之月昏東壁中中夏之月昏亢中謂月本也

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

補曰前漢書天文志云冬至極短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于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而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曆記候鐘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鐘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案續志炭作灰恐傳寫之誤

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

元注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于下故流澤而出也石精五色之精也

蟬始鳴半夏生

元注半夏藥草

蟁䖟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口

元注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黃口飢血脆弱未成故蟁䖟鷙鳥應候不食不搏也案元寫本微陰在下句下誤衍未成二字莊刻本無今刪又蟁下脫䖟字鷙下脫鳥字今從莊刻本增

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

補曰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鄭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于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之至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序正矣此所說二至景長即其事也表用八尺者周禮土圭

之長尺五寸。夏至日景。爲測驗之始。長必與土圭等。唯八尺始合也。此在地中爲然。風土記云。鄭仲師曰。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一云陽城。一云洛陽。古亦即以此知日去人遠近。攷靈曜云。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中。則半之爲萬五千里。而當夏至之景。此千里差一寸之率。大司徒所用以測土深求地中者。而冬至日去人一十三萬里。夏至日去人萬五千里。則發斂之極也。皆憑八尺之脩測而得之。周髀測天之高離地八萬里。亦以千里爲寸也。淮南後術用一丈之表。故以爲天高十萬里。其理正同。

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

補曰。漢書天文志云。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涼也。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一曰。晷長爲潦。短爲旱。易通卦驗云。冬至之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鄭玄注云。晷進謂長于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晷長。晷長者陰勝。故水。晷短于度者。日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晷短。晷短者陽勝。是以旱。

陰陽刑德有七舍。

補曰。即周髀之七衡。管子四時篇曰。日掌陽。月掌陰。陽爲德。陰爲刑。此陰陽刑德之義也。淮南以爲北

斗雌雄之神。日即日躔。月爲厭對。舍謂刑德所居。自子至午有七辰。故七舍。

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

補曰室爲子。堂爲丑亥。庭爲寅戌。門爲卯酉。巷爲辰申。術爲巳未。野爲午。此七舍。以門爲中。在門內者庭堂室也。在門外者。巷術野也。

十一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得。則刑德合門。

補曰十一月或作二。誤。日至冬至也。冬至日躔星紀之中。先十五日。爲十一月之始。後十五日。爲十一月之終。合三十日也。十一月斗建子。日在丑。丑居子爲德。厭亦在子。子對午爲刑。故德在室。刑在野。十二月斗建丑。日在子。子居丑爲德。厭在亥。亥對巳爲刑。故德在堂。刑在術。正月斗建寅。日在亥。亥居寅爲德。厭在戌。戌對辰爲刑。故德在庭。刑在巷。二月斗建卯。日在戌。戌居卯爲德。厭在酉。酉對卯爲刑。故刑德合門。由此推之。三月德在巷。則刑在庭。四月德在術。則刑在堂。五月德在野。則刑在室。而六月如四月。七月如三月。八月如二月。九月如正月。十月如十二月。刑德周矣。

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平分。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案。分平。莊刻本作平分。刑德合門至故曰。十四字。原寫本誤脫。今從莊刻本增。

補曰二月後德出而刑入故生八月後德入而刑出故死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此六日七分法理亦同也

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

元注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而羅三百六十五度之一一度者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

補曰四乘度分母爲十六四分周天爲九十一度不盡一度四分度之一故以十六通之爲二十復四分之而成整數五也

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

補曰四乘周天爲一千四百六十一以二十四氣分之得六十不盡二十一置所得如四而一爲十五日即一節之日也其餘分二十一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四方從大餘也周易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鄭注五日爲一餘十五日爲一著故五日爲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

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

元注黃鐘十一月也鐘者聚也陽氣聚于黃泉之下也

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

元注應鐘十月也。言陰應于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故曰應鐘。

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

元注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有射出見也。故曰無射也。

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在陰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案莊刻本作越陰在地。

元注南呂八月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侶于陽。任成其功。故曰南呂也。

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

元注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言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案陽衰上莊刻本無言字。

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

元注林鐘六月也。林衆鐘聚也。陽極陰生。萬物衆聚而盛。故曰林鐘。

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

元注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故曰蕤賓也。案元寫本陰氣萎蕤下缺衍賓字今從莊刻本刪

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

元注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呂中于陽。助成其功也。故曰仲呂也。案助成下莊刻本無其字。

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

元注。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而致新。故曰姑洗也。案。莊刻本作去故就新。

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鐘。

元注。濟止也。夾鐘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曰夾鐘也。

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

元注。太簇正月也。簇簇也。言陰衰陽發。萬物簇地而生。故曰太簇。案。陰衰上。莊刻本無言字。

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

元注。大呂十二月也。呂侶也。萬物萌種于下。未能達見。故曰大呂。所以配黃鐘。助陽宣功也。

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甲。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加十五日指子。

補曰。此分十二辰爲二十四。古堪輿法也。亦見史記律書。此爲詳明矣。八節中有四十六日者五。舉整日三百六十五日言之。故不及四分日之一。以數推之。冬至至立春凡三節。有小分六十三。不滿一日。至立夏九節。有小分一百八十九。得一日九十六分日之九十三。至夏至十二節。有小分二百五十二。得二日九十六分日之六十。至立秋十五節。有小分三百一十五。得三日九十六分日之二十七。至立冬二十一節。有小分四百四十一。得四日九十六分日之五十三。亦舉整日。故即得五日。至來歲冬至。則有小分五百四。始得五日九十六分日之二十四。而此不言。明以不離五日故也。注所言十二月之律。自是隨月律之正法。非即淮南所云。何以明之。應鐘十月律也。而小寒之音比焉。小寒十二月節。以後月之節。厲前月之中。亦在十一月。不得比十月律也。此自以二十四氣比十二律。故冬至比黃鐘。小寒比應鐘。自冬至以後。逆比十二律。夏至以後。順比十二律。所謂二十四時之變。明其用變法也。

故曰。陽生于子。陰生于午。

補曰。子乾初九復也。午坤初六姤也。周易集解。荀爽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坎離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大明終始也。

陽生于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于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

斗杓爲小歲。

元注.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也.

補曰.說文云.杓.斗柄也.司馬貞云.即招搖也.

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

補曰.淮南有兩太歲.此太歲非太一也.或說太常爲大.然義則同.

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

補曰.咸池直參.參主斬伐.咸池在其上.故不可向.太史公曰.西宮咸池.猶言西宮白虎也.東方朔七諫云.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亦以咸池爲凶神.咸池所建.當以日所在定之.正月日在亥.加時酉則咸池在午.二月日在戌.加時巳則咸池在卯.三月日在酉.加時丑則咸池在子.四月日在申.加時酉則咸池在酉.以此差次.夏三月加時.如春三月.秋冬亦然.而寅午戌之月.咸池常在午.亥卯未之月.咸池常在卯.巳酉丑之月.咸池常在酉.申子辰之月.咸池常在子.所以然者.咸神屬金.巳酉丑三時亦金也.故必以其時居于四正.而其月自以木火金水爲類.不相淩越也.

太歲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帝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

補曰而移之而舊作不誤通占大象歷經云天維三星在尾北斗杓後然則入析木之次太陰在攝提格之歲正月日在陬訾加時亥即天維在寅星辰復位時也自後加時歲退一辰故右徙一歲而移云十二歲而大周天者十二月加時每退二辰即一月而移十二月而周天也月爲小周天則歲爲大周天言大明有小矣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元注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孝文皇帝異母弟也僭號自稱東帝以徙嚴道道死于雍其四子皆爲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爲利其土耶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即位之元年以紀時也

補曰注後說是也丙子二字亦宜在注下武帝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淮南王安以文帝十六年自阜陵侯進封是年下距太初元年六十算則太歲亦在丙子矣以術推之顓頊曆入紀一千三百四十二算不用超辰以六十除去之不盈二十二數從甲寅起亦太歲在丙子淮南以太歲爲太一者春秋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明者爲太一之光含元氣以斗布常春秋合誠圖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御制四方冠有五采文初學記引五經通義曰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注即耀魄寶也亦曰皇天大帝亦曰太一然則太一入玄枵之次歲星在星紀而加丑則太一在

子歲星在玄枵而加丑則太一亦在丑自後十二歲而周丑爲星紀故歲星必加之而見太一之所在以此紀歲因亦名太一爲太歲也淮南從其本名故曰太一太一在丙子即閼逢攝提格之歲推其冬至顓頊曆少周曆百十八算入癸卯部四十二算周曆此年積千四百六十算入乙酉部十六算天正氣大餘二十四無小餘冬至己酉加四十五日三十二分之二十一得甲午立春然則此云甲午本立春之日冬至上脫其日名耳重文丙子自言太一下釋其義案歲星在玄枵而加丑則太一亦在丑當作太一亦在子歲星在玄枵而加丑是歲歲星行一周仍在星紀歲星在星紀則太歲仍在子矣歲星與太歲左右行不同故推合如此作丑者當是傳寫之誤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元注陰靈惀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一說上得二下得三合爲五故曰合氣而爲音音數五也

補曰此釋太一始于丙子之義也二陰一陽謂坎子之位也二陽一陰謂離丙之位也坎陰不中故二陰成一氣離陰得中故一陰成一氣離三坎二合之爲五即五行之氣也坎爲水離爲火坎之所生者一木也離之所生者二土也金也太一居子其衡爲丙故太一始于丙子不然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何不竟首甲寅而必別屬之太陰乎

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

補曰合氣爲音者以土火金水木爲宮徵商羽角也素問天元紀大論云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

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此以相生爲次也。而六十律。戊癸爲宮。甲己爲徵。則戊癸土。而甲己火。所以者。宮能生徵。徵不能生宮。故以火爲土。以土爲火。然則五運火生土。五音土生火。禮家說火十。同宮。黎爲祝融。亦爲后土。非無義矣。土生火。故火生金。而自金以下。無不與五運合。故五音始于宮。而終于角也。合陰爲陽者。坎二。離三。約六爲五也。論卦畫。則坎離各有三。以陰之數。當陽之數。即合陰爲陽。合陽爲律者。坎有重坎。離有重離。則陰陽各六。先取六陽。以爲六律。故曰合陽爲律。一律而有五音。因而重之。則音有十。在陽律者。爲宮商角徵羽。在陰律者。爲變宮變商變角變徵變羽。故地形訓云。宮生變徵。徵生變商。商生變羽。羽生變角。角生變宮也。以當十日。則始于戊。而終于丁。是爲音自倍而爲日。陽律生陰律。陰律亦生陽律。一律而生十二律。以當十二辰。則始于黃鐘子。終于中呂亥。是爲律自倍而爲辰。劉歆亦曰。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淸濁。而十日行矣。蓋皆謂音生日。律生辰也。揚雄則云。聲生于日。律生于辰。

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

元注。六或作八。

補曰。一紀日周七十六。月周千一十六。以日周除月周。得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是以月周。比每日之月行得此數。故定爲一日之月行也。三統四分。月十九分度之七。此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即

子母各四乘之數。六當作八。傳寫之誤。

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一月。而以十二月爲歲。

補曰。一紀月數九百四十。日數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月數除日數。得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是以紀月比一月之日分。得此數。故定爲一月之日分也。續漢志四分之法如此。祖冲之曰。古之六術。咸同四分。于淮南此文信之。紀月九百四十。以七十六歲除之。得十二。即每歲之月數也。不盡二十八。爲四章之閏月。

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

補曰。四乘周天。爲千四百六十一。四分九百四十。爲二百三十五。相乘得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爲周天分。一月積分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十二乘之。得三十三萬三千一百八。爲朔積分。兩數相減。餘一萬二百二十七。以九百四十除之。得十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也。又以十九乘餘日。得百九十日。乘餘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如九百四十而一。得十六日。併之。得二百六日。即大月三。小月四。爲一章之閏月也。按三十二。應作一十三。又如九百 十而一。得十六日下。脫餘分六百七十三七字。

冬至日子午。夏至日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

元注。冬至後三月。則明年夏至之日。

補曰．冬至距夏至有百八十二日十六分日之十去百八十日．餘二日過半．舉整數言三日．大抵算上算外相間命之．注以爲明年者用人正也．從天正則在一歲．

歲遷六日．終而復始．

元注．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

補曰．亦舉整數言之．實五日四分日之一．積四年方成二十一日．無餘分．

壬午冬至．

補曰．此淮南改定顓頊曆上元冬至也．劉向謂己巳立春．則甲申冬至也．入殷曆甲子部六十一算．天正朔大餘六．庚午朔氣大餘二十十五日甲申冬至．加殷曆五十七算爲周曆．顓頊曆入癸卯部四十二算．天正朔大餘二十六．己巳朔氣大餘四十十五日癸未冬至．再加五十七算．爲四分曆顓頊曆入壬午部二十三算．天正朔大餘四十六．戊辰朔氣大餘盡十五日壬午冬至．顓頊曆元如故．而日至不同者．由入部各別耳．遞加五十七算．則遞先一日．此合天之善術也．推己酉冬至．甲午立春．必用周曆．餘二曆俱不合．此又改入四分部內．殆以歲實漸消．豫爲後世法歟．四分．東漢始用之．其元早見于此．

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

元注．木色青也．東方．

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

元注。火色赤也南方。

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

元注。土中央其色黃。案。元寫本作中央土。今從莊刻本改正。

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

元注。西方金。其色白

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

元注。北方水。其色黑。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

補曰。置一歲日以五氣分之。則七十二日爲一節。而得其用事之日。藝文志。有古五子十八篇。師古云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始。即淮南所云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復生坎七日。是冬至常爲甲子受制。而淮南云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至歲終而庚子受制。則冬至受制歲易一子。計五運周環。亦常然也。由是推之。秦曆首年甲子。二年庚子。三年丙子。四年壬子。五年戊子。至六年。而復得甲子。故七十歲而與日周也。五子以五行受制用事。而五色獨用火煙。古記二十四氣。于五音用徵不用宮。故也。

五子受制。與二十四氣同法。

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

補曰。以五子分一歲日尙餘六日。亦據壬午冬至歲言也。其他歲餘日尙不盈六日。淮南子甲子受制之明年。云庚子受制。庚子在甲子後三十六日。是五子受制。歲遷三十六也。七十歲積二千五百二十日。適盈四十二旬周。故復至甲子。至是五子已五十四周矣。

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

元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類。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故毋伐木也。

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

元注。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

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粰鬻。施恩澤。

元注。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

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

元注。金用事。象金斷割。故誅不如法度也。

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

元注。禁舊客。出新客。

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案。元寫本。外徙誤作外徒。注同。今從莊刻本改正。

元注。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也。

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

補曰。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云。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溼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其說木用事。有至于立春。火用事。有至于立夏之文。以冬至木即用事。立春在其後四十五日。驚蟄前三日。火即用事。立夏在後六十三日故也。其小滿前六日。火用事。立秋前九日金用事。霜降前九日。水用事。各當王時。故不言至于夏至及立秋立冬也。是甲子明起冬至。而素問陰陽論類篇云。孟春始至。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雷公對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王。脉謂孟月。春始至。謂立春之日也。則甲子又起立春。故管子五行篇云。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尹知章以日至爲春日氣至也。文耀鉤云。蒼帝受制。其名靈威仰。赤帝受制。其名赤熛怒。黃帝受制。王四季。其名

含紐樞白帝受制。其名白招拒。黑帝受制。其名汁光紀。依此。則甲子起立春。爲是。而淮南則五子更迭受制。蓋既有冬至立春二法。即不妨更爲變通耳。又有從七十二日受制之術。推爲求五德日名者。乾鑿度云。孔子曰。至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合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百日二十歲大終復初。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紀七十六歲。因而四之。爲三百四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一乘之。凡爲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爲法除之。餘三十六。以三十六甲子始數元立算。皆爲甲旁算亦爲甲以日次次之毋算者。乃木金火水土德之日也。德益三十六。五德而止。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四歲。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夏長。三百四歲。壬子水德主冬藏。三百四歲。戊子土德主季夏致養三百四歲。六子德四正。四正。子午卯酉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終一紀。是淮南亦德益三十六。故冬至不常甲子受制也。五歲受制。與一紀無異理耳。

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

元注木氣溫。故早出。

補曰木當爲火。

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毈。

補曰說文云。毈卵不孚也。

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

補曰。此謂甲子七十二日。

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

元注。夷傷也。夷或爲雹。

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

補曰。此謂丙子七十二日。

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

元注。不成爲介蟲也。

補曰。前書天文志云戎菽爲孟康曰爲成也。

丙子干戊子。大旱。苽封熯。

元注。苽。將草也。生水上。相連持大如薄者也。名曰封。旱燥故熯也。案持莊刻本作特。似誤。

補曰。此論戊子七十二日。

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

元注。不成爲魚。

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

元注。今八月九月時。李桃復榮生實是也。案。李桃。莊刻本作李柰。

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

補曰。此論庚子七十二日。

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

元注。不藏地氣發也。

補曰。木氣溫。

丙子干壬子。星墜。

元注。墜隕。

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

補曰。此論壬子七十二日。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

元注。豐隆。雷也。

至秋三月。

元注季秋之月

地氣下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

元注殺氣

青女乃出以降霜雪

元注青女天神青皇女主霜雪也案青皇女莊刻本作青霄玉女

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元注收斂其所藏而閉之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案禽獸莊刻本作禽鳥

元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

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候歲

元注雄鳩蓋布穀也

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

補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莊周亦言至陰肅肅出乎天至陽赫赫出乎地

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

補曰．天文志引星備云．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

補曰．太玄云．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

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

元注．與猶說也．

日出于暘谷．

補曰．王逸引作湯．御覽作陽．

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

元注．拂猶過．一日至．

補曰．扶說文作榑．

登于扶桑．

補曰．藝文類聚引有之上二字．初學記引有注云．扶桑．東方之野．

爰始將行．是謂朏明．

元注．朏明．將明也．朏讀若朏諾皋之朏也．

至于曲阿是謂旦明

元注平旦

補曰初學記引有注云曲阿山名

至于曾泉是謂蚤食

補曰諸家引至倶作臨初學記引有注云曾重也早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

至于桑野是謂晏食

補曰諸書至作次

至于衡陽是謂隅中

補曰至或作臻隅舊作禺

至于昆吾是謂正中

元注昆吾丘在南方

補曰文選思玄賦注以爲高誘注也至舊作對

至于鳥次是謂小還

元注鳥次西南之山名也鳥所宿至

補曰。至。舊作雕。還。諸家俱作還。案。御覽。還作遷。此作還。當是遷字誤文。

至于悲谷。是謂餔時。

元注。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

補曰。餔舊作哺。

至于女紀。是謂大還。

元注。女紀西北陰地。

補曰。至舊作迴。初學記。還作遷。注。西北作西方。案。元寫本初學記。還作遷。亦誤作遷。

至于淵虞。是謂高春。

元注。淵虞。地名。高春時加戌。民碓春時也。案。碓。莊刻誤作確。

補曰。至。舊作經。虞。舊作隅。初學記引。有注云。言尚未冥。上蒙先春曰高春。案。下注象息春。初學記誤作蒙悉春。此蒙字。當亦是象字誤文。

至于連石。是謂下春。

元注。連石。西北山名也。言將欲冥。下象息春。故曰下春。連讀腐爛之爛。案。上鳥次注云。西南之山名也。下蒙谷注云。北方之山名也。此處名也上。亦當有之字。莊刻本作連石西北山。疑有脫字。又象息春。元寫本作蒙悉春。誤。今從莊刻本改正。

補曰.至舊作頓.

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

補曰.洪興祖云.虞世南引云.爰止義和.爰息六螭.是謂縣車.案徐堅引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淵.義和至此而廻六螭.即六龍也.虞引無末六字.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義和.是生十日.常浴于甘泉.故日至悲谷云.爰止其女也.

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補曰.文選琴賦注.至作入.又引高誘注云.視物黃也.案.御覽.至亦作薄.

至于蒙谷.是謂定昏.

元注.蒙谷.北方之山名也.盧敖所見若士之所也.

補曰.至.舊作淪.

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案.御覽引.作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泉之地.曙于蒙谷之浦.又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楡十一字.與此異.

元注.曙明.浦涯.

補曰.初學記引注云.蒙谷.濛汜之水.

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元注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也

禹以爲朝晝昏夜

補曰論衡說日篇云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歲日行天十六道也王充所說十六道與此十六所合然則此即漏刻矣日有百刻以十六約之積六刻百分刻之二十五而爲一所二分晝夜平各行八所二至晝夜短長極則或十一與五而分至之間以此爲率而損益焉尚書正義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今置二分之漏五十刻十之如六刻百分刻之二十五而一適得八所夏至則多八刻百分刻之七十五冬至則少百刻百分刻之七十五所以然者夏至晝六十刻謂日出寅末入戌初而此出寅中入戌中冬至晝四十刻謂日出辰初入申末而此出辰中入申中各較三十度故也蓋蒙谷子也暘谷癸丑間也咸池艮也扶桑寅甲間也曲阿卯也曾泉乙辰間也桑野巽也衡陽巳丙間也昆吾午也鳥次丁未間也悲谷坤也女紀申庚間也淵虞酉也連石辛戌間也悲泉乾也虞淵亥壬間也其命名之義因此可想虞淵蒙汜諸名見于楚詞而尙書言暘谷洵乎其傳古矣

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

補曰。此下道藏本接帝張四維。爲是。別本脫誤在後。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

元注。運。旋也。案。莊氏逵吉云。太平御覽有注云。帝。天帝也。

月徙一神。復反其所。

補曰。神。當爲辰。

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帀。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

元注。螾。動生貌。

補曰。律書云。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漢志云。引達于寅。說文。螾。側行者。螾或從引。則螾有引義。案。萬物螾各本與莊本皆同。惟御覽作寅。螾也。莊刻本從之。此蓋從藏本。

律受太簇。太簇者。簇而未出也。

補曰。漢志云。族。奏也。周語云。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注。賈唐云。太簇正聲爲商。故爲金奏。白虎通云。族。湊也。聚也。是簇蔟族同義。謂奏聚而欲上出也。奏又即湊矣。案。御覽引作湊而未出也。下有注云。太簇正月律。此注正與相合。

指卯。卯則茂茂然。

補曰。律書云。卯之言茂也。漢志云。冒茆于卯。說文。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白虎通云

卯。茂也。案說文又云。茂。草豐盛。萺。草也。則萺茂同義。冒猶萺也。

律受夾鐘。夾鐘者。鐘始夾也。

補曰。白虎通云。夾。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釋名云。甲。孚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是夾即甲。案。御覽有注云。夾鐘二月律。

指辰。辰則振之也。

補曰。漢志云。振羡于辰。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

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

補曰。白虎通云。姑。故也。是姑爲陳。洗即灑。古先西通。趙世家。先俞于趙。徐廣曰。爾雅。西俞雁門是也。西灑也。故新來灑。又通禊。潔祀也。故周語云。故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即陳去新來之義。案。御覽引。有注云。姑洗三月律。

指巳。巳則生巳定也。

補曰。漢志云。巳盛于巳。釋名云。巳。巳也。陽氣畢布巳也。律書云。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詩斯干。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言巳成其宮廟也。則古讀巳午字若㠯佀。亦㠯聲。故鄭讀佀爲巳午之巳。已又語詞。故古俱訓爲語詞之巳也。

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案。律受仲呂四字。元寫本脫。今從莊刻本補。

補曰。白虎通云。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周語云。宣中氣也。說文云。仲。中也。案。御覽引有注云。仲呂四月律。

指午。午者仵也。

補曰。律書云。午者陰陽交。大射儀云。若丹若墨。度尺而午。注謂一從一橫曰午。即陰陽交也。說文云。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此古文五省。是午即五。故五月謂午。說文又云。午。啎也。屈原傳重華不可啎兮。集解王逸云。啎。逢也。索隱曰。楚辭作遻。漢志云。遻布于午。遻即啎矣。此啎字亦當爲啎。作仵者。流俗傳寫使然。遻之言遇。易曰。遘。遇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是也。

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賓也。

補曰。周語云。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律書云。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案釋名云。委蕤也。萎蕤就之也。萎蕤猶蕤痿矣。說文云。蕤。草木實甤甤也。讀若綏。蕤草木華垂貌。从艸甤聲。是蕤即綏。樛木傳。綏安也。故蕤爲安。案。御覽引有注云。蕤賓五月律。

指未。未昧也。

補曰。漢志云。昧薆于未。釋名云。昧也。日中則昃。向幽昧也。案。御覽。昧作昧。與此義異。

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之也。

補曰.說文云.綝.止也.从糸林聲.是林即綝.案.御覽引.有注云.林鐘六月律.

指申.申者呻之也.

補曰.律書云.言陰用事.申賊萬物.說文云.呻吟也.釋名云.吟嚴也.其聲本出于憂愁.使人聽之淒歎也.然則呻之者.謂陰氣賊物.物呻吟也.申申束之.安世房中歌.敕身齋戒.施教申申.是也.

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

補曰.律書云.夷則者.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徐廣曰.一作則.漢志云.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然左傳言毀則爲賊.故陰氣賊物爲夷則.陰氣賊物.易其則之謂也.德已去矣者.管子四時篇云.德始于春.長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然則七月.刑之始.故德去也.案.御覽引.有注云.夷則七月律.

指酉.酉者飽也.

補曰.律書云.酉者.萬物之老也.漢志云.留孰于酉.說文云.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是即飽之義也.

律受南呂.南呂者.任保大也.

補曰.漢志云.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尙書大傳云.南方者.任方也.說文云.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方言.戴鵀一名戴南.是南即任.案.御覽引.有注云.南呂八月律.

指戌.戌者滅也.

補曰。律書云戌者。言萬物盡滅。漢志云。畢入于戌。說文云。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也。五行志土生于戌。盛于戌。从戊含一。烕。滅也。从火戌聲。火死于戌。陽氣至戌而盡滅也。故戌言滅

律受無射。無射者。入無厭也。

補曰。漢志云。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爾雅釋詁。射。豫厭也。故無射言無厭。（案御覽引有注云。無射九月律。）

指亥。亥者閡也。

補曰。律書云亥者。該也。言陽氣藏于下。故該也。漢志云。該閡于亥。說文云。亥。荄也。荄。草根也。閡。外閉也。然則萬物歸根。兼晐而外閉之。故曰閡也。該與晐通矣。

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鐘也。

補曰。周語云。均用利器。俾應復也。律書云。陽氣之應。不用事也。漢志云。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案御覽引有注云。應鐘十月律。）

指子。子者茲也。

補曰。律書云。子者。滋也。滋者。萬物滋于下也。漢志云。孳萌于子。說文云。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以爲偁。𢀈籀文子。茲。汲汲生也。𢀈籀文孳。滋。益也。茲。草木益多。是滋茲同義。皆謂孳也。孳从子。故子言孳。

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

補曰。律書云。言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周語云。夫六中之色也。故命之曰黃鐘。韋昭云。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母。地有六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爲中。黄中之色也。鐘之言陽氣鐘聚于下也。說文云。黃地之色也。从田从炗。炗古文光。然則六亦地也。陽氣鐘于地中。故黃坤六五黃裳。案御覽引。有注云。黃鐘十一月律。

指丑。丑者紐也。

補曰。律書云。言陰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漢志云。紐芽于丑。說文云。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則厄紐紐牙同義。

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

補曰。周語云。助宣物也。漢志云。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說文云。呂晉骨也。昔太岳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膂篆文呂。是呂即膂。膂省爲旅也。旅旅而去。猶言進旅退旅矣。旅。徒旅也。案御覽引。有注云。大呂十二月律。

其加卯酉。則陰陽生。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

補曰。漢志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

五則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也陽氣伏于下于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萬物于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于時爲秋秋𩏂也物𩏂斂乃成就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于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圓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乃能端直于時爲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

道曰規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和合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補曰老子文

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

元注調和也

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

補曰管子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主一而三之者置一而三之也四開以合九九者置一而四三之也三爲一開九爲二開二十七爲三

開。八十一爲四開。故曰以合九九。則黃鐘之積也。其長爲百分尺之九十分。故漢志云。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而唐都落下閎造太初曆。亦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史記言黃鐘八寸十分一。則約九十分爲八十一分。使外體中積相應。以便布算。而後人言史記用十分寸。漢志用九分寸。誤矣。淮南寸法與史記漢志同。

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

補曰。漢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于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是冬至爲元氣之始。黃鐘宮應焉。故以爲名。而季夏亦中黃鐘之宮者。此則七十二日五子受制之術。嘗是吹律聽聲而得之。故曰律中。蓋立春甲子受制。則穀雨前三日丙子受制。小暑前六日戊子受制。白露後六日庚子受制。小雪後三日壬子受制。合之月令所云其日甲乙。其日丙子者無不相應。則季夏自中黃鐘之宮也。若以冬至爲黃鐘之宮。則出于候氣。謂之隨月律。律管最長。十二宮聲中亦最尊。故與元氣相應。然二法雖異。理實相通。何者。冬至時候氣既效。即吹律亦無不中。可知。而季夏候氣。則用林鐘耳。樂聲儀云。作樂制禮時。五音使于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鄭玄注云。戊辰土位。土爲宮。宮爲君。故作樂尙之。以爲君也。夜半子。以天時之始。稽命徵起于太素十一月閼逢之

月歲在攝提格之紀是云作樂制禮蓋作樂則有禮通其反耳東漢時所云攝提格之歲未必太歲即在丙子要是黃鐘起于冬至則正有其本耳

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有二鐘以副十二月

補曰呂氏春秋五月紀曰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隋志以爲即鎛鐘每鐘垂一簨虡各應律呂之音徐景安謂之律鐘大司樂注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鐘之均是謂律鐘唐志鎛鐘十二在十二辰之位而尙書大傳云天子左五鐘右五鐘鄭注謂天子宮縣黃鐘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賈公彥以爲十二零鐘非鎛鐘也淮南十二鐘知即律鐘賈誼新書六術篇曰一歲十二月分而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鐘鐘當一月其六鐘陰聲六鐘陽聲是也

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

補曰前漢志云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氣行于十二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參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參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于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于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于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凡十二律。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

補曰。五音配五行。正五方。而律之長短。聲之清濁。實爲五音之序。宮最長而濁。商次長。亦次濁。角長短清濁半。徵次短。亦次清。羽最短而清。十二均皆然。

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

補曰。呂氏春秋五月紀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案吹曰。或作吹日。今從畢氏校刊呂覽據說苑定作曰。）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前漢志云。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五。孟康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鐘。數未至寅。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按十二律之次。黃鐘子。林鐘丑。太簇寅。南呂卯。姑洗辰。應鐘巳。蕤賓午。大呂未。夷則申。夾鐘酉。無射戌。中呂亥。是隔一相生也。故六十律黃鐘宮後。即以應鐘無射爲宮。無射之商。黃鐘也。則用半律。何則。十二律長短相間。至中宮而窮。黃鐘半律。在無射中呂之次。故以爲商。若以十二律直十二月。則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中呂。各居其衝。而得隔八相生之次。其律則自長而短。至應鐘而窮矣。前法是陽下生。陰上生。後法則蕤賓夷則無射陽上生。大呂夾鐘中呂陰下生。故林鐘南呂應鐘退居西北。而大呂夾鐘中呂進居

東南也

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

補曰黃鐘體中之積也漢志積黍九十分爲長用以除積則九分爲圓冪依密術求方冪得十一分四十五釐九十豪開方得三分三釐八豪五絲一忽爲徑更以密術求圓周得十分零六釐三豪四絲六忽十二律皆用此圍徑而遞減其長故算術必先定黃鐘之圍徑也以此律圍乘九寸之長實得九十五寸七分一釐一豪四絲爲體周而能容千二百黍孟康以九分爲圍以圍乘長得積八十一寸則體周過小晉宋隋唐間依以制律皆不能容千二百黍其明驗也

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

補曰林鐘體中之積也置黃鐘之數二因而三除之得此數以術推之一寸之積實有九寸則林鐘六寸積五十四寸也以九約六寸則長亦五十四分律書云五寸十分四

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

補曰太簇體中之積也置林鐘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得此數以上三律十分爲寸則數爲積寸九分爲寸則數爲積分皆得相應故古人以當天地人三才其餘則不能密合矣要之數兼分寸則俱同也淮南獨言數者以此律書云七寸十分二

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

補曰置太簇之數二因而三除之得此數續志南呂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强今以九乘之得四十八微弱以强補弱即得整數九除四十八亦得彼數律書云四寸十分八

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

補曰置南呂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得此數續志姑洗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强今以九乘之得六十四寸微弱以强補弱亦得整數九除六十四亦得彼數此二律强弱相補數猶適合于黃鐘宮則羽角也餘唯無射一律適合陽律之終其他則否矣律書云六寸十分四

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

補曰置姑洗之數二因而三除之得此數續志應鐘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强今以九乘之得四十二寸六分六釐九除四十二得四寸六分六釐尚有三之二是彼之積寸較多此之積分較少也彼是實數此則不能無所棄法使之然也律書云四寸二分三分二

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

補曰置應鐘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嘗爲五十六以前有所棄故此益其一也續志蕤賓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强今以九乘之得積五十六寸九分弱此收九分弱爲一寸所謂半法以上亦得一也積寸如

此積分可知九除五十七得六寸三分小分三尙有三分一則益一整數之故律書云五寸六分三分一

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

補曰漢志作下生大呂生半律也此云上生生正律也大呂夾鐘中呂以陰律而主夏至以前之月故必上生大呂之數七十六者置蕤賓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得此數續志大呂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今以九乘之得積七十五寸八分半強九除七十六得長八寸四分小分四半弱皆以蕤賓所收稍多之故古人只取整數不得不然律書云七寸五分三分一

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

補曰漢志作上生夷則亦生正律也夷則無射雖陽律而主夏至後之月故此從下生夷則之數五十一者置大呂之數二因而三除之當爲五十又三分之二在半法以上故收爲一也續志夷則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今以九乘之得積五十寸六分弱九除五十一得長五寸六分小分六又三分二也律書云五寸四分三分二案亦生正律也正當作倍作正者傳寫誤也漢志上生〻而倍之下生〻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依術推之正得一尺一寸二分有奇倍律若作正律是用下生法非漢志所云上生矣又二因而三除之二誤作四律書云五寸四分三分二誤脫四分二字今幷校正

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

補曰漢志云下生夾鐘亦生半律夾鐘之數六十八者置夷則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得此數續志夾鐘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微强今以九乘之得積六十七寸四分小分一强九除六十八得長七寸五分小分五尙有九之五也律書云六寸七分三分二

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

補曰漢志作上生無射之數四十五者置夾鐘之數二因而三除之得此數尙有三之一則棄之續志無射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强今以九乘之當爲四十五弱以强補弱故得積四十五其一分不容不棄矣九除四十五得長五寸亦與續志近律書云四寸四分三分二

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

補曰漢志云下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者置無射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得此數以九乘之得積五十九寸七分半强此收其餘分故六十寸也前有所棄後必收之與蕤賓同九除六十得長六寸六分小分六又三之二則所收過多也以上十二律用九分十分二寸法互算有合有否十分寸爲實九分寸爲變法故九分爲寸有棄有收而淮南用九不用十者有故焉十二律自長至短以次而殺九分爲寸黃鐘長于蕤賓二十四是每月減四也應鐘短于中呂十八是每月減三也以此爲通率則不妨有棄有收十分爲寸則所減無通率矣此淮南之所以用九不用十也律書云五寸九分三分二

主四月。

補曰。十二律主十二月。由于候氣律者。述陽氣之管也。故所候皆爲陽氣。十一月。陽氣動于黃泉。入地中八寸十分一。故以黃鍾候之。十月陽氣窮于地上。迫地面四寸十分二。故以應鍾候之。應鍾短于黃鍾三寸十分九。盈月得冬至。則當以三寸十分九。減本律三分。爲黃鍾氣應之限。中間四寸十分二。即陽氣從下而上之處也。而五月陰生之始。蕤賓短於黃鍾二寸十分四。長于應鍾減過之數一寸十分八。是陽氣之長其數二十四。陽氣之消。其數一十八。中間四十二。又即消長之總數也。陰氣消長之數如陽。其初陰上陽下。與黃鍾應。經六月而陽長二十四。則陰至黃鍾之分。是時陽上陰下。與蕤賓應。經六月而陽消一十八。則陰至蕤賓之分矣。蓋陽氣初長時。陰氣適滿二十四。至消爲一十八。則陽滿二十四矣。陰氣初長時。陽氣適滿二十四。至消爲一十八。則陰滿二十四矣。應鍾氣應。逾月而後黃鍾氣應。此應鍾之所以爲應鍾也。以十二律論之。黃鍾減五爲大呂。此陽氣之驟長也。自後每月減四。至中呂。則減二爲蕤賓。所長微矣。自蕤賓以後。月減三分。五月至應鍾。盈月又減三。而陽氣復萌矣。蓋陰陽二氣。初長時皆驟長五分。未消時已暗消一分。故二至之月。俱至黃鍾蕤賓之分也。應鍾倍律長于黃鍾三分。減之則得黃鍾。猶減中呂三分而爲蕤賓。皆氣應盈月之驗也。呂覽黃鍾長三寸九分。即減應鍾正律所得。其義亦然。而自古無悟及者。何歟。或說黃鍾以後六律候陽氣。蕤賓以後六律候陰氣。此

殊不然周易卦氣自下而上律氣亦然蕤賓之月陽氣自黃鐘而進正滿二十四分而可謂之陰氣乎律之用減不用增皆由陽氣之自下而上爲之也故曰述陽氣之管且陽動陰靜灰之飛也非其證乎然則何以律有陰陽曰律之陰陽從十二辰名之在陽曰陽律在陰曰陰律而已

極不生

補曰不舊作下今依晉志所引改宋書注云極不生鐘律不復能相生疑采元注然極不生者不生黃鐘全律也黃鐘之半律則生之矣何者旋宮之法黃鐘爲商角徵羽爲變宮變徵必用半律非中呂生之而誰生乎置中呂之數二因而四除之止積四十未盈八十一之半然應鐘益一而生蕤賓則中呂不可益之而生黃鐘乎益四分分之三則能生矣由是黃鐘自相生而半律備則旋宮之用不窮依續漢志十分寸一則倍中呂之實爲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分一以三除之止八萬七千三百八十一又三分一半黃鐘之實有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又十之五少一千一百九十二有奇則誠不足以生黃鐘因而上生執始此二法之所以始通而終判也淮南用六十律唯以正半相參與京房異則中呂必生黃鐘

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鐘

補曰晉志所引如此舊作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誤也

比於正音。故爲和。

元注應鐘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爲和。和從聲也。一曰和也。

補曰。注中故字。宋書應作效。從字引作徙。

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

補曰。宋書采元注云。繆音相干也。周律故有繆和。爲武王伐紂七音也。案應鐘黃鐘之變宮。蕤賓黃鐘之變徵。謂之變宮變徵者。六十律旋宮則黃鐘宮。姑洗角下生應鐘宮。應鐘爲宮。復下生蕤賓徵。今八十四聲旋宮以應鐘宮二律。歸入黃鐘宮。應鐘比黃鐘半律稍下。蕤賓比林鐘正律稍下。故云變也。云和繆者。五音宮最長。商角徵羽以次而殺。律長則聲濁。律短則聲清。故月令注云。宮最濁。商次濁。角清濁半。徵次清。羽最清。此變宮從角下生。是清于羽也。順次而降。故爲和。變徵從變宮上生。是濁于徵也。逆抗而升。故爲繆。是以祖孝孫八十四調之法。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而以變宮爲清宮。變徵爲正徵。云清宮是也。正徵當云濁徵。十二律皆有二變。此特舉其一耳。

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

補曰。周語韋昭注云。十一月黃鐘乾初九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正月太簇乾九二也。二月夾鐘坤六五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鐘坤初六也。七月夷則。

乾九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十月應鍾．坤六三也．乾鑿度云．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于六月未．右行陰時六．注謂陰則退一辰者．謂左右交錯相避．此所云即其義也．而又反用之何．則冬至本在子．今從坤初之例．退居于未．自後一氣歷一辰．則六中氣當坤六爻矣．夏至本在午．今從乾初之例．進居于子．自後一氣歷一辰．則六中氣當乾六爻矣．冬至後欲察陰．故轉比坤六律．夏至後欲察陽．故轉比乾六律．自林鍾至應鍾．用正律．黃鍾至蕤賓．用半律．則音漸清．因清知濁．故曰音漸濁．陽長故也．若十二辰俱用正律．亦音漸清．就清知清．故直曰音漸清．陰長故也．此必合前二十四時所比之音論之．其理方明．蓋前冬至比黃鍾．小寒比應鍾．黃鍾用半律．則音漸濁．即此比林鍾後所知也．前夏至亦比黃鍾．小暑比大呂．黃鍾用正律．亦音漸清．即此比黃鍾後所知也．冬至何以用半律．夏至何以用正律．以夏至戊子受制．律中黃鍾之宮也．

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之變．案二十四氣．莊刻本作二十四時．

補曰．一律當一氣．前二法俱非月律之正．故曰變．

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

補曰．五子皆謂黃鍾各居其宮．則各應其聲．以律配日．則黃鍾適配五子．始于戊子．卒于丁亥．而六十律成矣．甲子爲中呂之徵者．中呂爲亥．十月也．大雪之末日也．下生黃鍾半律．甲子冬至．黃鍾應中呂

爲宮。則黃鐘爲徵矣。丙子爲夾鐘之羽者。丙子在甲子後第十三日。其前三日。律直夾鐘。夾鐘爲宮。則黃鐘爲羽。戊子爲黃鐘之宮者。戊子在甲子後第二十五日。黃鐘自爲宮。庚子爲無射之商者。庚子在甲子後第三十七日。其前二日。律直無射。無射爲宮。則黃鐘爲商。壬子爲夷則之角者。壬子在甲子後第四十九日。其前五日。律直夷則。夷則爲宮。則黃鐘爲角。甲有六而子惟五。故止有五子。五子中惟戊子用全律。餘俱半律。全律尊。不爲商角徵羽也。六十律一周。則雨水矣。又十二日而得丙子。故丙子起驚蟄前三日。又一周。則將穀雨矣。又十二日而得戊子。故戊子起小滿前六日。又一周。則將小暑矣。又十二日而得庚子。故庚子起大暑後六日。又一周。則過白露矣。又十二日而得壬子。故壬子起寒露後三日。此七十二日五子受制之律也。而冬至爲徵。則其餘皆爲徵。是故丙子後三日爲驚蟄。太簇之南呂也。戊子後六日爲小滿。則應鐘之蕤賓也。庚子後六日爲大暑。亦應鐘之蕤賓也。壬子前三日爲寒露。則夷則之夾鐘也。至復于甲子。則歲周矣。甲子起于冬至。易稽覽圖云。甲子卦氣起中孚。是也。戊子亦在大暑前六日。是爲季夏。故月令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蓋六十日旬周。與七十二日受制。均得通也。乾鑿度云。日十干者。五音也。注謂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土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此論其正法。旋宮則以甲己爲徵。乙庚爲商。丙辛爲羽。丁壬爲角。戊癸爲土。柔日從剛。則惟宮商不變。此其所以爲宮商也。太玄云。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律書云。上九商八羽

七角六宮五徵九皆謂是也注者不知故別釋之

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

元注古者幅比皆然也

補曰說文云幅布帛廣也食貨志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鄭志二尺四寸爲幅與此異

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

補曰說文云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又曰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皆以人之體爲法然則尋即周之丈也人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人脩一尋故曰丈夫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尺以爲度康成云徑廣八寸袤一尺是八寸爲尺起于璧廣十寸之尺則其羨也獨斷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

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

補曰說文云匹四丈也八揲一匹然八別也匹往相辟耦也是判八爲四合四成八匹從匸匸讀若傒藏也匹藏八義故又从八揲取也取物以五數故四丈爲匹耳案說文匸衺徯有所俠藏也讀與傒同非讀若俠藏也疑此傳寫有誤

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

補曰杜子春云制謂匹長然制匹爲衣故匹言制左傳云晳幘而衣貍製又云陳子衣製皆謂衣製與

制通.故說文同訓裁也.

秋分蘽定.蘽定而禾熟.案.禾熟.莊刻本作禾穗.

元注.蘽.禾熟粟孚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曰禾熟.蘽讀如詩有貓有虎之貓.古文作秒也.

補曰.宋志作禾穟.注云.穟.禾穗芒也.說文云.蘽.莒之黃華也.一曰末也.秒.禾芒也.是蘽秒通.說文稱下注云.春分而禾生.日夏至晷景可度.禾有秒.秋分而秒定.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其以爲重.十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一銖.故諸程品皆從禾.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蘽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月之數.

元注.十.從甲至癸日.

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

元注.分言其輕重分銖也.

補曰.說文云.量.稱輕重也.从重省.故淮南以輕重爲量.

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

補曰。漢志云。度者分寸丈尺引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量者龠升合斗斛也。本起于黃鐘之龠。合龠為合。則一黍為分。十黍為寸。百黍為尺。千黍為丈。萬黍為引。此五度之積也。百黍為銖。二千四百黍為兩。三萬八千四百黍為斤。百一十五萬二千黍為鈞。四百六十萬八千黍為石。此五權之積也。千二百黍為龠。二千四百黍為合。二萬四千黍為升。二十四萬黍為斗。二百四十萬黍為斛。此五量之積也。淮南以權為量。即是以權準量。半兩為龠。一兩為合。十兩為升。六斤四兩為斗。六十二斤八兩為斛。而數起於十二粟。則百四十四而當漢志之十也。此寸有十二粟。彼寸有十黍。蓋是粟小于黍耳。

其為音也。

補曰。舊本為上有以字。此從晉志所引。案莊刻本有以字。

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生六十音。

補曰。續漢志載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曰。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其法近淮南所言而實異。何者。淮南云中呂極不生。又云。甲子中呂之徵也。謂不生正律。生半律。黃鐘短于中呂也。房則中呂生執始。中呂為宮。執始為

徵。執始律長。反過中呂。一也。姑洗之依行。當下生應鐘宮律。黃鐘之包育。當自中呂上生。而房則依行上生。包育非隔八相生之法。二也。六十律當終于中呂宮。中而房則終于蕤賓之南事。三也。又六十律各主一日。而房則參差不齊。四也。在房自有義例。不得云誤。然實非古旋宮之法

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

補曰。隋志云。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爲部。以一部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七音。案重雖据淮南。其法亦異淮南。三百六十律即用六十律而六十律又即十二律。兼正半亦止二十四。無三百六十也。何者。有二十四律。即可旋宮爲六十律。無待他律也。且律以當日。六十日之外。寧有他日乎。其所以不爲他律者。亦以應鐘生蕤賓。中呂一半生黃鐘。至于中呂之半。則其數窮矣。房術中呂不能生黃鐘。因生執始。至于南事。而其數不窮。則雖爲三百六十律。猶不窮也。特以當一歲之日。則不復相生耳矣。

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元注。鐘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

補曰。誘。河東高氏名也。注出其手。故云耳。上下相生之法。即律書所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

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也。是先乘後除法。大師職鄭注云。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乃是先除後除法。漢志又言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又是加二倍法矣。管子地員篇是其所本也。

太陰元始建于甲寅。

補曰。此太陰在閼蒙攝提格之歲。非太歲也。天官書曰。前列直斗口三星。隋北端兌。若見若否。曰陰德。或曰天一。淮南本篇以天一爲太陰。是太陰即陰德矣。于辰直卯。歲星居丑。太歲在子。以丑加子。則太陰在寅。歲星居子。太歲在丑。以子加子。則太陰在卯。由是歲徙一辰。歲星常加子矣。此太陰紀年之義也。案于辰直卯。歲星居丑。太歲在子。以丑加子。則太陰在寅。歲星居子。太歲在丑。以子加子。則太陰在卯。由是歲徙一辰。歲星常加子矣。當作于辰直卯。歲星居子。太歲在丑。以丑加子。則太陰在寅。歲星居丑。太歲在子。以子加丑。則太陰在卯云云。所由知其然者。太陰在卯。則歲行三宿。正在玄枵。太歲正在星紀。以丑加子。則太陰在寅。太陰在寅。則歲行二宿。正在星紀。太歲正在玄枵。以子加丑。則太陰復在卯矣。歲徙一辰。至十二歲而一周。其明年則歲星乃在玄枵。故曰常加子矣。太陰與太歲左行。歲星右行。故推合如是。此當是傳寫誤也。

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于甲寅之元。

補曰。千五百二十歲爲大終。其餘數二十。凡言終者。皆舉餘數也。三終則餘數六十。故復得甲寅之元。韓非子言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是也。

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

補曰此推太陰以合日辰也由是建除之法生焉

前三後五百事可舉

元注前後太陰之前後也

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

補曰晉志云勾陳後宮屬也大帝之常居也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說苑辨物篇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星樞也

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

補曰此建除法也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太公六韜云開牙門當背建向破越絕書云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于地戶漢書王莽傳云十一月壬子直建戊辰直定論衡偶會篇云正月建寅斗魁破申是也案建除有二法越絕書從歲數淮南書及漢書從月數後人惟用月也

太陰在寅名曰攝提格

補曰攝提格星名也天官書云大角者天皇帝庭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晉志云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然則斗杓所建攝提同也十二

歲。斗杓所建。星見其方。首年用本名。其下十一名。即其別稱也。天官書。言歲星一名攝提格。爲此知太陰即知太歲矣。如太陰在攝提格。太歲必在子也。

其雄爲歲星。

補曰。太玄云。倉靈之雌。不同宿而罔失。則歲功之乖。注以歲星爲倉靈。失度爲不同宿。然則雌謂太陰也。太陰爲雌。明歲星爲雄。太歲所在之辰。星以其月出此。歲星之所以爲雄也。太陰所在之辰。斗以其月建此。太陰之所以爲雌也。歲星必與太陰相應而行。有盈縮則有失次。失次非即超辰。故太陰不移。是謂不同宿。失次有應見于衝辰。占具天官書。

舍斗牽牛。

補曰。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天文志云。太歲在子曰困敦。太初曆。歲星在建星牽牛。本是同歲。而太陰太歲異其名也。劉歆云。漢曆太初元年。歲星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是也。曆書載武帝詔曰。年名焉逢攝提格。歲名年名。即是太歲太陰之辨。歲星自在星紀耳。星云正月出。殆是天正。案。歲陰元寫本誤作歲行。今從史記校正。

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正月。天文志作十一月。史記用周正。淮南漢志用夏正。

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

元注單讀明揚之明．

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丑．曰赤奮若．歲星十二月出．太初在婺女虛危．

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太初曆在營室東壁．

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大荒落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卯曰單閼．歲星二月出．太初在奎婁．

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辰曰執徐．歲星三月出．太初出胃昴．

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嶲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協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嶲參星出．天文志云．太歲在巳曰大荒落．歲星四月出．太初在參罰．

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午曰敦牂．歲星五月出．太初在東井輿鬼．

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

元注．作讀昨．

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未曰協洽．歲星六月出．太初在注張七星．

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申曰涒灘．歲星七月出．太初在翼軫．

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酉曰作詻．歲星八月出．太初在角亢．

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

元注．困讀羣．

歲星在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戌曰掩茂．歲星九月出．太初在氐房心．

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巂參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一月與尾箕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亥曰大淵獻．歲星十月出．太初在尾箕．史漢所說似異實同．亦合于淮南．案歲星首年以中氣日見．滿一歲行盡一次而伏．則來年見日．已在後月中氣後．及第十一見伏竟．而十二歲已周．其第十二年有歲星者．以第十一見近次末．不數日而已入第十二年之次也．何以明之．歲星無超辰．當以十二歲之積日分爲十一分．以爲見伏一終之日數．即前所云三百九十八日四十五刻十一分之五也．內減去一歲爲見日．其

伏日有三十三日二十刻十一分之五十伏三百三十二日四十五刻十一分之五以一中氣三十日四十三刻四分一去之得十氣餘二十七日六十七刻有奇算外即第十一次星見日以所餘轉減一中氣日餘二日七十六刻四分三強以并一中氣日仍得三十三日二十刻十一分之五則是見在氣末即見在度末以其見時尙在第十一年之次故第十一年有歲星不數日而入第十二年之次遂爲第十二年之歲星也

太陰在甲子

補曰太一在丙戌之歲也

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德入中宮而徙于木

補曰淮南說刑德有二一是一歲之刑德前言陰陽七舍是也一是二十歲之刑德此所說也此刑德從太陰支幹生甲子之歲德在甲刑在卯子刑卯故刑德合東方宮徙所不勝則自東而西謂乙丑之歲德在庚刑在戌丑刑戌故合西方宮又徙所不勝則自西而南謂丙寅之歲德在丙刑在巳寅刑巳故合南方宮又徙所不勝則自南而北謂丁卯之歲德在壬刑在子卯刑子故合北方宮此四歲是刑德合也自此而離則戊辰之歲德在戊刑在辰戊爲中辰爲木故曰刑不德入中宮而徙于木也二十年之中德以東西南北中爲序刑以東西南北爲序周而復始故唯有四年之合一合一離爲一小終

一終而得甲申。二終而得甲辰。三終而復于甲子。積七十六小終而爲一大終。三大終而復於甲子之元。古曆上元本起甲寅。刑德獨始甲子者。据始合言之也。

太陰所居曰德。

補曰。曰德二字。當作日爲德。

辰爲刑。

補曰。太陰所居。謂十幹也。辰即十二枝。幹從日。故曰德。枝從月。故曰刑。開元占經云。干德甲丙戊庚壬爲陽。陽德自處。甲德在甲。丙德在丙。戊德在戊。庚德在庚。壬德在壬。此謂自處。乙丁辛己癸爲陰。陰德在陽。乙德在庚。丁德在壬。己德在甲。辛德在丙。癸德在戊。此謂在陽。取合爲德也。三刑。子刑卯。卯爲刑下。子爲刑上。丑刑戌。戌爲刑下。未爲刑上。寅刑巳。巳爲刑下。申爲刑上。卯刑子。子爲刑下。卯爲刑上。辰刑辰。巳刑申。申爲刑下。寅爲刑上。午刑午。未刑丑。丑爲刑下。戌爲刑上。申刑寅。寅爲刑下。巳爲刑上。酉刑酉。戌刑未。未爲刑下。丑爲刑上。亥刑亥。謂之三刑。刑上刑下。自刑也。此即淮南之刑德。致其原則干德本之律曆。三刑生于風角。何者。曆此年中節在甲者。後年則在己。此年在丙者。後年則在辛。六十律。則戊癸爲宮。甲己爲徵。五日一周。終而復始。故甲己合。乙庚合。丙辛合。丁壬合。戊癸合也。日有剛柔。聲有陰陽。以剛統柔。以陽唱陰。則陽德自處。而陰德從陽矣。翼氏風角占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刑

在亥。水刑在辰。金剛火強各立其鄉。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此皆謂自刑也。十二辰分爲孟仲季。四孟亥自刑。則寅巳申相刑。四仲午酉自刑。則子卯相刑。四季辰自刑。則丑未戌相刑。相刑者互爲上下。故有刑上刑下也。王莽傳云。今年刑在東方。張晏曰。是歲在壬申。刑在東方。莽傳又曰。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張晏曰。太歲起于甲寅爲龍。東方倉。癸德在中宮也。

德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勝。

補曰。申在東。丙在南。戊在中。庚在西。壬在北。爲自倍因。乙從庚。丁從壬。己從甲。辛從丙。癸從戊。爲徙所不勝。綱即剛。古通。日當爲自。

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

補曰。子辰申水也。刑在卯辰寅。爲水辰之木。卯未亥木也。刑在子丑亥。爲木辰之水。丑巳酉金也。刑在戌申酉。爲金立其處。寅午戌火也。刑在己未午。爲火立其處。水木金火一從三合。一從四時。後漢書朱穆傳云。丁亥之歲。刑德合于乾位。注謂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曰合于乾位是也。然淮南則用太陰。

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

元注。襲。和也。

補曰。太陰在寅。諸神分居四正方。則鈎陳在子。子爲玄枵。玄枵虛中。是謂虛星乘鈎陳。歷十二歲。而鈎陳仍在子。于是天地襲矣。此言六神歲徙之法。特附刑德而見。何以明之。太陰元始。乃德木刑火之歲。非始合東方之歲也。

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于癸。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

補曰。二十歲而一終。六十歲而三終。則甲有寅戌午。乙有卯亥未。丙有辰子申。丁有巳酉丑。自戌以下。周而復始。故以三辰爲合。從其壯者命之。而五行定矣。漢書翼奉傳注。孟康曰。北方水。生于申。盛于子。東方木。生于亥。盛于卯。南方火。生于寅。盛于午。西方金。生于巳。盛于酉。辰窮水也。未窮木也。戌窮火也。丑窮金也。京房易積算傳云。寅中有生火。亥中有生木。巳中有生金。申中有生水。丑中有死金。戌中有死火。未中有死木。辰中有死水。土兼乎中。是也。然其原起于曆。素問六微旨大論云。寅午戌歲氣同會。卯未亥歲氣同會。辰申子歲氣同會。巳酉丑歲氣同會。終而復始。王砯注。陰陽法以爲三合。緣其氣會同也。案其法分一歲爲六氣。甲子之歲。初之氣。始于水下一刻。寅初也。六之氣。終於二十五刻。辰末也。謂之初六。乙丑之歲。初之氣。始于二十六刻。巳初也。六之氣。終于五十刻。未末也。謂之六二。丙寅之歲。

初之氣始于五十一刻申初也六之氣終于七十五刻戌末也謂之六三丁卯之歲初之氣始于七十六刻亥初也六之氣終于水下百刻丑末也謂之六四四歲爲一節戊辰之歲初之氣復始于水下一刻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故謂之三合古曆俱同四分則四歲之後中節刻漏俱同術家以推五行醫經以分六氣莫不由此

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

補曰五勝五行相勝也生于一壯于五終于九各以其辰命之

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八徙而歲終

補曰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元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冬至矣

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

補曰漢書藝文志兵書陰陽十六家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其術即淮南所云又志陰陽家有天一兵法二十五篇五行家有天一六卷刑德七卷殆亦說其事

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

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

元注。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季春之月。日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字之誤也。案。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季春之月。日在胃。莊刻本皆無日字。

補曰。皆謂日所在星也。大衍曆議云。秦曆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

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補曰。宋書志云。祖沖之曰。漢代之初。即用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

星分度

補曰。此赤道度也。東京始有黃道度。

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

補曰。東方七十五度四分一。四分一。兩京附于斗末。謂之斗分。算從冬至始也。此附箕末者。秦以十月爲歲首。箕立冬後宿。從小雪始也。大衍曆議云。夏曆章部紀首。皆在立春。故其課中星揆斗建與閏餘之所盈縮。皆以十有二節爲損益之中。即其理也。

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

補曰。北方九十八度。

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巂二。參九。

補曰。西方八十度。

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案井度莊刻本以漢書攷正作三十三。元寫本作三十二。誤。今改正。

補曰。南方百一十二度。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巂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

補曰。保章氏注引堪輿云。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與淮南異者三。吳魏趙也。初學記曰。周官天星皆有州國分野。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幷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巂參益州。東井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堪輿家云。玄枵爲齊之分。星紀吳越之分。析木之津燕之分。大火宋之分。壽星鄭之分。鶉尾楚之分。鶉火周之分。鶉首秦之分。實沈魏之分。大梁趙之分。降婁魯之分。娵訾衛之分。左氏昭二十三年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預注。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野也。然吳越同屬星紀。何以獨得歲星。案漢志以後。皆以斗爲吳分野。牛女爲越分野。時歲星初入星紀。反是吳得歲矣。惟越絕書云。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然後越獨得歲。此

以須女爲吳。正與越絕合。但須女爲玄枵之次。而得爲吳者。秦曆冬至在牛六度。則小寒當在虛一度。須女盡入星紀之次矣。韓趙魏三晉也。墬與有晉無魏。以魏得晉故都。而易爲大梁。淮南以魏易趙。殆從其名。越絕亦曰梁畢也。晉觜也。趙參也。知淮南所本古矣。越絕又言韓角亢也。鄭角亢也。淮南言鄭即言韓。三晉備矣。

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亡國。

補曰。當居者。歲星常率也。有盈縮。則越而之他處。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

元注。木德仁。故柔涼也。

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

元注。火德陽。故布施宣明也。

太陰治秋。則欲修繕備兵。

元注。金德斷制。故修兵也。

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強。

元注。純陰閉固。水澤冰凍。故剛強也。

補曰．太陰各以其歲治其月．故月與太陰相應．治春者．寅卯辰之歲也．治夏者．巳午未之歲也．治秋者．申酉戌之歲也．治冬者．亥子丑之歲也．政必如其治所以法天道．

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

補曰．改節．如春爲夏．易常．如申破寅．

故三歲而一饑．一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案莊刻本十二歲下無而字．

元注．康．成也．案康成也．莊刻本作盛也．又云．按御覽康作荒．下有注云．蔬不熟爲荒也．疑是許愼注．故義異．

補曰．史記貨殖傳云．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又曰．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越絕書則云．計倪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又曰．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說本不殊．而特以歲爲太陰．天官書直謂之太歲矣．意古人候歲特詳．故有太歲太陰二法也．淮南自用太陰．越絕書又言．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火之勢勝金．陰氣畜積大盛．火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畜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然則金不必皆穰．木不必皆饑．太陰在卯穰．即淮南後說也．

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

補曰．漢書天文志．衛作趙．越作北夷．

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

補曰．漢志作邯鄲．

巳衛．午秦．未宋．

補曰．漢志作中山．

申齊．酉魯．戌越．

補曰．漢志作吳越．

亥燕．

補曰．漢志作代．此以日干支爲占也．崔浩之占姚興．謂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必入秦．及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句巳．時人服其精妙．事具魏書．

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

補曰．抱朴子登涉篇云．靈寶經曰．所謂寶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甲午乙巳之類是也．甲者木

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于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于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也。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不言專日。其義可知。論衡詰宅篇曰。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是不獨日有五者。京房易積算傳云。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德爲義爻。福德爲寶爻。同氣爲專爻。寶即保。繫當爲擊。即淮南之困。抱朴子之伐也。

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專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案。以專從事下。莊刻本無事字。

補曰。越絕書云。與兵無擊太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爲德。

補曰。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注謂厭建所處之日辰。厭建即此雌雄之神也。雌爲陰建。雄爲陽建。陽建斗柄。陰建太陰。然太陰非歲陰。乃是厭日。堪與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于寅。陰建在戌是也。十一月陽建在子。日躔星紀。日前爲陰建。故合子。冬至陽生。故謀德。五月陽建在午。日躔鶉首。日前爲

陰建。故合午。夏至陰生。故謀刑。由是陰陽刑德。遂有七舍也。

太陰所居辰爲厭日。

補曰十二月之日躔。與十二月之斗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故爲合辰。周禮太師疏云。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日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右轉。是也。日左旋太陰在日前迫笮之故謂所居爲厭日。說文。厭。笮也。陽建可見。陰建不可見。

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

補曰揚雄傳注。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文選甘泉賦注。引淮南云。堪輿行雄以知雌。與此小異。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

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

補曰子爲辰。母爲日。律書言十母十二子是也。

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

補曰八合者。陰建所對之日。合于陽建所對之辰也。堪輿之方二十四。日八而辰十二。故有四辰無合也。十一月陽建子。陰建亦在子。子對午。午近丙。故丙午爲一合。二月陽建卯。陰建酉。酉對卯。卯對酉。卯近乙。故乙酉爲二合。三月陽建辰。陰建申。辰對戌。申對寅。寅近甲。故甲戌爲三合。四月陽建巳。陰建未。

巳對亥．未對丑．丑近癸．故癸亥爲四合．五月陽建午．陰建亦在午．午對子．子近壬．故壬子爲五合．八月陽建酉．陰建卯．卯對酉．酉近辛．故辛卯爲六合．九月陽建戌．陰建寅．戌對辰．寅對申．申近庚．故庚辰爲七合．十月陽建亥．陰建丑．亥對巳．丑對未．未近丁．故丁巳爲八合．鄭志答趙商問云．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于巳．破于亥．陰建於未．破于癸．是謂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有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周禮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注謂今八會其遺象也．緣其掌觀天地之會．是此建厭所處之日辰．故以爲占．此八會．史墨爲趙簡子占夢云．吳其入郢乎．必以庚辰．用此術也．越絕書云．太歲八會壬子數九．隋志有八會堪輿一卷．唐六典太卜令凡曆注之用六大會小會雜會歲會除建人神．

合于歲前則死亡．合于歲後則無殃．

補曰．吳越春秋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此策吳王伐齊戰艾陵事．在哀公十一年．又范蠡曰．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此策吳王欲釋句踐．不果事．又子胥曰．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靑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此諫吳王釋句踐事．俱在哀公六年．以統曆推之．哀公十一年．太歲在甲寅．太陰在壬辰．八

月辛亥朔在其前年則首事之日也左氏十年傳秋吳子使來復請師注伐齊未得志故然則首事者得請而爲之備也曆八月吳之七月矣置閏不同故也是年太陰在辛卯故辛爲歲位亥爲陰前壬子爲歲前合句踐以哀公三年入臣于吳至六年夫差欲釋之以伍胥諫而止其年正月戊寅朔越以爲年前十二月亦置閏不同之故十二月水王故戊囚此時太陰在丙戌故寅爲陰後辰庚辰其月三日也爲歲後會後三月夫差終釋句踐伍胥諫不納三月甲戌者哀公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也太陰在丁亥故爲歲後會將云位或誤青龍謂太歲在己酉故德土刑金甲乘己爲日賊其德甲戌即三月合日占之爲宜壬子五月合日而七月占之庚辰九月合日而十二月占之此則鄭志所言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吳越春秋所謂歲前者太陰未至之辰所謂歲後者太陰已歷之辰其限則半旬周也所以者過半周則前轉爲後後轉爲前矣此所云以歲前合爲吉歲後合爲凶淮南則反之前後可以互稱義得通也

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

補曰申當爲辰字之誤也

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

補曰此八合方面所有下八合中宮所直案代諸本皆作趙此從藏本作代

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

補曰。脫戊辰己未二合。所以又有此八合者。土居中宮。分王四時。故甲丙庚壬即戊。乙丁辛癸即己。其合之月與前同也。取陽建衝辰命之即得。

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

補曰。越絕書計倪內經曰。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

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

補曰。皆謂陰德也。入卯宮。故曰青龍。古亦以青龍爲太歲。

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

補曰。艾陵之役。以太陰辛卯歲七月辛亥平旦首事。故子胥曰。德在合斗擊丑。辛爲德。辛卯爲合。是德在合。六壬法。七月將太乙時加寅。則天罡在丑。是斗擊丑。越南斗也。吳雖勝齊。其患在越。此其兆矣。易林亦云。魁罡所當。初爲敗殃。

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于陰。陰生于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跂行喙息。莫貴于

人.孔竅肢體皆通于天.

補曰.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于天氣.

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

補曰.楚辭天問云.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太玄云.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晬天.六爲廓天.七爲咸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九竅.一六爲前爲耳.二七爲目.三八爲鼻.四九爲口.五五.爲後.九天即其首名.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五土也.案太玄九天.即淮南九野.非九重也.此文雖言九重.而其說不詳.今西人言曆.則有九層.第一層宗動天.第二層恆星天.第三層填星天.第四層歲星天.第五層熒惑天.第六層日輪天.第七層太白天.第八層辰星天.第九層月輪天.此殆中國失傳.而流入異域者歟.

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制十二節.

補曰.元命包云.陽數成于三.故時別三月.素問寶命全形論云.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注.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二經脈也.靈樞五亂篇云.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爲四時.四時者.春夏秋冬.其氣營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

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

補曰。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以歲終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也。外有四肢。副四時也。靈樞九針解云。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脈之灌滲諸節者也。

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

補曰。韓非解老云。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于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于死。死之徒亦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補曰。曆法至朔同日爲章首。自此氣差而後。朔差而前。三歲一閏。五歲再閏。積十九歲後而至朔復同。則滿一章。計章首之歲。至在朔日。去正月朔有五十九日。爲極多。至第九歲。以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去正月朔僅三十一日。爲極少。顓頊曆用人正。則加得天用部首。即可得相去多少之數。淮南五十日爲中數。視其增減。以占歲豐凶。兼首尾數。

案此明太陰在四仲四鉤歲星行三宿二宿并太歲所在圖也漢初雖以太陰紀歲然亦間紀太歲所在如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卽太歲也淮南從其本名故曰太一四仲四鉤案圖易推太歲所在則非說不明莊刻本作甲寅丙巳丁未庚酉辛戌日辰剛柔相值無作丙巳庚酉辛戌者其爲丙午庚申辛酉之誤無疑此本所列無誤惟作壬子癸丑乙卯與莊刻本異攷歲星與太歲爲合辰古人視歲星

見月以知太歲。西漢時復因太歲而知太陰。淮南復由太陰以推歲星太歲。其術正同。星有超辰。太歲太陰隨之俱超。則太陰在四仲四鉤。歲星仍行三宿二宿。而太陰所在之辰。太歲仍後兩辰。如圖。太陰在甲寅。則太歲在丙子。太陰在甲申。則太歲在丙午。太陰在庚申。則太歲在壬午。太陰在庚寅。則太歲在壬子。太陰在乙酉。則太歲在丁未。太陰在乙卯。則太歲在丁丑。太陰在辛卯。則太歲在癸丑。太陰在辛酉。則太歲在癸未。循環互推。無不合者。其他未列者。亦可由此而推。故于所列日辰互文以見義。先生于子上加壬。丑上加癸。卯上加乙。更爲周密易曉。元寫本亦間有舛譌。既爲改正。并略疏其義云。

攝提格之歲。

元注。格。起。言萬物承陽而起也。

補曰。史記正義。孔文祥云。以歲在寅。正月出東方。爲衆星之紀。以攝提宿。故曰攝提。以其爲歲月之首。起于孟陬。故云格。格。正也。案所言雅合曆理。元注俱同李巡。

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

元注。登。成也。

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閼逢。案。逢。莊刻本文注俱作蓬。

元注。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閼逢也。

單閼之歲。

元注。單。盡。閼。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案。陽氣上。莊刻本無言字。

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

元注。在乙言萬物遏蔹甲而出。故曰旃蒙也。

執徐之歲。

元注。執。蟄。徐。舒也。言蟄伏之物。皆舒散而出也。案。蟄伏上。莊刻本無言字。

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案。元本作蠶麥熟。莊刻本作蠶閉麥熟。蠶閉正與下蠶閉爲對文。此處似脫閉字。今從莊刻本補。

元注。什丙言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柔兆也。

大荒落之歲。

元注。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

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已在丁曰強圉。

元注。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也。

敦牂之歲。

元注。敦。牂。敦。盛。牂。壯也。言萬物皆盛壯也。案。元本言萬物句。誤在上。今從莊刻本改正。

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雝。

元注。什戊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著雝也。

協洽之歲。

元注。協。和。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

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

元注。在己。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維。離也。（案。元寫本。屠下脫別字。今從莊刻本補。）

涒灘之歲。

元注。涒。大。灘。脩也。言萬物皆脩其精氣也。

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

元注。在庚。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

作鄂之歲。

元注。作鄂。零落也。萬物皆陊落。

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

元注。在辛。言萬物就熟。成其煌煌。故曰重光也。

掩茂之歲。

元注。掩。閉。茂。冒也。言萬物皆閉冒。

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

元注在壬言歲終包任萬物故曰玄黓也

大淵獻之歲

元注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于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

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

補曰此當云亥在癸曰昭陽錯簡在下以圖癸居子丑間之故

困敦之歲

元注困混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牙蘗也

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菽麥昌民食三升子在癸曰昭陽

元注在癸言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故曰昭陽

補曰當云亥在癸

赤奮若之歲

元注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也赤陽色

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斗案斗莊刻本作升

補曰十二歲太陰之名皆以攝提格所見之月爲義其所在十名則歲德也六十年而周

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卻去前表十步．

補曰此表在東方表西．所以正夕．

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

補曰日東表北廉．則景入西表南廉．

又樹一表于東方．

補曰此表在東方表東南．所以正朝．

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

補曰日入西表北廉．則景入東南表南廉．定東方在東二表間也．所以日出入用表北廉者．日行十六所．登于扶桑爲朏明．寅甲間也．頓于連石爲下舂．辛戌間也．此夏至之日．出入皆近北方．即以二分論之．至于曲阿爲旦明．旦明卯也．經于淵虞爲高舂．高舂酉也．而出則自北而南．入則自南而北．半出以前．半入以後．仍在北方．張胄元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入卯酉之北．不正當中．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盡具載隋志．此黃道斜行使然．古雖用蓋天．其實測固無異也．望日用北廉．則表常居中．而不能無偏于北．于是乎有南表．使景在表南．則表始近中耳．

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

補曰。東表西表近北。東南表近南。兩表之中。直西表之南。爲正東西。周髀云。以日始出立表。而識其晷。日入復識其晷。晷之兩端相直者。正東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攷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康成注。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正東西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西端之內。規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與淮南法異而理同。

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

補曰。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陽照三不覆九。東西相當正南方。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陽照九不覆三。東西相當正北方。日出左而入右。南北行。故冬至在坎。陽在子。日出巽而入坤。見日光少。故曰寒。夏至在離。陰在午。日出艮而入乾。見日光多。故曰暑。所說即淮南法也。辰爲巽初。申爲坤末。戌爲乾初。寅爲艮末。艮巽坤乾。即四維也。在六十所則冬至日出入當桑野之初。悲谷之末。夏至日出入當咸池之末。悲泉之初。即四維之分也。此古人特以大判爲言。故合之。馬融所說。刻漏盈縮。至較八刻。百分刻之七十五也。

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

補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表。

立四表以爲方一里距。按、元寫本立四表下脫以字、今從莊刻本補。

補曰、測平遠者、先求其率、用四表所以求率也。測日初出、故爲平遠、入表數爲首率、東西一里爲次率、南北一里爲三率、去日里數爲四率。四表者、一爲艮、二爲乾、三爲巽、四爲坤也。地形訓云、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明是正方、故四表亦方一里。

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

補曰、二分日半出半入、時正當卯酉之中。先春分則近南、先秋分則近北、日周行十六所、爲度三百六十。是一所天行二十二度有半也。冬至五所、天行百一十二度五分半之、爲距午中之度、則日出于辰一十八度七十六分、入于申一十一度二十六分。夏至十一所、天行二百四十七度五分半之、爲距午中之度、則日出于寅二十六度二十六分、入于戌三度七十六分也。分至所較皆三十三度七十五分。氣有六、以氣除度、得一氣差五度六百二十五分、即可知先春分秋分十餘日之日出入度矣。

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

補曰、用距北表、即用北廉同意。及旦者、所謂至于曲阿、是謂旦明、二分日出之所也。一氣有三候、氣差

五度六百二十五分。則候差一度八百七十五分。故必以候相應。一候所差。尙宜以日出入分之。則不盈一度。日始出多近北。故二分之前同用距北表也。

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

補曰北表參望日直。則南表參望日常不直。從日至南北後二表。即勾股也。其弦斜至日處。而截南前表于弦外。即是入前表之數。成一倒勾股也。而二勾股比例正等。故用以爲率。何以明之。試以大勾股倒轉。即小勾股必在其端。而比例正等矣。

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

補曰日入前表數爲小句。前後二表相去爲小股。南北後二表相去爲大句。北後表至日下爲大股。小句者大句股之率也。除舉廣。謂以小句除小股。知有幾倍也。除立表袤。亦謂以小句除大句。知有幾倍也。知此而以二句股爲比例。即知大股之長。蓋小句得小股幾分之一。則大句亦必得大股幾分之一。故以此知從此東西之數也。

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案寸。元寫本誤作此。今從莊刻本改正。

補曰周髀算經云。周髀長八寸。句之損益寸千里。注句謂景也。言懸天之景。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案周髀以髀爲股。以景爲句。日中立八尺之股。南北二千里。景差二寸。故寸有千里。故人以爲通率。

以測東西于小句股則一里高遠與平遠之別亦一表與四表之辨也

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

補曰三百步爲里六十寸爲步寸乘步得萬八千寸此小股之長也小句一寸小股長萬八千寸則大句一里大股即長萬八千里大股之于大句若小股之于小句而得從前表至日處之里數以此知近世四率之法古人已先有之小句首率小股次率大句三率求得大股爲四率

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

補曰論算術東入一寸西亦當入一寸淮南云半寸則設術也半寸爲里則所得必倍如倍半寸爲一寸所得即同

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

補曰置一里積寸萬八千以五爲法除之即得此則日遠于前一倍乃爲虛數故必除而後得實數也

除則從此西里數也

補曰除謂除前萬八千里猶倍半寸爲一寸也

并之東西里數也案里元寫本誤作之今從莊刻本改正

補曰凡三萬六千里

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巳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巳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

補曰。此求地中也。直。謂表與日直。十六所。以曲阿淵虞爲二分日所出入之處。此南北中也。未春分。日行其南。故處南則直。直在春分前。則直亦必在秋分後。雖已秋分。尙未直也。未秋分。日行其北。故處北則直。直在秋分前。則直亦必在春分後。雖已春分。尙未直也。惟二分氣至而直。方處南北之中。皆視日道之南北爲定也。

從中處欲知中南也。

補曰。知中則知南矣。周髀算經云。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又到日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端。相去二尺三寸。故東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法雖不同。理無異也。

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

補曰。秋分直。故未秋分不直。言秋分。則春分可知。隋志曰。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則渾天之正說。立儀象之大本。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

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又攷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案土圭正景經文闕略。先儒解說又非明審。祖暅錯綜經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于平準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表于南表景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縣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出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偏在地中之西。當更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爲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于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于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所說求東西地中。淮南無之。其求南北地中。即與淮南同理。

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

補曰。夏至日出東北維。故從西南表參望東北。西南兩表與日參。如北前北後兩表與日參。無異。即可借春秋分表位。爲夏至表位。借春秋分日入前表之數。爲夏至日入前表之數。故云東與東北表等也。

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

補曰倍之爲三萬六千里與東西正等

其不從中之數也

補曰此爲處南北者言之

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之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

補曰處南則表出處北則表入何者處南者未春分而直也至分時而日北故表出處北者未秋分而直也至分時而日南故表入寸益損一里則通率也

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

補曰天高不可知測之以景樹表所以求景也此亦以句股比例而知蓋同有大小兩句股也

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

補曰度日中景

北表一尺

補曰一當爲二

南北尺九寸

補曰。北當爲表。

是南千里。陰短寸。

補曰。表近日則陰短。表遠日則陰長。二表相去千里。故北表陰二尺。南表陰尺九寸。即爲寸差千里之通率。

南二萬里則無陰。是直日下也。

補曰。千里短寸。則萬里短尺。據北表陰二尺。故南二萬里則無陰。既得千里短寸之率。即棄南表不用。但用北表陰。以推日下之數也。

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是南一而高五也。

補曰。置表高一丈。以陰二尺除之。得五。是南萬里而日高五萬里也。此爲高率。然日無高下。有高下者。地圜使然。故曰蓋天。即渾天也。

則置從此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

補曰。二萬里爲實。高五爲法。乘之得十萬里。此天高之數。必知天高十萬里者。以表高一丈。中有百寸。寸得千里。百之而成十萬。故也。然則表即天高之率。故以直日下無景爲天高。周髀云。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正南千里。句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句一尺七寸。日益表南

晷日益長。候句六尺。從髀至日下六萬里。而髀無影。從此以上至日。則八萬里。即其理也。六萬里者設法詞。實測則不然。故曰日夏至南萬六千里。日中無影。

若使景與表等。即高與遠等也。

補曰以千里差寸率之。則去日下十萬里。景與表等。即可從日遠。以知天高。至此。則句股適均矣。

八十歲日復之圖第一

顓頊立春 寅未子己亥辰酉寅申丑午亥己戌卯申

殷曆冬至 子己戌卯酉寅未子午亥辰酉卯申丑午

甲己甲己乙庚乙庚丙辛丙辛丁壬丁壬

戊癸戊癸己甲己甲庚乙庚乙辛丙辛丙

壬丁壬丁癸戊癸戊甲己甲己乙庚乙庚

丙辛丙辛丁壬丁壬戊癸戊癸己甲己甲

庚乙庚乙辛丙辛丙壬丁壬丁癸戊癸戊

右皆天正人正中節氣之日也。曆法七十六歲爲一部。第一部。命爲甲寅甲子。第二部。縮上四算。命爲癸巳癸卯。至二十部。終于乙亥乙酉。是爲一紀。則歲日有一十九復矣。

八十歲日復之圖第二

秦曆立春 辰酉寅未丑午亥辰戌卯申丑未子巳戌

戊癸戊癸己甲己甲庚乙庚乙辛丙辛丙

壬丁壬丁癸戊癸戊甲己甲己乙庚乙庚

丙辛丙辛丁壬丁壬戊癸戊癸己甲己甲

庚乙庚乙辛丙辛丙壬丁壬丁癸戊癸戊

甲己甲己乙庚乙庚丙辛丙辛丁壬丁壬

舊說。秦曆上元己巳立春。淮南以爲壬午冬至。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則戊辰也。故復爲此圖。

咸池右行四仲日所在圖

正月 日在亥 加時酉 咸池在午

二月 日在戌 加時巳 咸池在卯

三月 日在酉 加時丑 咸池在子

四月 日在申 加時酉 咸池在酉

五月 日在未 加時巳 咸池在午

六月 日在午 加時丑 咸池在卯

七月 日在巳 加時酉 咸池在子

八月 日在辰 加時巳 咸池在酉

九月 日在卯 加時丑 咸池在午

十月 日在寅 加時酉 咸池在卯

十一月 日在丑 加時巳 咸池在子

十二月 日在子 加時丑 咸池在酉

日行十六所合堪輿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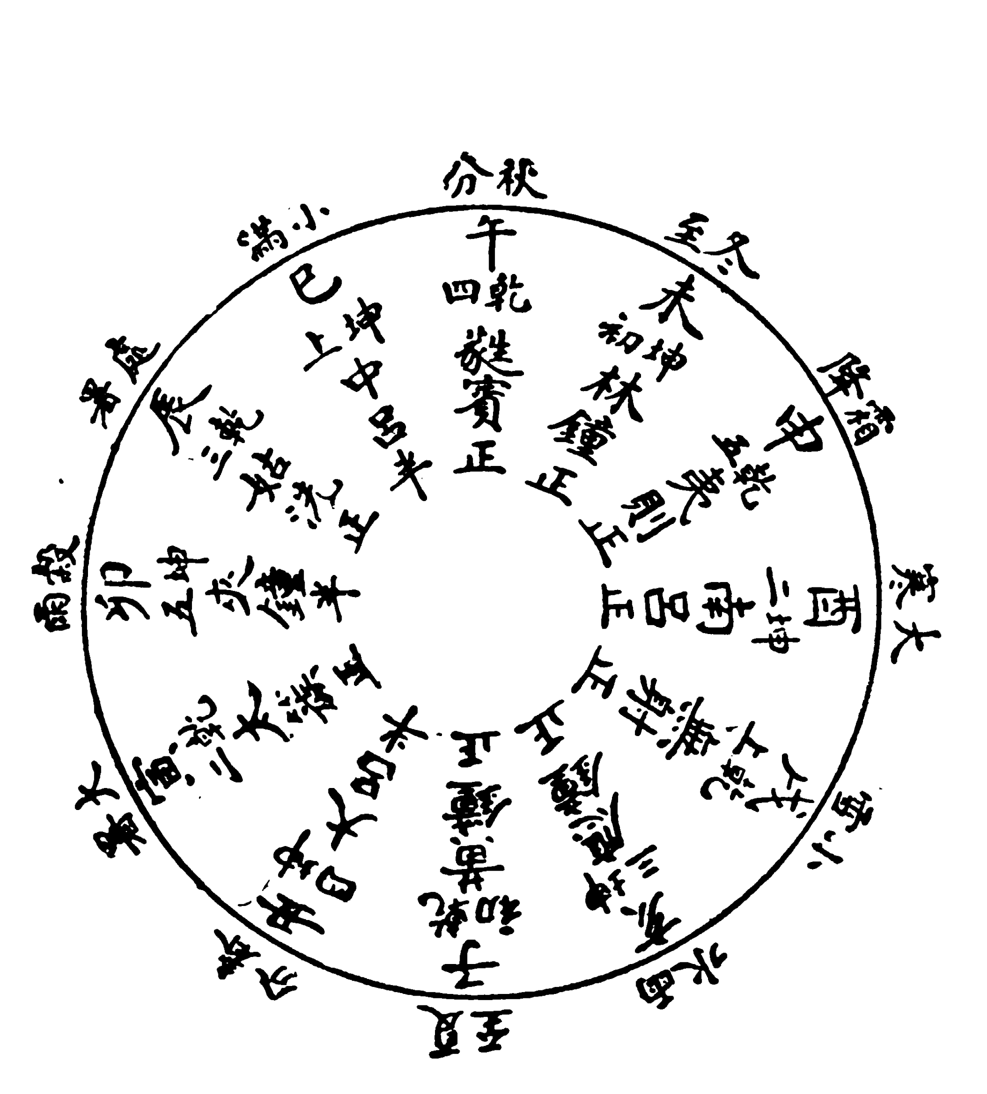
子 癸 丑 艮 寅 甲 卯 乙 辰 巽 巳 丙 午 丁 未 坤 申 庚 酉 辛 戌 乾 亥 壬

蒙谷 暘谷 咸池 扶桑 曲阿 曾泉 桑野 衡陽 昆吾 鳥次 悲谷 女紀 淵虞 連石 悲泉 虞淵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坎 艮 震 巽 離 坤 兌 乾

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圖



冬至後六中氣。比坤六爻律。夏至後六中氣。比乾六爻律。即二十四氣反覆。比十二律也。而自黃鐘至蕤賓七律。冬至後用半。夏至後用全耳。其冬至後音漸濁。夏至後音漸淸之理。即前所云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也。何者。此冬至音比林鐘。前音比黃鐘。比林鐘。即比黃鐘也。此小寒音比夷則。前音比應鐘。比夷則。即比應鐘也。夷則淸于林鐘。而黃鐘七律俱用半律。應鐘不較濁乎。由是推之。此芒種比蕤賓半。爲最淸。而前比大呂正。爲最濁。淮南因淸以知濁。故曰音漸濁。夏至則此比黃鐘。前亦比黃鐘。小暑此比大呂。前亦比大呂。至大雪則同比應鐘。故黃鐘七律俱用全律。故直曰音漸淸也。二者皆非隨月律之正法。是以同謂之變。前二至俱比黃鐘。則此二至俱得比林鐘。是故小暑前比大呂。今比蕤賓。猶小寒之比夷則應鐘也。大暑前比太簇。今比中呂。猶大寒之比南呂無射也。至于大雪。則前比應鐘。今比夷則而終。夷則至應鐘。俱用倍律。則亦可云音漸濁矣。此又因淸以知濁也。

六十律旋宮圖

宮	黃鐘戊子	應鐘癸巳	無射戊戌	南呂癸卯	夷則戊申	林鐘癸丑	蕤賓戊午	中呂癸亥	姑洗戊辰	夾鐘癸酉	太簇戊寅	大呂癸未
徵	林鐘己丑	蕤賓甲午	中呂己亥	姑洗甲辰	夾鐘己酉	太簇甲寅	大呂己未	黃鐘甲子	應鐘己巳	無射甲戌	南呂己卯	夷則甲申
商	太簇庚寅	大呂乙未	黃鐘庚子	應鐘乙巳	無射庚戌	南呂乙卯	夷則庚申	林鐘乙丑	蕤賓庚午	中呂乙亥	姑洗庚辰	夾鐘乙酉
羽	南呂辛卯	夷則丙申	林鐘辛丑	蕤賓丙午	中呂辛亥	姑洗丙辰	夾鐘辛酉	太簇丙寅	大呂辛未	黃鐘丙子	應鐘辛巳	無射丙戌
角	姑洗壬辰	夾鐘丁酉	太簇壬寅	大呂丁未	黃鐘壬子	應鐘丁巳	無射壬戌	南呂丁卯	夷則壬申	林鐘丁丑	蕤賓壬午	中呂丁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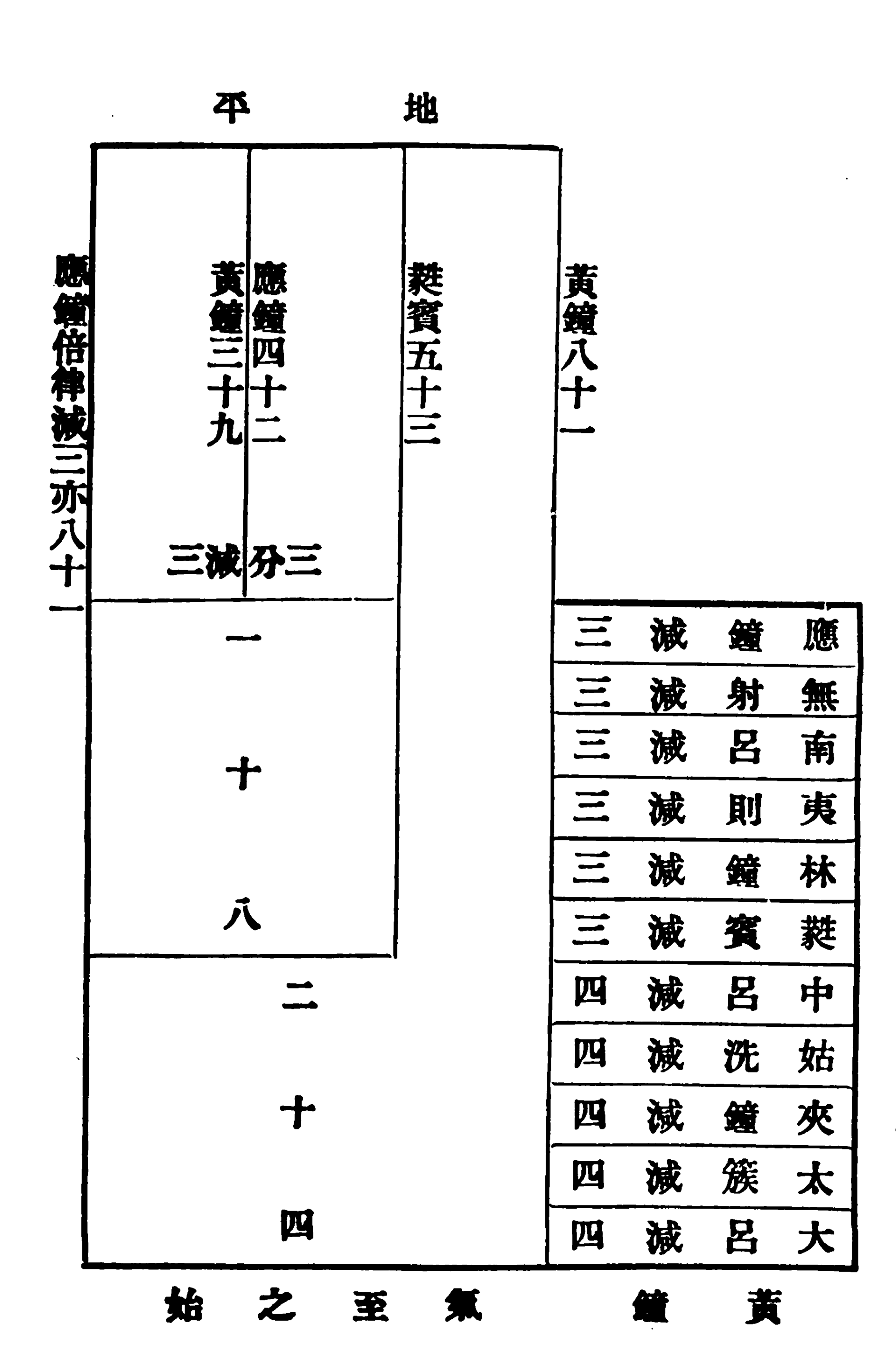
旋宮六十律之圖舊時有之。然黃鐘宮後。次以林鐘。由是終于中呂之宮。雖合相生之序。而六十律不復周環。此圖從黃鐘一律生爲六十律。可得以律直日之法因而六之。即周一歲之日而黃鐘之分屬五子。及七十二日。五行受制之理俱見。逆而次之。則冬至後十二氣所比之音也。順而次之。則夏至後十二氣所比之音也。而十二月之律。亦可從逆數而得。皆推淮南之意知之也。

七韻清濁和繆之圖

宮 最濁	徵 次清	商 次濁	羽 最清	角 清濁中	變宮 和	變徵 繆
黃鐘一	林鐘五	太簇二	南呂六	姑洗三	應鐘七	蕤賓四
大呂一	夷則五	夾鐘二	無射六	中呂三	黃鐘七	林鐘四
太簇一	南呂五	姑洗二	應鐘六	蕤賓三	大呂七	夷則四
夾鐘一	無射五	中呂二	黃鐘六	林鐘三	太簇七	南呂四
姑洗一	應鐘五	蕤賓二	大呂六	夷則三	夾鐘七	無射四
中呂一	黃鐘五	林鐘二	太簇六	南呂三	姑洗七	應鐘四
蕤賓一	大呂五	夷則二	夾鐘六	無射三	中呂七	黃鐘四
林鐘一	太簇五	南呂二	姑洗六	應鐘三	蕤賓七	大呂四
夷則一	夾鐘五	無射二	中呂六	黃鐘三	林鐘七	太簇四
南呂一	姑洗五	應鐘二	蕤賓六	大呂三	夷則七	夾鐘四
無射一	中呂五	黃鐘二	林鐘六	太簇三	南呂七	姑洗四
應鐘一	蕤賓五	大呂二	夷則六	夾鐘三	無射七	中呂四

八十四聲。留亦有圖。次與六十律同。今亦更定。則一律而爲八十四。相生不絶。以祖孝孫所次。自一至七之等志於其下。即律之短長。聲之淸濁。以明而和繆之義盡顯。誣實以後。上下相生之序。諸家不同。以是圖觀之。則重上生者。變徵生正宮也。其下生者。非變徵正宮而爲它聲者也。以十二律主十二月。則皆爲正律而生之者。爲變徵。故必從上生。大呂夾鐘中呂。以陰律主夏至以前之月。故不從上下相生之正。然則晉志謂取其諧韻者。殆未盡得其實也。

候氣三律圖


地平
黃鐘八十一
蕤賓五十三
應鐘四十二
黃鐘三十九
應鐘倍律減三亦八十一
三分減三
一十八
二十四
應鐘減三
無射減三
南呂減三
夷則減三
林鐘減三
蕤賓減三
中呂減四
姑洗減四
夾鐘減四
太簇減四
大呂減四
黃鐘氣至之始

候氣之律以黃鐘蕤賓應鐘爲三限應鐘氣至盈月得黃鐘故滅應鐘正律或滅應鐘倍律俱可爲黃鐘此淮南云黃鐘八十一而呂覽謂黃鐘三寸九分也論十二月氣至則冬至陽消之極在上爲數一十八陰長之極在下爲數二十四陰下陽動夏至陰消之極在上爲數一十八陽長之極在下爲數二十四陽下陰動二十四者子午相距之數也爲南北之極故長數居之其上爲消數所居長數五分時消數二十二長數九分時消數二十一長數十三分時消數二十長數十七分時消數十九長數二十一分時消數十八長數二十四分時消數亦十九

二十歲刑德離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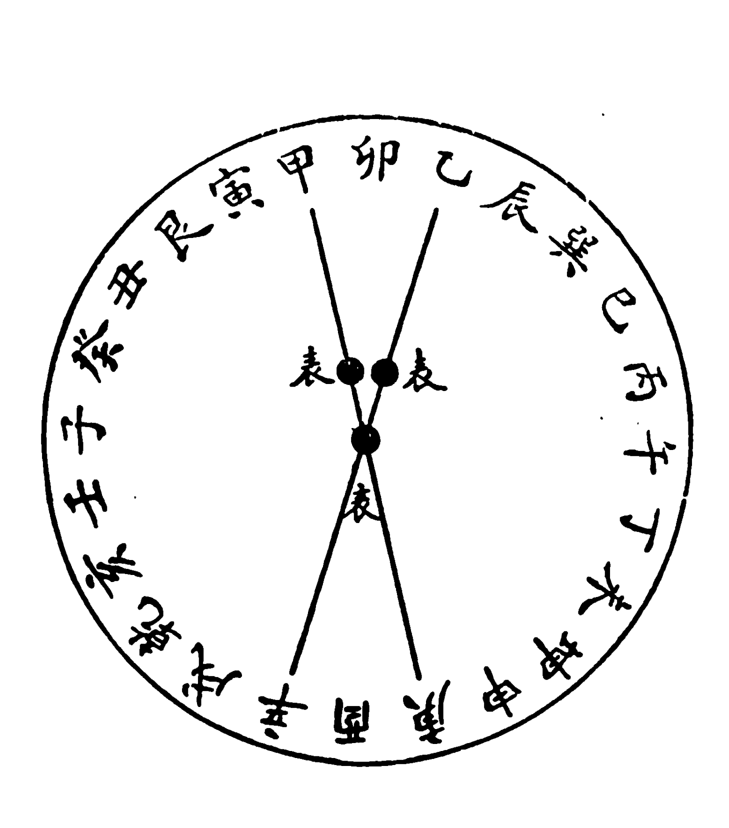
甲子申辰德甲刑卯寅辰
乙丑己酉德庚刑戌酉申
丙寅戌午德丙刑巳未午
丁卯亥未德壬刑子亥丑
戊辰子申德戊刑辰卯寅
己巳丑酉德甲刑申戌酉
庚午寅戌德庚刑午巳未
辛未卯亥德丙刑丑子亥
壬申辰子德壬刑寅辰卯
癸酉己丑德戊刑酉申戌

甲戌午寅德甲刑未午巳
乙亥未卯德庚刑亥丑子
丙子申辰德丙刑卯寅辰
丁丑酉巳德壬刑戌酉申
戊寅戌午德戊刑巳午未
己卯亥未德甲刑子亥丑
庚辰子申德庚刑辰卯寅
辛巳丑酉德丙刑申戌酉
壬午寅戌德壬刑午己未
癸未卯亥德戊刑丑子亥

八合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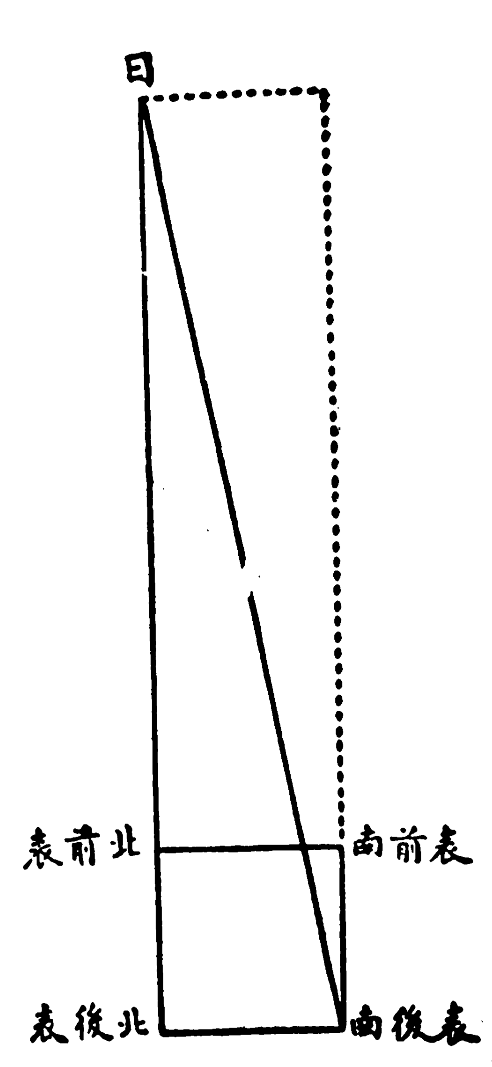
此方面八合也。其占皆主四方。以戊易陽幹。己易陰幹。即復成八合。而占在中原及天下。所謂大會八。小會亦八。

正朝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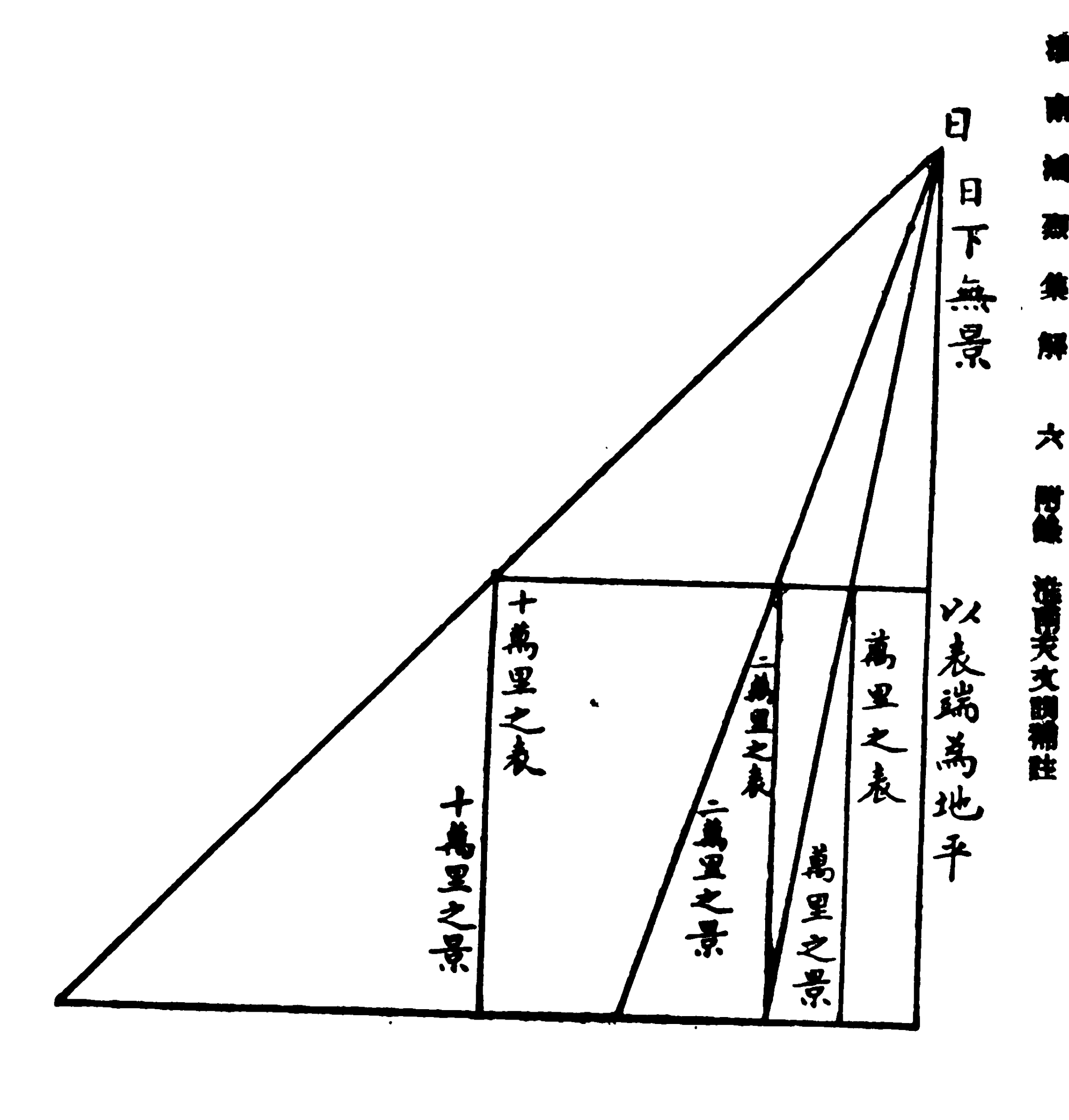
正朝日在甲。樹一表東方。景到庚。又樹一表西方。從北廉望日。是西表在景北也。正夕日在辛。復樹一表東方。亦從北廉望日。卽西表則在景南。而景至乙。此則二景交于西表之東。而爲正中也。故取東二表之中。以直西方之表。而得正東方。此卽後世三角法之祖。

測日遠句股比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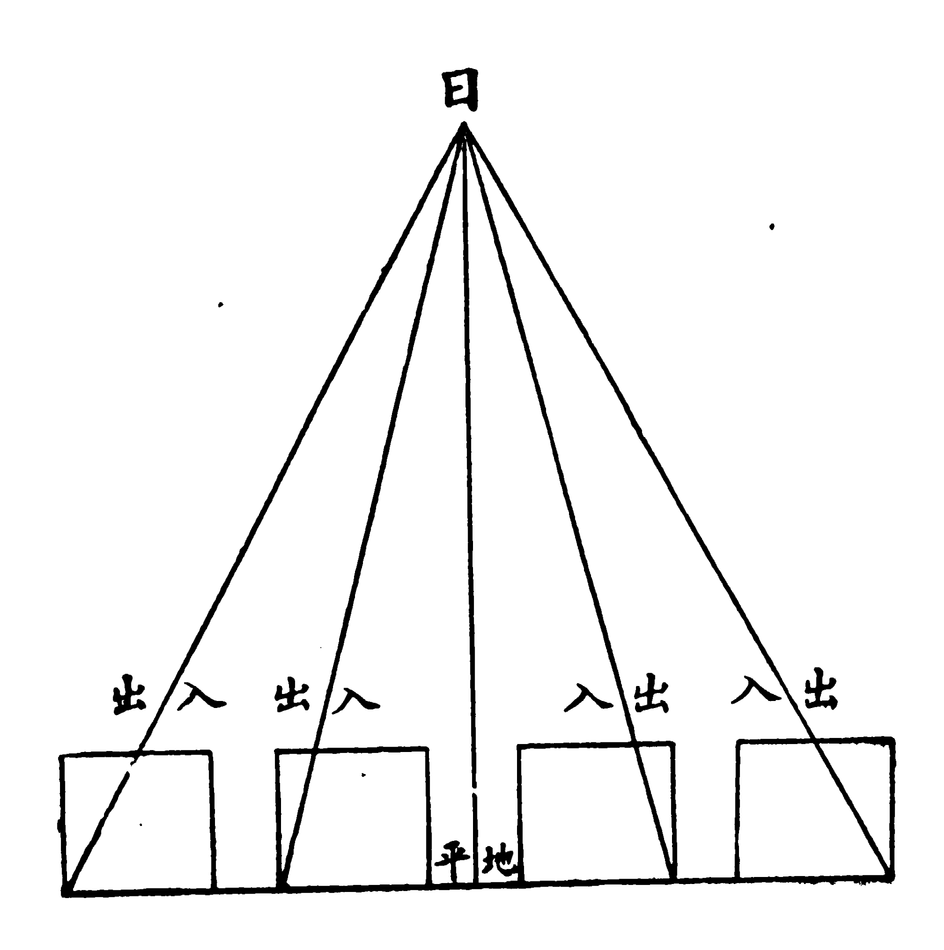
從日至北後表爲股。至南後表爲弦。兩後表相距爲句。弦截南前表于外。得日入表之數。從南前表引虛線而東。從日引虛線而南。成長方形。依弦破之。爲倒順兩大句股也。南二表及弦間有小句股之倒者。以比大句股。其倒正等。蓋倒順兩大句股積數無異。故小句股雖倒。可以比大句股之順者也。

測日高句股比例圖



以景二尺。除表高一丈。得南一高五爲率。比南至日下廿萬里。知爲日高十萬里。二萬里之表在日北。成小句股。日下二萬里。成大句股。比例正等。是故去日萬里。則景一尺。去日二萬里。則景二尺。直日下則無景。若去日十萬里。則景一丈。而與表等。日高常十萬里也。試以表端爲地平。卽地下之景。必與去日里數正等。其理顯矣。

日景出入前表益損之圖



工分日當卯酉之中。故地中景與表直中垂一線是也。不處地中。景必有出入之數。處南則弦入表北而表出。處北則弦出表南而表入。出多則遠日。出少則近日。處南然也。入多則近日。入少則遠日。處北然也。蓋南用南後表。北用北後表。其前表則常用南耳。如改用北表。則處南者以入少爲遠日。入多爲近日。處北者以出少爲近日。出多爲遠日。法正相反。

天維十二月小周天之圖

正月　日在亥　加時亥　天維在寅
二月　日在戌　加時酉　天維在丑
三月　日在酉　加時未　天維在子
四月　日在申　加時巳　天維在亥
五月　日在未　加時卯　天維在戌
六月　日在午　加時丑　天維在酉
七月　日在巳　加時亥　天維在申
八月　日在辰　加時酉　天維在未
九月　日在卯　加時未　天維在午
十月　日在寅　加時巳　天維在巳
十一月　日在丑　加時卯　天維在辰
十二月　日在子　加時丑　天維在卯